内容说明

初中一年级的学生迟新，在十年浩劫的末期，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由于父亲的粗暴，母亲的溺爱，和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坏影响，使他走上了邪路。但是，一位当时还受歧视的凌清流老师对他无比地关怀和爱护，最后用生命把他从危难中救了出来。凌老师的高尚行为，他最初是厌恶和不理解的，后来，在一连串的教训中才逐渐有了认识。

小读者们，你想知道迟新思想变化的过程吗？那你就读读这部中篇小说吧！

空 心 的 孩 子

谷　应　著

*

新蕾出版社出版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6.26　插页 2　字数 115,000

1981 年 2 月第 1 版　　198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3,000

统一书号：R10212・49　定价 0.43 元

开场的话

本书的小主人公是我熟悉的一个孩子，一九七六年他正好十三岁。凡是记性好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个年份——在中国历史上，那是个天灾人祸俱全的年份。就在那年夏天，本书的小主人公闯了祸，并遇上一连串倒霉的事情。后来，这位小朋友特地来找我，希望我把他的这番遭遇写成故事。他认为，这个故事对孩子们，尤其对不走正道的孩子们，能起到敲警钟的作用。

他的愿望很好，我照办了。

当然，故事免不了加工，有些地方作了夸张和更动，因此，我隐瞒了我的小朋友的真实姓名，这一点，他是赞同的。

第一章

二蛮感到无聊和烦闷

人人都说他长得象个姑娘，真的，在丁字街你找不出比他更秀气的男孩子了。使他象小姑娘的原因，多半得归功于他那白嫩的皮肤和清秀的五官。当然，他的衣服也满合体——他妈妈是一位喜好时髦装束的女人，会裁会做，所以，他总是穿着市面上顶流行的衣服。当他穿着蓝条纹衬衣，烟色短裤和米色皮凉鞋，双手托腮坐在胡同口的树墩子上，你会以为他是个挺文雅的小家伙哩！但是，请你继续看下去吧：街对面出现了一个和他差不多大的孩子，捏着鼻子，冲他喊道：“二蛮、二蛮——烤糊的山芋干儿！”



“烤你奶奶的山芋干儿!”他斜着眼，粗声大气地回敬道，顺手抄起一块石子儿砍过去。

于是，你才惊讶地发现这个秀气孩子并不秀气，或者说，只是外表秀气。你又会觉得，“二蛮”这个绰号对他倒是挺恰当的。

他并不是没有大号，他爸给他取了个满好听的学名——迟新。可是，学名一般只流传于学校，而他，总是千方百计地避开学校，迟新两个字差不多被人遗忘了，包括他自己在内。起小，家里的大人就叫他“二”，因为他行二。可是打从有一天起，“二”后面添了个“蛮”字。那天，他一对二打败了傻多儿、傻宝儿哥俩，观战的孩子们都翘着大拇哥说他真蛮。从此，他就被誉为“二蛮”了。他很为这个名字而骄傲。

让我们把话题拉回来吧。

二蛮飞石子的功夫是第一流的，石子儿正中那个胆敢向他挑衅的孩子的脑门，那孩子也朝二蛮扔过来几片砖碴，可是连脚边儿也没挨上，只好捂住脑门逃走了。

二蛮拿眼角溜着“敌人”的背影，往地上啐了一口，骂道:“小死耗子，敢惹你蛮爷爷!”

这种“冷战”，二蛮一天不知要经历多少回合，就象啐口唾沫那么平常。所以，二蛮很快又托着下巴颏儿，没事干了。他把手伸进裤兜，掏出一块湖绿色糖纸包着的芝麻牛轧糖，天气太热，糖已经化在糖纸里，他就连纸一齐塞进嘴里，慢慢嚼着。脑子里盘算着干点什么又新鲜、又乐呵的事儿。他盘算了好半天，并没盘算出来。真的，在这个世界上，象二蛮这样一个孩子，究竟有什么可干的事儿呢?

上学吗?那可是人世间头一桩讨厌的事情。他已经两天没去上学了。说实话，他并不是一开头就讨厌上学的。

七岁那年，妈妈给他买了个蓝色人造革小书包，里头装着带吸铁石的分层铅笔盒，还有全套课本、作业本。他穿上一身毛蓝色制服，背上书包，从幼儿园的小娃娃变成个小学生时，真是欢喜得不得了呢。恰巧他碰上了一位热心教学的老师，教他端端正正在拼音本上画符号，整整齐齐写方块字、抄阿拉伯数码。那会儿，他是个挺规矩的小学生，老师在他的作业本上总是批上“优”和“整洁”。可是，做个规矩学生似乎不吃香。放学以后，常常有几个高年级的学生在他后头起哄，叫骂：“看啦！标准学生，未来的臭老九！”随着哄骂声，沙粒儿、石子儿就朝他扔过来，他只好抱着头赶快跑。后来，哄骂和扔沙粒石子也不能使那几个高年级学生满足了，有一天，他们中间的一个追上“未来的臭老九”，拽下他的书包，扯破了书和作业本，撅断了铅笔，还狠狠地赏了他几脚……二蛮边哭、边收拾满地的书页、纸张和断铅笔。他不懂什么是“臭老九”，但他明白“臭老九”是要倒霉的，不然，“未来的臭老九”为什么会挨揍？他可不愿当“未来的臭老九”！从那以后，他再也不好好地读书了。加上那位热心教学的老师受了批判，弄到农场去种地，学生们的首要任务变成到小工厂砸铁片，二蛮就和文化知识断了关系。可那时他还去上学，爸，妈，还有院里的家长们都说，不上学，将来不能分配工作，分配不到工作就没有饭吃。人不能不吃饭，尤其是二蛮，喜欢吃有滋味的饭：猪肉韭菜馅水饺啦、芝麻糖饼啦、豆沙包子啦、虎皮蛋啦、炸大虾啦……为了它们，二蛮只有硬着头皮把学上下去……

他站起来，伸起胳膊打了个大大的哈欠，脖颈在肩膀头上扭过来、扭过去。他找不到一个可以跟他玩的人，因为别的孩子可不象他那样敢于一连几天不去上学。现在，空荡荡的胡同里只剩下他自己。没有一个对手，玩什么都

不来劲呀。最后，他没精打采地顺着街，无目的地遛下去。

他停在一排安着玻璃的橱窗前，那里头陈列着小百货：暖瓶、毛巾、袜子、牙膏、肥皂、香水、凉鞋、雨伞……这些物件有的成扇形，有的叠罗汉，有的吊在空中，每一种货物中间都夹着方块字和图画，二蛮停下来就是要看那些画。画上有五个举着镰刀、斧头、枪杆和大钢笔杆的人，全都咬牙瞪眼地冲着趴在地下那个戴顶怪帽子，穿着长袍子，吓得打哆嗦的白胡子老头。二蛮听说这个趴在地下的老头叫孔老二，是个死了好几千年的人。二蛮挺纳闷：一个死了好几千年的人，还值得成天打呀？他埋在地下恐怕早叫土里的虫吃光了！这类图画，打从二蛮记事时就到处都是，只不过拿锤子、拿枪杆的人有时多两个，有时少两个，趴在地下的人可老是变，有时是戴高帽的大鼻子男人，有时是秃顶的瘦子，还有过戴眼镜的男人和女人，有时他们大伙儿全凑在一堆。这些挨打的倒霉蛋儿都画得特别小，小到象几个虫豸，也怪，只那么一丁点的人，还用得着许多人去打？不过二蛮没有认真去推敲。他虽然爱看画，但是这类画看得太多，也就懒得看了。

他继续懒洋洋地走着，走向一个小电影院，电影广告牌上画着红灯、芦苇、码头、梯田……全是老一套，在不显眼的地方，二蛮忽然发现《侦察兵》的海报，他急忙奔到售票口，摸出仅有的两角钱，大声喊道：

“两点半的，一张！”

“再加两毛。”窗口里面是个妇女的声音。

“为嘛？”

“一张《侦察兵》带两张样板戏。样板戏是半价。”

“我就要一张《侦察兵》。”

“不带样板戏不卖。再拿两毛。”

“我只有两毛钱……”

“那就别看了，上级规定一律带票。回家要了钱再来买吧。”

女售票员望着男孩子失望的面孔，心里挺同情。真的，凭什么买票硬要人家多买一张呢？可她没办法。男孩子走远了，再没人来买票，她就低下头，继续用钩针钩一个小方图案，钩完八百个，就能拼成一块顶漂亮的桌布呢。

“哼！”二蛮愤愤不平地嘟哝道：“买一张还带它奶奶的两张！谁规定的，叫那家伙天天出门都踩一脚狗屎！”儿童的想象力使他好象亲眼见到“那家伙”腆着个大肚子，一脚踩在狗屎上，旁边的几个孩子（当然有他二蛮在内）都瞅着“那家伙”哈哈大笑……想象出来的戏结束了，二蛮才算顺下这口气。但究竟要到哪儿去，去干什么，他仍然没有想出来，他只不过由着自己的脚随意走罢了。

二蛮曾经有过整整三个星期的“好日子”。那时，梁军还没有走，二蛮在梁军的家里养了一对鸽子。爸不让二蛮玩鸽子，梁军的爸妈可不管梁军，他爸爸是什么部的司长，他妈妈在什么局里当处长，他们都由着梁军，梁军的高级玩意儿有的是。他们家住着一幢带小花园的大房子，那才是养鸽子的好地方呐！梁军十天半月的总不去上学，在家玩鸽子，二蛮他们几个人的鸽子也寄养在那儿。那几个星期，二蛮对妈说：“我上学去了。”其实呢，拐个弯绕到梁军家。掖在口袋里的是黄豆、大米或棒子面饽饽，拿出来给鸽子开早饭。有时候，还从家里厨房架子上弄到一个鸡蛋，拌在饽饽里给鸽子“吃犒劳”。伺候完鸽子，就开始拍扑克。他们拿糖块赌输赢，或者让输家钻桌子、吃“炒栗子”（弹脑门）。糖块嚼完了，“栗子”也吃饱了，梁军就拿出他爸的过滤嘴“牡丹”牌香烟叼在嘴上，“嚓”地摁一下他爸的“气儿打火机”，立刻，他的鼻子眼里钻出两股白烟儿，把二蛮几个人看得张嘴瞪眼。梁军高兴时，大大方方

给他们每人一根烟，教他们怎么着夹烟卷儿才有派头，怎么着喷烟才在行。他们几个，叫烟呛得咳嗽、流眼泪，可都装出不在乎的样子，有的歪在床上，有的躺在地板上，有的斜倚着沙发把脚翘在桌子上，嘴里愿骂什么话就骂什么话，舒舒坦坦呆到学校放学，才一个一个溜出梁军家院子，混进散学大军，回家吃饭。

可惜三个星期的“好日子”刚过完，梁军就被派出所找去了，他为了一对凤头鸽跟人家打起来，把对方的大腿杵了个窟窿，他妈妈一着急，犯了心脏病。东北来了个舅舅，把他接走了。另外几个伙伴，有的家里换房搬走了；有的上学爸爸送，下学妈妈接；有的挨了顿揍；二蛮虽然侥幸没被爸发现，可那种惬意的好日子从此告吹了……

二蛮嘴里那块芝麻牛轧糖早已没有一点甜味，他把嚼成糊糊的包糖纸吐在地上，用鞋尖搓成个小小的灰球儿，再用脚掌一踩，成了个灰饼儿，又用鞋后跟扣在灰饼儿上，原地转了三圈，起脚看时，只剩下形迹不清的一点灰渣了。二蛮把灰渣左右踢开，深深地叹了口气。

唉，多么无聊哪，得寻点啥事干干才好，不然，二蛮要闷死了……

第二章

阳台上的陌生世界

二蛮不知不觉被两只脚带到了大河边。整个夏天，大河就象磁铁吸引钉子那样吸引着他。他喜欢看张着鱼网的小船在河上漂漂悠悠，他喜欢看拖轮拖着长长一串木船急急往下游驶去，他喜欢看穿着白制服的水上警察立在小汽艇上，飞也似地掠过水面，尤其令他醉心的，是那些棕黑油亮的赤膊小伙子们从桥墩纵入河心，在碧波间嬉戏。多快活啊，这些玩水的人！二蛮恨不能立刻跳入河中玩个够。但他迟疑着，因为去年夏天，胡同里一个十五岁男孩独自下河，淹死了，从那以后，爸爸妈妈就下了一道最严厉的禁令：绝对不许二蛮独自下河游泳。如果被察觉，爸要打得他见水就怕！

二蛮眼馋地望着绿汪汪清凉凉的河水，他甚至解开了衬衣钮扣，可是当他瞅见一辆车壳上漆着“二钢”两个字的十轮卡车驶过来，慌忙又扣上扣子。印着“二钢”的卡车是爸工厂的运料车，爸是钢厂的运料工，没准就坐在车里头哩！有一次二蛮偷偷在河里游泳，就曾经被爸当场抓住，挨了俩耳刮子。

二蛮无可奈何地转过身，脚步越发慢了。他回过头，迷恋地瞅着绿波粼粼的大河，苦恼地思索着自己为什么不是条鱼呢？鱼在水中有多美哟，不用上学，不会挨打，愿意游到哪儿就游到哪儿……二蛮被苦恼纠缠着，简直想大吼一声，出出心中的闷气。可是孩子们，特别是男孩子们的苦恼，一般不会超过二十分钟，因为他们的注意力随时

会被新出现的事物所吸引。看吧，只不过五分钟光景，二蛮已经抛开了刚才的念头，他两眼不错珠地盯着前面两个“小嘎巴豆子”。那俩小家伙虽然背着书包，但绝对不是去上学，因为上学的时间早已过了，他们也绝对不是放学回家，因为放学的时间还没到。二蛮凭经验准确地猜出了他们跟自己一样，是在逃学。他顿时生出一股对同行的好感，他打算逗逗这俩“嘎巴豆子”——就是从背后悄悄跟上去，让他俩的后脑勺吃一份“爆栗子”，亲热亲热！俩小子如果服输，他打算领他们玩一阵子，踢小球啦，“逮柴儿”啦，下和尚棋啦……俩小子要不服输，就一对二跟他们开打！

二蛮悄悄逼近俩小子，他正要把两个又圆又光的脑袋撞到一块，忽然发现俩小嘎巴豆子一人手里一张弹弓，正向上瞄准。二蛮抬眼一看，他们瞄准的是二楼阳台上的一只木架，木架上竖着块木板，木板上钉着张纸。一个头发剪得短短的女孩坐在木架对面，拿着支挺长挺细的笔在纸上画。我们知道，二蛮是喜欢看画的，上幼儿园时，他曾被誉为有绘画天才的孩子，四岁时他画过一尾大带鱼，至今还由妈妈珍藏着。后来他完全不画了，没有人指导他，而街面上的“大批判画”又引不起他的兴趣。阳台上的女孩在画什么呢？他心里痒痒，很想看看，虽然，他深信一个丫头片子是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

俩小嘎巴豆子的武器就要发射了，二蛮闪电般地跑上前去，制止了他们：“举起手来！”他用一根树枝戳住他俩的腰，“缴枪不杀！”

小家伙们恶狠狠地回过头，站在他们身后的却是比他们高出半头的、丁字街顽童中的霸主，他俩只得乖乖地缴了械。

“滚蛋！”二蛮用膝盖顶顶他俩的屁股蛋子。

嘎巴豆子之一是个机灵鬼，他趁二蛮得意忘形，转身

抓回弹弓，“跑呀小龙！”他大吼着，拉住他的伙伴，立刻钻入胡同，没了踪影。

二蛮没去追赶逃兵，如果是平时，他绝不会放过他们的，可现在，更有趣的玩意儿在等着他，他要设法去看一看画架上的画。他跟前是一株高大的绒花树，满树缀着绒丝一样的花，树的下半段光而直，到五米来高时分成三个大杈，对称地伸向三个方向，远远看去象柄巨大的伞。他不费吹灰之力爬上树，骑在伸向阳台的枝丫上，把眼皮底下的阳台看了个清清楚楚。

这是座挺清爽的阳台，右侧被绒花树的绿荫覆盖着，左侧没有任何遮拦，能一眼望到大河和远处的田野，大河这边，露出一角食品仓库红色的屋顶。阳台四周摆满花盆，全是清一色的茉莉花，花儿憋足了劲在开放，老远就能闻到阵阵清香。女孩子和她的画架在阳台中央，离二蛮只有四米远。

一个丫头片子能画出啥呢？二蛮好奇，却又怀着几分轻蔑。但当他看到画板上那幅画时，竟目瞪口呆了：他看见了大河，真正的大河！和二蛮熟悉的大河一模一样，有碧绿闪光的波涛，有带篷的渔船，有长串的拖轮，有飞驰的小汽艇，还有桥墩，远处的田野，近处食品库的红房顶……这一切竟然都和真的一样呢！

“呀，真‘盖’！”在大批判画之外，想不到还有这样好看的画。他禁不住用顽童们习惯的用语大声赞美起来。

女孩子回过头来，她大约十四岁，纤细的身材，脸色苍白，两只细长的眼睛在小而直的鼻子两边闪出黑润的光泽。她穿着白色的连衣裙，领口绣着鹅黄色的碎花，使她看去更加文雅。

“我知道你在树上坐着，你爬树的本领真不错。”她说，“你喜欢这张风景画，很好。可你干嘛要说真‘盖’？‘盖’

字是那些流里流气的孩子们的口头语。”

二蛮顿时涨红了脸，他从不跟丫头片子们打交道，他看不起她们。可是眼前的这一个居然张口就敢教训他，他哪受得了呢？要在往常，他准得用一连串顶厉害的话回敬她，或者，干脆走人，不搭理她。现在，因为对画架上那张画的好奇心压倒了一切，也暂时摧毁了他对丫头片子的种种清规戒律。

那女孩子可不管二蛮心里想什么，她又开口了：“刚才你撵走了两个射弹弓的孩子，是吧？”

“嗯……”

“那你还不错。他们已经射过一回了，枪法不行，射在栏杆上了。真没办法，这些孩子，逃学、瞎胡混，”她对二蛮友好地笑笑，“你当然跟他们不一样罗！”

这番话怎能叫二蛮受得了呢？他嫌丫头片子管得太宽——人家不高兴上学，跟你有啥相干？人家乐意这玩玩那逛逛，你又何必操心？可二蛮没反驳她，眼下他关心的是画。他装出不在乎的样子问：

“这画从头到尾都是你画的吗？”

“嗯，我老是画这条大河，画过十一张了。家里人不让我下楼，我只能呆在阳台上。”

“他们干嘛圈着你？”

“春天我得了急性肝炎，我姑姑是大夫，她让我在家好好养上一年。我闷得慌，就跟爸爸的老朋友凌伯伯学画。每天我拉一小时的琴，画两小时的画，读两小时的书。你读过《安徒生童话》没有？”

二蛮摇摇头。

“《西游记》呢？”

二蛮仍然摇摇头，这书名他第一次听到。

“多可惜，书里的故事有趣极了。可我顶喜欢的还是

画画。”

“你画得不错——这叫什么画？”

“水粉画。”

“水粉？我看不见什么粉。”

“这种颜料是粉质的，叫水粉。水彩你知道吗？”

“知道。在小学上美术课，我们用它涂五角星。”

“水彩是透明色，遮盖力弱。水粉是半透明色，遮盖力比较强，油画颜料的遮盖力最强……”

“什么叫遮盖力？”

“就是一种颜色压在另一种颜色上，能不能把那颜色盖住。你瞧，”女孩把笔上的绿色涂在一方小纸片上，待它干了，又压上一笔黄色，“是不是？黄色把绿色盖住了……”

“真的！”二蛮大为兴奋，“叫我试试！”他一纵身跳到阳台上，从女孩手里接过笔，往一张白纸上涂抹，他雄心勃勃地也想画大河，船，桥墩和游泳的人，但怎么也画不成，反把纸上弄得一团糟。

“这支笔不行，”他生气地说，“它是扁的！”

女孩子大笑起来：“你真傻，这是真正的画笔，”她从一只小巧的箱子里拿出一束画笔，“喏，三号，四号，五号，画这样的小画，四号笔足够了，画细部时再换七号笔。”她挑出一支极细的小笔，蘸上深褐色，在画上点了许多小斑点，奇怪，那竟变成桥墩上棕黑油亮的游泳健儿了！

“呀，真象，跟活的一样！”二蛮高兴得喊起来，“再蘸上一笔白色，点在那儿！”他指着那掠过水面的小汽艇，“水上警察的制服白得发蓝呢！”

“你的色彩感觉不坏，”女孩把略带蓝头的白色点在小汽艇尾部，还替那水上警察加上了制服帽子。“凌伯伯告诉我，不要用纯色画画，可我常常忘了这一点。凌伯伯画得才好呢，你要看了他的画，就不想再看我的画了，我的画



没有调子。”

“调子？”二蛮乐了，“画又不是收音机，还能唱出调子！”

女孩子哈哈大笑：“哎呀，调子，就是色调，一张画不能画得不和谐，要知道，色彩之间都是互相影响的……”她看二蛮越听越糊涂，就不再讲下去，“好了，你要是喜欢画，我可以领你去见凌伯伯，他一定愿意教你的。”

“他厉害吗？”

“不，他顶和气。过去他教地理，你要是听他讲热带、寒带、沙漠、海洋……那些老远老远的地方是什么样子，那儿的人又怎么生活，才有意思呐，会听得你连饭都不想吃的！”

“真的？”

“当然是真的！有一次凌伯伯给我讲‘祖国的四疆’，他拿根铅笔在纸上勾下整个中国，从头到尾，一笔就下来了，半点也不差！”

“哟，还真行！”

“要是不行他还能当市级模范教师？告诉你，他还出席过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大会呢！”

“是黑线时候吧？”

“屁！”女孩子发怒了，“什么白线黑线，凌伯伯是真正的红线！小时候他没有爹妈，十一岁就在一艘轮船上做小听差，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他一天学也没上过，他的学问全是自修来的。那艘轮船从太平洋到印度洋到大西洋，凌伯伯跟着它走遍了整个地球，记了那么厚一本关于热带、寒带、沙漠、海洋的笔记……后来，他又跟一个勘探队到青藏高原去，一直爬到雪山顶上！”女孩子讲得那么入迷，苍白的脸泛红了，“喂，你坐下呀！”她把二蛮摁到小凳子上，“凌伯伯给孩子们写过一本顶有趣的游记，里头的插图

全是自己画的，连专业画家也说那插图优美、有特点……你等着！”

她飞快地跑进屋，又飞快地跑出来，手里拿着一幅镶在镜框里的油画，“你看！”她仔细地把画倚在水泥栏杆上，然后偏着头，交叉地抱起手臂，观察着男孩子脸上的表情。当她看见男孩子睁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露出一副呆痴的傻相时，她得意地笑了。

这的确是一幅迷人的画：远处，是梦幻般的大雪山；近处，是绿得发蓝的湖泊，湖边草地上散布着安闲的牛羊，牧羊人披着彩色斑斓的袍子，扛着长长的羊鞭，那么自如地骑在一匹黑色的骏马上……

“唉——”二蛮只能用一声长长的叹息来表达他对这幅画的倾心了。他恨不得立刻到画中去，去爬上巨大的雪山，去潜入蓝色的湖底，去骑上高大的骏马，就是在绿茵茵的草地上打几个滚儿也很好啊！女孩子说得不假，在“雪山”面前，她的“大河”的确差得远呢。二蛮说不上差在哪儿，他能安安静静地看“大河”，而“雪山”不叫他安静，它召唤着他，要他跟它去……

“怎么样？”女孩子笑嘻嘻的瞅着被“雪山”征服了的男孩子。

“唉……恐怕真的风景也没这么好看……”二蛮喘着气说。

“可见你还有点欣赏力。”女孩子开导着，“这叫做艺术加工，懂吗？经过加工，风景就更美了……凌伯伯画过许多油画风景，可惜前几年扫四旧时都叫红卫兵烧了，这张是他送给我爸爸的，我爸爸藏在阁楼顶上，才保存下来……”她忽然停住，倾听着楼下的敲门声，“凌伯伯来了！小孩，你运气不错，马上我就领你去见凌伯伯。他会喜欢你的，凡是爱学习的孩子他都特别喜欢！”

“可我……不认识他。”

“那有什么关系，你很快就会跟他熟起来，他顶和气啦，他一定会答应教你画画的！不用担心，等着吧。”

她轻盈地打开阳台门进了房间，再打开房间门下了楼。这时，二蛮站起来，把身子探出阳台，好奇地张望《雪山放牧》的作者。绒花树羽毛状的细叶挡得他无法看清，他就撩开枝条，伸长脖子往下看，当他看清站在楼门口的那位衣着整洁，有着一头银发的高个子老人时，他吃惊地瞪圆眼睛喊起来：“呀！怎么是‘灰老头儿’？！”他一下慌了神，手忙脚乱中碰歪了画架，撞翻了小板凳。他急火火地跳上栏杆，两手抓住垂向阳台的树枝，眨眼间就滑落到地面了。

女孩子扶着银发老人走上阳台，一面叽叽喳喳地说：“这小孩色彩感挺好，他喜欢您那张《雪山放牧》，喜欢得发呆呢！”

“哦，好！”老人微笑着，用眼睛寻找这位具有美的情操的孩子，可是阳台上什么人也没有。

女孩子也用眼睛搜索着，那孩子却无影无踪，只是，伸向阳台的枝丫在剧烈摇摆，她心里很纳闷：这小孩为什么要回避和蔼可亲的凌伯伯呢？但她知道，他是从来路回去了。

第三章

回到现实的泥沼里

刚才偶然闯入的阳台，对二蛮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有美丽的画、有书、有提琴、有文明的孩子。这个世界跟他素日呆惯了的现实世界竟是两回事呢！如界我们的二蛮能生活在有知识和美的世界里，他也会读书、画画、解数学公式和欣赏音乐的，哪一项也不比阳台上的女孩子逊色！他决不会以说脏话、成天恶作剧和大打出手为荣。可惜他长到十三岁，只在那知识和美的世界里呆了二十多分钟。他并不厌恶阳台上的陌生世界，他倒是惊讶它的存在。可是，他为什么急急忙忙离开它呢？原来他怕见到“灰老头儿”，怕他在女孩子面前认出自己来。不久以前，他对凌老师开过一次很不象话的玩笑，凌老师准不会忘记。

在学校，他们一伙闲得浑身发痒的学生，是专门拿凌老师这样“老而无用”的老头儿寻开心的。有一回，二蛮和几个禀性相投的小玩闹打探好了“灰老头儿”独自在总务科，就派一个粗嗓门的伙计从传达室往总务科打电话，其余的人，统统埋伏在总务科门外看“滑稽戏”。

电话铃响了，老头儿拿起电话。

“喂！九局零零幺四吗？”

“对。”

“电话局试电话。”

“行，试吧。”

“喂，请拨一个零。”

老头儿拨了个零。

“喂，请拨一、二、三、四。”

老头儿拨了一、二、三、四。

“喂，请你拿着电话跳三下。”

老头儿跳了三下。

“很好！最后你说：谢谢——妈！”

电话啪地放下了。老头儿吃惊，气愤，又有些悲哀地呆立着。而藏在门口的一群小无赖却鼓掌喝彩，一轰而散。二蛮因为笑得太厉害，骨碌在地上爬不起来，以至逃跑得慢了一步，被老头儿堵在门口了。

二蛮以为老头儿会一把揪住他，把他提溜到政教处或班主任那儿，给他点苦头尝尝。可是老头儿并没有这么办，他望着还坐在地上、嘴角笑得咧成张弓的二蛮，慢慢地说：“这是为什么呢？孩子？”按说，叫人寻开心涮着玩了，该是气得两眼冒火，可老头儿望着二蛮的眼神倒象二蛮是个可怜虫，可怜到老头儿都替二蛮伤心！二蛮承受不了这种眼神，他一翻身爬起来跑了。

打那以后，二蛮见到老头儿不是绕开走，就是低头装看不见。所以，他怎么能在阳台上，当着女孩子的面叫老头儿认出来呢？那会是很“摘面儿”的！

他从阳台上溜回地面了。从那美的世界回到现实的泥污里，就好象从短暂的美梦中醒来，一切如故。不是吗？第二天吃过早饭，爸妈都上班去了，他象往常一样，又坐在胡同口的树墩子上，百般无聊地伸腿打哈欠了……

第四章

想不到吃了败仗

二蛮忽然发现秃老美从煤店的大篷子里走出来，右手挺费劲地提着个草篮子，篮子里装着锯成碎块的劈柴。

“过来，秃老美！”二蛮冲秃老美招手。

秃老美站着，不大信任地望着这位丁字街十三岁的霸主，就是这位霸主，曾经叫他尝过几次苦头，他得提防着点。

“过来呀！”二蛮又喊。秃老美抓抓脑袋，还是走过去了，不走过去就会显得他怕二蛮。

“你也没去上学？”

“我请假了。我妈胃口疼，我给她熬稀饭，不单熬稀饭，我妈还让我上煤店去买劈柴。”

“劈柴倒锯得满整齐的。一共多少斤？”

“十斤。一个月每户就卖给十斤，你还不知道？”

“挺周正的劈柴，‘逮柴儿’正好。”二蛮脸上现出笑容，“我说，咱俩来一盘。”

“不……”秃老美后退了一步，“我现在没工夫。”

“就玩一会儿。”

“我妈叫我快去快回。”

“啥快去快回，我知道你心里害怕，怕我把你收拾个落花流水。”

“谁怕你！我妈真让我快去快回。”

“噢……好宝贝儿，快找妈去，妈妈拿着围嘴儿等你去戴呢！”二蛮瞟了对方一眼，又补充道，“要说‘逮柴儿’，

找秃老美算找错了主，他是个松包，连傻多儿那块呆木头都不如！”

这种激将法对秃老美几乎是百发百中，他红着脸，把草篮子往地上一蹾：“谁松包？”

“你松包！”

“凭嘛说我松包？”

“连‘逮柴儿’都不敢来，松包！”

“谁说我不敢？”

“我说你不敢！”

“我敢！”

“敢，你来！”

“来！”

两个孩子摩拳擦掌，要对阵了。

秃老美很清楚，在丁字街一般儿大的孩子们中间，二蛮是‘逮柴儿’的第一把手，但他不甘示弱，立刻从篮子里挑了块最大的劈柴。二蛮也从秃老美的篮子里拣出块又方又扁的。

“这块，先借咱使使。”

“自己没劈柴，还逮柴儿？！”

“我二蛮儿时缺过劈柴来着？懒得回家去拿。你干嘛这么抠门儿？呆会，一赔仨，还不使宜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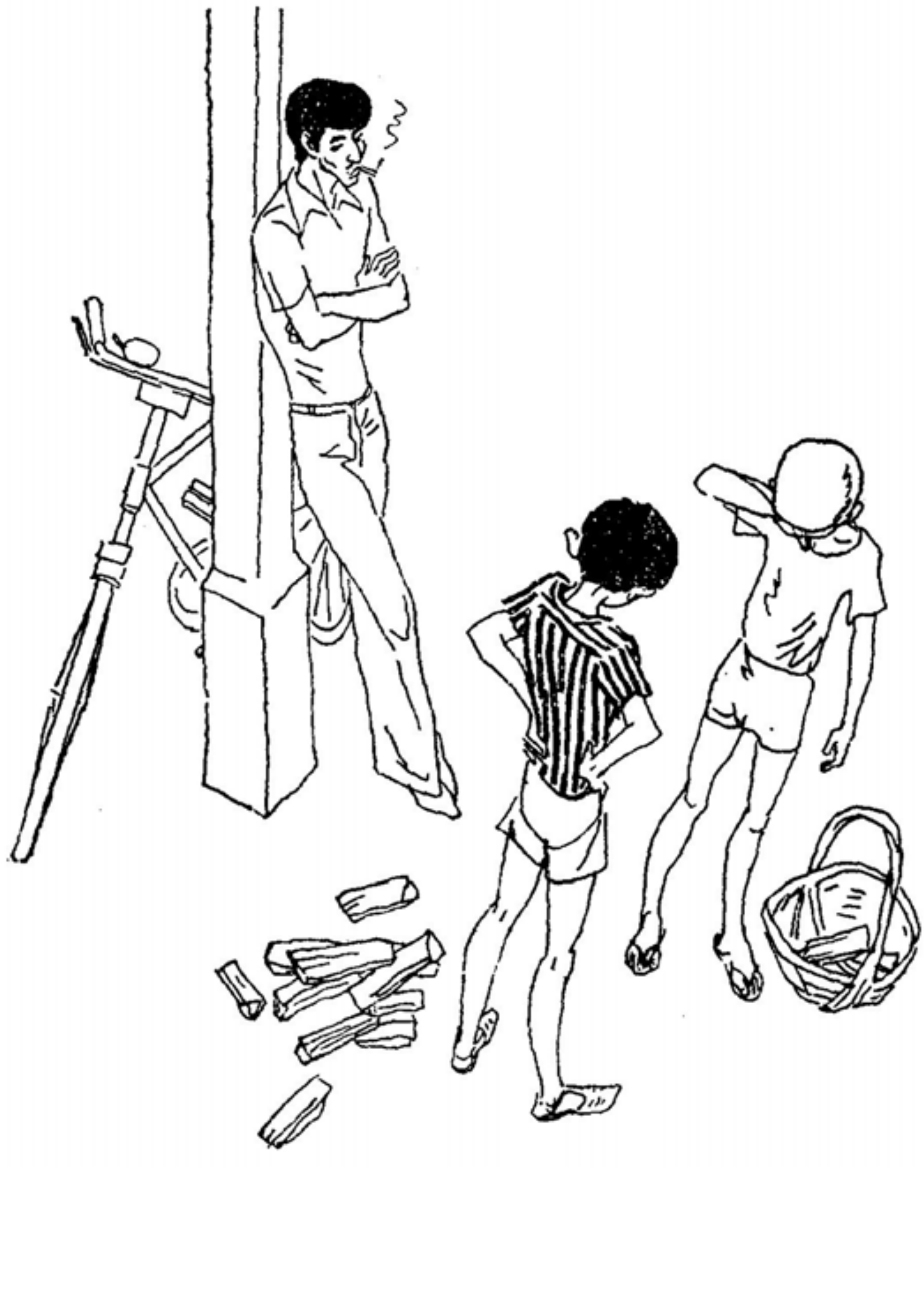
秃老美没法，对二蛮，是不能硬顶的。这个脑袋剃得溜光的小子，‘逮柴儿’原先也算得上把手，可是从上月起爸就不许他再干这行道了，他显得手生。虽然玩得很小心，但无论怎样小心，他的劈柴还是一根接一根叫二蛮打上了便道。

秃老美的草篮子里，劈柴一点点少下去；二蛮赢得的劈柴却一点点多起来，堆在树下，成为小小的一垛。秃老美付出的本钱越多，他越急着要捞回来，越急着要捞回来，

亏空就越大。不大会儿，草篮子的底露出来了。

脑袋溜光的小子捏着最后一块柴，茫茫然望着空篮子，发现自己已落到不可挽救的悲惨境地了。他吸着鼻子，越吸越响，终于爆发为痛哭："呜……人家不玩硬叫玩……嗷嗷……现在劈柴没啦……咋回家去……呜……嗷嗷……"

"哭啥。拿去，一还仨。"二蛮用脚从自己的柴垛中拨



出三块。想了想，又加上三块，“得！还你六块好啦。”

“六块还不够一篮底。我爸早就说玩这行子不好……不好！可我记不住……呜……今天该倒霉了……”

“再给你六块！”二蛮慷慨地又拨过去六块。

“那也才垫了个篮子底。你得再拿出二十块来。”

“二十块？”二蛮的惊异中夹着愤怒了，“想得美！你拿我当傻瓜呢！”

“我不管，我要我的劈柴！”

“瞧你那副哭宝儿样，”二蛮轻蔑地皱着鼻子，“赖皮鬼，再拿六块去，多一块也不给了！”

“我要二十块。”秃老美今天有一股豁出去的倔磨劲。

“多一块也不成。”

“我要二十块！”

“不成！”

“我一定要！！”

“一定不成！！”

两个孩子越凑越近，近到头顶头，眼对眼，四只手都握成拳头，那模样叫人想起一对奓开羽毛准备斗架的小公鸡。

早就在旁边观战的一个大小伙子走过来，用手往二蛮肩膀上一拍：“喂，小子，”他脸上带着一种似笑非笑的嘲弄表情，“你倒挺能耐，‘逮柴儿’也还在行，敢跟咱爷儿们‘逮’一回吗？”

二蛮扫了大小伙子一眼，那家伙粗胳膊粗腿的挺壮实，不过“常胜将军”二蛮并不怕他。“哼，你有啥？”二蛮答道。

大小伙子从秃老美手里拿过劈柴，很老练地掂了掂，“小子，”他对秃老美说，“等着，亏不了你。呆会儿还你十五块。你的——”他是让二蛮先出手呢。

二蛮不客气，从劈柴堆里挑了块大而重的，嘴里喊声“竖！”出手一丢，劈柴真是竖躺在便道边，这出手是很高明的，所以二蛮得意地瞟了大小伙子一眼。大小伙子似笑非笑地把手里的劈柴举过鼻子，眼睛眯缝着，只那么一下，二蛮的劈柴便象挨了鞭子的羊那样蹦起来，翻着跟斗进了“线”。

二蛮暗暗吃惊，这种“吊高炮”式的打法，他还没见过哩。他不能不承认大小伙子还有两下子。不过，走着瞧吧，他二蛮也不弱，他是本街“逮柴儿”的“一号种子”哩！

接下去，他们一人“逮”了两次，谁也没能把谁怎么着。终于，二蛮在第三个回合中有了重大发现：大小伙子的柴儿虽然竖躺着，柴屁股却压在洋灰马路常有的那种小凹坑上，这叫“带翘儿”，凡是“带翘儿”的柴，十个有九个得让人赢走，因为“翘儿”是个致命缺陷，只要照准“翘头”硬砸，劈柴准跳起来，只要稍有那么点准确性，跳起来的柴准进线。所以，二蛮高兴得心都跳了。他屏住气息，用拇指和食指把稳了柴儿，手腕子一抖，柴头儿便朝小凹坑撞过去——这是在预料中的，大小伙子的柴被砸得翻跳起来，进了“线”。没料到的是，因为用力过猛，二蛮的柴也飞跳着，一头搭在“线”上了。所谓“线”，其实就是便道棱子，比马路高出几寸。二蛮的柴斜靠在“线”上，活象个躺在凉椅上的老爷子，这叫“压柴儿”，是不能算赢的。

二蛮连忙大叫：“跟柴儿！”

大小伙子还是带笑不笑的：“跟啥？”

“跟‘上’！”

按规矩，喊了“跟‘上’”，对方就得把压线的柴打上便道，并且连自己的柴也跟上便道才算赢。这是一笔大赌注，如果“跟上”了，就可以多赢三块柴，“跟”不“上”，

就得倒输三块。这是“逮柴儿”中的高难动作，以二蛮这样的“柴油子”，也只在数以百计的回合中办到过几次。二蛮敢发誓，大小伙子成不了！

大小伙子后退几步，慢吞吞叉开两条腿，猫下腰，捏着柴的手差不多快挨到脚背，喊声：“平走！”柴儿就平着地皮擦了出去，照那斜躺着的“老爷子”脚跟一挤，“老爷子”立起来又躺下，就在一起一卧之中顺台阶滑进了“线”。说来也怪，那“打柴”真“跟”，是从“老爷子”肚皮上“跟”过去的！

二蛮大吃一惊，他知道，今儿个可是碰上强手了！

打这回合以后，二蛮越来越不景气，他原有几手绝招，可一招也使不出来。他发慌，越慌越摆弄不好。就象刚才秃老美被他“洗”了一样，他也被大小伙子“洗”光，连一块也没剩。

大小伙子按约给了秃老美十五块，加上刚才二蛮施舍的十八块，秃老美的草篮子里有了三十三块，草篮子底小口大，看去超过了半篮子，勉强可以掩盖刚才的过失了。于是，秃老美拎起篮子，冲二蛮扮了个鬼脸，飞也似地颠回家去了。

大小伙子把剩下的柴夹在自行车后架上，骗腿儿上车。这时，二蛮的蛮劲却窜了上来：“不成！”他拉住自行车后架，“有种的等着！我回去拿柴！”

“拿去！”大小伙子打鼻子眼里哼哼道，“你小子可别后悔！”

“孙子才后悔！”

二蛮飞跑回家，抱来十多块柴，全是大号的，个头远远超过大小伙子车后架上的那几块。“逮柴儿”的行家们都知道，大柴打小柴，一打就飞，小柴拿大柴却毫无办法。当然，二蛮占了上风，他赢回不少，并且会继续赢下去。

大小伙子斜靠在洋槐树上，两手抱在胸前，烦躁地叼上半截烟头："等会。歇歇！"

"哼，输不起！"二蛮可是一点也不放松，他要全部赢回来，他要出一出刚才的气。虽然，大柴打小柴是有几分不体面的。

"少放屁！"大小伙子发狠地喷出一口烟，"等着，小子，你爷爷叫你今儿个吃不了兜着走！"他把烟屁股一摔，三脚两步走到胡同口两只土箱跟前，拿脚朝其中一个的木把儿狠狠踹去，木把儿呲拉一声，连钉子都被拔了出来，大小伙子揪下那木把儿在手里掂了掂，带着一股杀气对二蛮喝道："小子，你的！"

二蛮傻眼了。他没想到大小伙子楞拆土箱把儿。那土箱把儿比他的劈柴足足大上三倍，又铁实实的发沉，他的柴可对付不了这么大的家伙。二蛮求援地朝周围瞅瞅，希望哪位大爷大娘出头干涉一下拆土箱把的行为，街上人虽不少，有的走路、有的坐在树下打盹、有的摇着扇子搧风乘凉，他们谁都不理会这事。二蛮先是纳闷，随后就找到了答案：象大小伙子一类的角色，平常人是谁也不敢招惹他们的。附近一带，只有街道主任杜奶奶敢出头管一管。她有那么股子威严劲，再厉害的泼皮无赖也不敢跟她耍花活。可惜杜奶奶正在街办工厂上班，不会到这儿来。

"你的！"大小伙子不耐烦地吼起来了。

二蛮只得硬着头皮跟他对仗。还用说，转瞬之间，二蛮就输得精光了。大小伙子慢条斯理地把劈柴打成一捆，准备走人。二蛮满身淌汗，喘得象只发动机，他激怒着，咽不下这口气，激怒到达高峰时，他不顾一切了。

"别走！"他喊道，"咱俩没完！"

他发疯似地奔回家，从床铺底下掏出几块爸打家具的木头，爸准备用它们作高低柜的前后腿和门框。它们是长

而扁的，个头比土箱把稍大，细密瓷实，没有疖疤也不带虫眼，是上好的水曲柳。它们根本不能叫“柴儿”，也没有人会拿这样的好木料去“逮柴儿”，除非他是个不长眼睛的傻瓜。可惜眼下的二蛮比那不长眼睛的傻瓜还要糟，他就象天下所有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样。他本来是怕爸的，爸有一对很重的拳头，可现在，那对拳头变得遥远而缥缈了。他把未来的高低柜前后腿往地下一撂，用变得嘶哑的声音吼道：“你的！”

按说，用这几根上等水曲柳对付土箱把儿是绰绰有余的，只是活该二蛮倒霉，他俩“逮”到第二回，大小伙子的土箱把儿就裂成了一大一小两块，按规矩，柴裂二份，柴的主人每次有权“逮”两下。大小伙子因此占了便宜：他先用小柴把二蛮的水曲柳打出角度，再使大柴把它打进“线”。

二蛮一败涂地了。厨房里固然还有劈柴，那都是上不了阵的零碎玩意。爸爸的木料还有不少，却是些薄板或整料，充不了“柴儿”。

大小伙子把丰盛的战利品收拾好，笑着叩叩二蛮的脑袋：“小子，回见！”蹬上车走了。

二蛮木呆呆地立着，瞪着那几根水曲柳，它们夹在大小伙子的车后架上，太阳照着，水涡状的木纹跟金丝一般放出光彩。突然，二蛮象挨了一拳似地省过味来。

“站住！站住!!”他狂喊着，追赶那自行车。

“干嘛？”大小伙子一只脚擦地，回头瞟着二蛮，“你小子还没输够？”

“不……”二蛮结结巴巴地说，“那几块板儿……是我爸打高低柜的……”

“你爸打高低柜干我屁事！”大小伙子一探身要走。

“别走……”二蛮死拽住车后座，“我爸准饶不了

我……”“那你就受去呗！揍上一顿半顿有个啥？我跟你那么大时，挨的不比你少。没事，小兄弟，越揍越结实！”说完，一蹬踏板又要走。

“别走……”二蛮眼泪汪汪地哀求起来。

“小子，输不起就别逞能！”

这句话可触动了二蛮的“自尊心”，实在使他受不了——他历来可不是输不起的主哇！但爸爸的拳头更叫他受不了，他想了想，试探着说：

“我给你另换几块……”

“我得瞧瞧值不值。”

“比这强，真的！”

“唔？”

“没错儿，比这又长又厚又大。”

“拿来看看。”

“现在还没有……得明儿。”

“你小子吃了蛇皮子想跟咱耍花活？”

“我要耍花活，立时变个大王八！”

“我谅你小子也不敢！”大小伙子把几根水曲柳抽出来，“后天下午这时候，你给咱送来！”他佝下腰，扳起二蛮的下巴，拿眼翻二蛮，把黑眼仁都翻到快没了，那副凶样，真能把个胆小的娃娃吓哭，“听清楚没有？！”

“嗯。”二蛮虽没哭，心口也怦怦乱跳。

“知道你爷是谁吗？”

“不知道……”

“六街‘霹雳’。”这四个字说得又慢又清楚，“记住了，小子，你要敢涮你爷，哼，你爷叫你身上开几处！”

“我不涮你……我不敢……”二蛮的声音发颤了，他在丁字街一般儿大的孩子中称王称霸，但跟大号的小伙子并没有过来往。这六街“霹雳”叫他害怕，害怕中又掺杂

点儿钦佩和羡慕。昨天这时候，他在女孩子的阳台上领受过的一点诗意和美全部飞走了，犹如被狂风卷走的沙粒。眼下的二蛮巴不得马上长大，长到“六街霹雳”那么大，比“六街霹雳”更加勇猛、更加凶横！

“霹雳”手一松，稍稍给二蛮做了点劲，二蛮便被搡出两米之外，他紧紧抱住那几块水曲柳，心里总算踏实下来了。

第五章

学校生活一瞥

二蛮惹不起那自称为“六街霹雳”的大小伙子，木头必须按时交出。可二蛮哪去弄木头呢？关于这事，我们不必替他劳神，他早就“胸有成竹”了。他决定第二天一早去上学，拿学校的木料解决问题。

二蛮的学校在丁字街底端，门口没有任何代表学校的标志。虽然如此，连偶尔路过丁字街的外地人也能一眼认出那是所中学。道理很简单：在我们故事发生的年头，你如果看见一座规模较大的破烂大楼，窗户上的玻璃几乎一块不剩，那楼十拿九稳是所中学。

我们的小主人公用三级跳远的步伐穿过整条丁字街，在学校门口遇到了他的好伙伴秃老美，只用一个手势，他俩便各自掏出弹弓，安上石子儿，向学校的大铁门发起进攻。满布锈斑的铁皮承受着石子的撞击，发出刺耳的嘣嘣声。不幸的铁门，八年前一次武斗在它身上留下了十多处猫能钻过的窟窿，顽童们又不断用石子和铁丝在大窟窿周围增添裂痕和小窟窿，从负伤程度考察，如果大铁门算得上一员沙场斗士，他准能领到一等残废证明书的。

射击停止后，两员战将便呐喊着冲到围墙下，双手搭墙，一跃而上，他们每人代表一个突击排，在进行一次假想中的突破敌人防线。由于这种冲杀突破的人次太多，战将们的鞋底把墙头蹬得参差不齐，犹如阔大的锯齿，如果继续蹬下去，不出一年，这围墙准会变作一片废墟。

突破敌人防线一眨眼便成功了，跟着，必须抢占敌碉

堡——教学大楼。这幢大楼原由砖红和草黄二色组成，现在几乎找不到这两种色彩了。到处是星星点点的浆糊疙巴和大字报残纸。当然，有许多新贴上的标语、批判稿、漫画，内容全是向“复辟狂”开火，使得整个校园炮火弥漫。只是，思想战线上的炮火对于我们的小主人公仿佛不起作用，他用秘密暗号指挥他的伙伴，两人一前一后做了个双手拄地、两脚朝天的“车轮滚”，便成功地“潜入敌碉堡”——即大楼过道。过道里没有电灯，因为一只新装上的灯泡寿命最长是两天，不出两天，弹弓或飞石准会为它送终。但进攻者对地形是熟悉的，根本不需要灯亮。说实在的，我们的小主人公甚至在黑暗中也能毫无差错地指出两边墙上哪儿用钢笔写着“xyz=放屁”，哪儿用圆珠笔描着“×××是我儿子”，哪儿有他本人的一幅杰作——用钉子刻上的一匹生癞疮的狗……他俩飞速前进，顺利通过“地道”，一层一层向“碉堡”顶上摸去，每经过一层都有一场“恶战”，然而英勇的“突击手”用手枪、刺刀甚至肉搏消灭了全部“敌人”，占领了整座“碉堡”。当他们满面流汗，欢呼胜利的时刻，预备铃响了，于是，两位立了战功的英雄便骑马一样跨上扶梯，直溜下楼。胜利的喜悦使他俩不住地哇哇叫着，叫一声，往楼下飞一口唾沫，完全不考虑唾沫会飘到谁的头上。待返回“营部”，两位英雄便分道扬镳，向各自的教室跑去。

一年四班的教室里，二蛮的座位在第五行靠后，挨着窗户。这是个好地方，既可纵观全室，又可考察外界。窗外不远是总务科的小货场，堆着煤、石灰、砖头、木料、旧黑板、破桌椅……很能引起顽童们的兴趣。窗户开着的季节，常常会飞进来蛾子、苍蝇和其它小昆虫，有一次甚至闯进来一只粗心的小麻雀，使课堂顿时变成了捕鸟房。

因为二蛮三天没来，他的课桌被一个戴眼镜的女生暂

时借坐。她的座位光线不好，而她是三百度近视。

“眼镜”专心地解着一道数学题，没发现课桌的原主已站在跟前。那位原主呢，正在考虑对“入侵者”采取什么态度。如果那是个男生，三下两下就可以赶走，但眼下是个女生，他准备稍稍客气一点。只是，后排几个大个子男生交头接耳吃吃笑起来了——他们想看看二蛮怎么讨好女生咧。二蛮懂得他们的意思，立即改变主意，恶狠狠地喊道：“走开！”还顺手把“眼镜”的书包扔到地下。课本、铅笔、小刀，散了一地。

“干嘛这么厉害？”“眼镜”低头拾着，忍气吞声地说，“让开你还不行，非要扔人书包？”

“怎么？”二蛮也觉得过分，但为了向后排那几个小子显示他男子汉大丈夫的英雄气概，就必须来这一手，“你敢占我座，我就敢扔你书包！”

“你这几天不是没来嘛？”

“一年不来也不许占咱爷儿们的座！”

“迟新，别闹了！”一个叫洪伟革的男生走过来，“你怎么进教室就捣乱？”

“谁捣乱？是她占我的座！”

“你太不象话了！”

“咹？我不象话？”二蛮双手叉腰站起来，“你才不象话，假积极！”

“那也比你小玩闹强！”洪伟革也双手叉腰。在学校，他是左派学生，他们这类学生看不上迟新那类的小玩闹，而小玩闹们对他们也同样轻蔑和不服气。两位不同身份的人物正在气势汹汹地互相瞪着，上课铃响了，只听一声喊：“钮老师来了！”他们才各自回到座位上。

钮老师站在讲台上，一个女生忙跑上前，擦去黑板上的漫画，那是一只大猪，长着人脚，穿着女式皮鞋。钮老

师看了二蛮一眼，板着脸问：“迟新，昨天、前天、还有大前天，你干嘛去了？”

“病了。”二蛮随口答道，并不站起来。

“什么病？”

“感冒发烧。”

“病假条呢？”

“没上医院。自己熬好的。”二蛮慢慢从座位上站起来，一条腿弯着，一边肩膀搭拉着，这已经是给钮老师好大的面子了，换了别的老师，哼，二蛮压根儿不会站起来的。

钮老师是二蛮在学校唯一怵头的老师。原因如下：第一，钮老师是班主任，是“现管”，而且都说初三毕业分配也归他管；第二，他现年二十七岁，是个常年穿着草绿色上衣、春秋天还加上一顶草绿制帽的青年汉子。在那年头，对于身强力壮的汉子，顽童们都怀有敬意，即便他不走运当了老师，也比那般体弱多病的老教师在学生中吃香；第三，钮老师的岳母在他爸爸的厂里管文件，钮老师要向他爸爸传个什么话，连请家长也不用就办到了。在那个年头，一位好教师的标准绝不是授课得法，学生成绩优秀、而是能跟形势，能带着学生到工厂、农村去“开门办学”，再加上干活有力气。而钮老师正具备这些条件，尽管他只有高中一年级的文化程度，却经常受到上级表扬，教学大楼的墙上也从没有他的大字报。

“坐下。”钮老师严厉地说，“以后不能随便旷课，病了要有假条。”话虽如此，钮老师对迟新这个学生根本不抱希望。这号学生占全班四分之一还多，钮老师想，只要他们不太出圈，也就由他们去了。

钮老师教的是历史课，最近，“小将上讲台”这种办法很时髦，报纸一再进行宣传，说它是“教育革命的一朵鲜花”，能跟上形势的钮老师，愿意这朵鲜花也开在他的课堂

上，所以，他煞费苦心地训练了几名小将，让他们轮番上讲台，把课堂变为大批判的战场。

我们的二蛮对任何文化课都毫无兴趣，但“小将上讲台”这种新花样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他把胳膊肘支在桌上，兴趣十足地看着几个同学象走马灯似地上上下下，从他们的表演中寻找笑料。

首先上台的是位在全校大会上发过言的女同学，她宣布这堂课的内容是“通过剖析复辟狂孔丘看现代走资派”。她的声音起初很大，很有点气派，一会儿却结巴起来，因为在她的讲稿中，生僻字句实在太多，钮老师曾教她读过，可那些字眼太绕嘴，她老把“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念作“兴火国、七绝世、举兔子”，把“克己复礼”读成“苛己护己”……但听众们无所谓，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那些字眼的意思。好容易念到最后一页，这位女同学象卸了重担一样大喘一口气，赶紧跑回座位。

换上来的还是位女同学，平时说话很冲，钮老师就是为这个优点才挑上她的。不料上讲台后她怯阵了，低着头，红着脸，声音象蚊子嗡嗡，她越念不出口越慌张，不知怎地把讲稿弄到地下，拾起来，再也对不上号。台下发出一阵快活的、憋在嗓眼里的笑声。二蛮高兴得又踢桌子又跺脚。钮老师不得不站起来，用板擦敲着黑板命令大家安静。乘这空儿，台上受罪的羊羔便红着脸逃下讲台。

又上来一位男同学说了段孔丘不喜欢新式酒杯的事，结论是现代走资派与孔丘一样不喜欢新生事物。在他以后的一位女同学用尖细的嗓音，讲了一段柳下跖骂孔丘，说明现代走资派与孔老二一样不得人心。这二位同学都把讲稿背得烂熟，只是，他们的声调极不自然，手势象机器人似的那样僵硬，并且老比讲稿内容落后一个节拍。

二蛮朝两位表演者直撇嘴，他对旁边的主小胖说，钮

老师挑这俩真不够劲，如果让他二蛮挑，他能挑出一打比这逗哏得多的……这时。二蛮的老对头洪伟革大步跨上讲台了，二蛮瞟着他，多么希望他能看见自己蔑视的目光啊。讲台上的洪伟革却没有注意台下的任何同学，他带着股豪迈气概静立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展开讲稿。他讲课的内容，是拿孔老二的主张与党内资产阶级的主张逐一对照，对照了不下二十款，然后，提高嗓门念道：“……如此等等，何其相似乃尔？！”念完这句，洪伟革得意地瞥了听众一眼，见台下几十名学生脸上都现出莫名其妙，象听外国人讲话时的表情，就更加得意地继续念道，“……他们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我们革命小将对他们，是可忍，孰不可忍？”从听众瞪圆了的眼睛里，这位授课人看出他演说的效果不坏，于是使出全身力气念最后一段，“……历史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为复辟奴隶制奔走呼号的孔老二早已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妄想复辟资本主义的走资派也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我们革命小将就是要剥去他们的画皮，把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洪伟革同学的讲课，由于模仿了当时流行于舞台上的一些挥拳顿足的大手势，使得听众大为开心。得到了热烈的掌声之后，这位小将才挺着胸脯，凯旋而归。

由于洪伟革颇有批判“才能”，讲课圆满结束。钮老师从半途进来旁听的两位教育组领导的脸上，看出他们很满意，于是，钮老师的嘴角露出了笑容。

我们的二蛮自然不会鼓掌也不会喝彩，洪伟革的大出风头使他有点酸溜溜的，他朝地下啐了一口，心里骂道：“哼！有啥了不起，咱要上台，保险比你强十倍！等着吧，等着你蛮爷爷收拾你！”啐骂完毕，他才稍稍得到一点安慰。

下课铃一响，教学大楼就发出一片混杂的音响：怪叫、乱唱、狂笑、顿脚、打唿哨、骂街……如果一个清静惯了

的人在这儿呆上一段时间，准会得神经衰弱症的。在这课间大合奏中，二蛮一向是个主要角色，可他今天未能出席。他翻窗跃入总务科小货场，在那儿转转游游，他在物色木头——可以拿到“六街霹雳”那儿去交账的木头。他很快物色到了，几张苇席盖着不少木料，其中两块小号木板准能使“霹雳”喜笑颜开。怎么弄走呢？现在不行，得等没人的时候从厕所旁边的破墙头扔出去……考虑完毕，他原路返回教室，上课铃已经响过，数学徐老师早就站在讲台上了。

徐老师是一位教学经验丰富的中年教师，他可以把抽象的数学讲得生动有趣。不管院子里贴出多少批判“白专”、“黑线回潮”的大字报，他都置若罔闻，越批判，他的课讲得越带劲、越风趣。他的姿态仿佛在说：你们那套把戏我早看穿了，只要我还站在讲台上，你们就别想停止我向学生传授知识！因为徐老师的讲课技巧很高明，半数以上的孩子对数学产生了兴趣，当然，我们的二蛮归不到这类学生里，他很奇怪许多同学听课听得那么带劲，比如，“眼镜”她们，又记笔记又提问，几张大纸上划满了符号。他想试着听一听，可那是些什么呀？

$$y^2-2yz-48z^2=(y-8z)(y+6z)$$

他简直一点不明白，也不想去弄明白。但数学课他不敢放肆，只要有一半以上的同学愿意听课，课堂就能保持安定。虽然不敢放肆，小动作还是可以做的。他掏出一根铁丝，去钩邻座王小胖的衣服，王小胖毫无反映，仔细看，原来睡着了。二蛮只好趴在桌上偷偷地嘣一根棒棒糖，糖还没嘣完，他也睡着了。

第三节是体育课，二蛮在单杠上出了一阵风头，可惜体育课总是显得特别短，他还没出够风头便下课了。

最后一节上卫生课，任课的是位三十五、六岁的女教

师，生得矮矮胖胖，由于她矮胖、脾气好，有几个学生专门跟她捣乱，开玩笑。这半年来，卫生课已经变成大闹课，班主任钮老师如不坐镇，就休想平安无事。

她今天有些担心，因为钮老师临时有事，不能来坐镇了，她仿佛已经看见那个专门喜欢在卫生课上捣蛋的学生迟新在冲她扮鬼脸呢。上课铃响，她还忧心忡忡地在教学楼门口徘徊，不愿走进教室。她心里有一股怨恨：天天斗争、批判、追查，学校不象学校，老师不象老师，学生也不象学生……与其在学校受辱，还不如到副食店卖青菜去呢……但她瞥见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在操场尽头的小院里，把花花绿绿的小衣裤晾到绳上时，她面孔发红，眼睛里也充满泪水了。凌老师——她初中时的地理老师，一位最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停止了党籍，又被免去教务主任的职务，整天在干勤杂工的活计。他可以退休，但他并不要求退休，还想尽办法办了个托儿所，让带孩子的女老师们安心上课……为了凌老师的一片心意，她也得走进教室去！

她强自镇定了一下，快步走进教室，开始在黑板上工工整整抄写一段语录。她背向学生抄着，只听台下嗡嗡成一片，还听见“猡猡猡……”的吆喝声，她知道那是调皮鬼们在暗示她胖，可她装作没听见，转过身来，打开教案说：

“同学们，今天的课题是：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现在，我们先谈一谈目前形势……”她为了怕人抓辫子，在努力联系政治，内心深处却觉得遗憾。

“猡猡猡……”

“猡猡猡……”

教室里越来越乱，她对这种乱已经很习惯，只要不乱得邪乎，她就照教案念下去。

“……搞好爱国卫生运动很重要。卫生运动有利于工

作、学习，有利于革命大批判的深入开展……”

她好象没看见教室里纸团乱飞，也没听见吃吃的笑声，互相啐唾沫的呲呲声，嘴嚼糖块和炒豆的嘎嘣声。

“……爱国卫生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消灭‘四害’。‘四害’指蚊子、苍蝇、老鼠、臭虫……”

一只纸篓从后排直飞到前排，撒落下一溜泥沙和纸片。几个女同学捂着头，缩着脖子尖叫起来，与此同时爆发了叫好声和笑声。

女教师并不抬头，她强忍住心中的怒气，继续念道：“……它们传播疾病，对人体健康危害很大……”

纸篓并不是二蛮扔的，可是纸屑泥渣落了他一身，他火了。他的一双眼在教室里转了一圈，找不出肇事者，却停在前三排洪伟革后脑勺上了。象闪电那么快，洪伟革的后脑勺“当”地挨了个粉笔头，他一转脸，鼻子上又是一下，教室里一阵哄笑。洪伟革回头瞪着二蛮，二蛮却规规矩矩坐着，老实得象尊菩萨。

女教师皱着眉抬起头，笑声稍有收敛。她接着往下念：“蚊子叮人吸血，能传播疟疾、流行乙脑等传染病……”

洪伟革也不是好欺负的，他把全副注意力都集中在耳朵上，当他感觉窗根底下稍有动静，便猛地转身，这次叫他抓住了——弹弓正捏在二蛮手里，瞄准着他的头。

洪伟革站起来，慢慢走到二蛮桌前。教室里全部热闹的伴奏骤然停止，唯一能听见的是女教师平静的声音：

“苍蝇的幼虫是蛆，孳生在肮脏的地方……”

“走，见钮老师去。”

“你乐意去你去，我可是好好在上课。”

“好好上课？装样子给谁看！走！”

“所以，我们要铲除其孳生地，要注意处理好粪便、垃圾，尤其要注意……”



“没功夫！”

“不敢去？哼，等着，有你的好看！”

“噢……要咱的好看，是吗？”

“对——啦！”

“那你就看吧！”

这句话刚说完，二蛮的拳头已经捣在洪伟革的下巴上，同时，他的胸脯也挨了一拳。两人抱在一起，扭做一团，恨不能把对方生吞下去。

女教师双手搁在胸前冷冷地看着，这种场面在她的课上不是第一次了，下令停战吗？他们才不会听呢。去拉开两员斗士吗？她没那么大气力。她只有等待他们自动熄火。

两员斗士在地下翻滚，一张桌子被撞倒，带得一溜桌子东扭西歪，女孩子们挤在一堆尖叫着，而几位战神的子孙却跳跶着呐喊助威，甚至准备参战。眼看战火即将扩大，女教师转身出去了。一分钟后，班主任钮老师疾步跑进教室。二蛮正骑在洪伟革身上，朝他屁股猛捶，他觉察到哄闹的教室突然静下来，抬头一看，只见钮老师面色铁青地站在跟前，情知不妙，立即舍弃身下的俘虏，登上窗台，一闪就没了影儿。

第六章

可笑的“灰老头儿”

二蛮并没有跑出校门，他蹲在墙壁拐角处喘气，同时警惕地注意着周围，直到他肯定没人出来逮他，才站起来，悄悄绕进总务科的小货场。他很高兴，原先他打算放学后才“行动”，现在提前了。各班都在上课，院子里没人，正是“行动”的好时机。只要把木头弄到厕所后面，从院墙的破口处往外一扔，跟手再跳出去，大功就告成了。

在制定“行动计划”时，二蛮并不认为是在偷窃。如果去拿邻居的东西，他会考虑考虑，因为那是“有主的”，就象他们家的东西属于他们家一样。可是公家的东西就不一样了，所谓公物，在他看来等于是无主的，尤其象学校这种“公家”，玻璃可以随便砸，灯泡可以随便打，课桌可以随便劈，几块破木板算得了个啥？既然有这样的理论，他应当扛起木头，大摇大摆走出校门了？不，他还是翻墙走为好，因为这套理论只是他和他一类人承认，聪明的二蛮很明白这一点。

“计划”进行得很顺利，两块木板已经躺在院墙外的胡同里，二蛮也翻上墙头，打算往胡同里跳。正在这当儿，他听见背后一个苍老的声音说：“干什么，迟新？”

他回头，看见“灰老头儿”背个工具箱，站在离他十几米远的地方。事情败露，二蛮本打算跳墙逃走，但老头儿已经喊出自己的姓名，二蛮就必须留在墙头上应付一下，打消老头儿的疑心，如果老头儿并没有看清楚，就更好对付了。

凌老师走过来，重复着刚才的问话："迟新，你在干什么？"

迟新悠闲地晃荡着两条腿，满不在乎地答道："不干什么，过过风儿。"

"好象不对吧。"凌老师抬起头来望着迟新。

"真是过风儿嘛，老……"他本来想说"老头儿"，可是，他忽然记起了在阳台上看过的那张"雪山放牧"，于是他停顿了一下，改口为"凌老师"。

"想一想，"老人的眼睛温和地注视着二蛮，你是不是把什么东西扔出去了？"

"没有没有！"二蛮矢口否认着。

"想一想，认真想一想。"

"哦，哦……我刚才扔出去两块砖。"

凌老师把肩上的工具箱放到地上，习惯地把身上那件很平整的灰府绸衬衣扯平，往前再走两步，停在迟新跟前了。

"孩子，你不应当撒谎。"

"撒谎？我好好儿的干嘛撒谎？我就是扔砖头呗！"二蛮狡辩着，作出很受委屈的样子，"你干嘛冤枉好人？"但他不敢看老人的眼睛，他只是望着老人的鼻子、嘴、下巴，下巴上有一道疤痕，这道疤痕渐渐变得紫而红了，老人满脸现出强忍着的怒气，说：

"你今年十三岁吧？"

"十二月九号满十三岁。"

"你在世界上还能生活六十年，可你已经是个说谎话不脸红的人了，多么可怕！"

"谁说……谎话！"二蛮躲避着老人的眼睛，可那双眼睛好象有一股力量，使二蛮躲不开它，它很温和，但又很锐利，好象能看透二蛮的全部心思。二蛮变得越来越慌乱



了。

“刚才你从小货场扛过来什么？”

“没……没什么！”

“孩子，公家的财产，人人应当爱护，不能拿走的。一个学生，心思要花在学文化知识上，不要搞那些歪道道……”

二蛮不能再呆下去了，老头儿看见就看见吧，反正他没抓住赃物，他就是告到政教处，二蛮死不承认，他也没法。快走！再呆下去，下课时间就到了。

“我没工夫跟你缠，我还有事呢！”说完二蛮两脚一蹬一蹦，落到墙那边，扛起木头开跑。还没跑到胡同尽头，就听老头儿在后面喊：“回来！孩子……这样不好……”二蛮跑得更快了，跑出这条胡同，又拐进那条胡同，等到完全望不见学校的影子时，他才放慢了脚步。他把脸上的汗一抹，甩在地下，嘴里骂道：“好你个多管闲事的灰老头儿！”可他马上又笑起来，是一种胜利中夹带着嘲讽的笑。

他笑“灰老头儿”。那老头儿真傻，明明看见二蛮拿了木头，还一个劲劝呀说呀：“不好……孩子……你想想，再想想……”要让他二蛮处理这件事，哪用得着说话，哼，上去就把墙上那小子的脚一拽，叫他倒栽下来，抓住脖领交班主任。木板呢，还得让那小子亲手扛回来！可是，也亏得老头儿傻，如果他真按二蛮的办法行事，二蛮就好瞧喽！二蛮越琢磨，越觉得老头儿可笑，越觉得可笑，就越想起老头儿的许多“哏”事。

老头儿去年才落实政策从农场回到丁字街中学，没啥课派他教，就在总务科管管杂事。那么大岁数了，在总务科其实挺美，那儿有啥事好管？可是老头儿还真拿总务科的杂事当事。就说窗玻璃吧，老头儿来了没几天，就变着法儿买呀，运呀，一块块往窗子上安呀，整天价累得吭哧

吭哧的，好容易把四层楼的窗户玻璃全装齐了。你猜怎么着，冬天才过去一半，玻璃又全没了，有砸破的，也有起走粘鱼缸的……给教室安玻璃才叫白费劲呢！要是派二蛮管总务科呀，好办！买它几十个篮球，几十个足球，几百个乒乓球、羽毛球，往办公桌上一撂，学生准会拥护你，说你是最好的好人。然后嘛，晒晒太阳，下下棋，抽几袋烟，多舒服！烧锅炉干嘛？谁渴谁上自来水龙头那儿去喂脑袋。安灯泡干嘛？安上白送给弹弓打。修课桌干嘛？修好了照样得缺盖儿断腿儿。扫厕所干嘛？扫净了，转天还是原样儿。刷墙干嘛？刷白了，照样瞎写乱涂画大头人，下雨天照样往上面掴鞋底……可笑的是老头儿成天到晚，背个工具箱，这敲敲，那钉钉，要不就拿把扫帚到处扫，拿把铁铣铲呀挖呀，好象不知道干那些活儿得出汗。而且，老头儿看上去就不象个干杂活的，斯斯文文，整整齐齐，灰上衣的领扣老是扣着，袜子老是穿着，皮鞋也擦得锃亮，加上那满脑袋的白发，上大学当教授也充得过去。可他总背个工具箱，扛把铁铣，看着就可笑。更可笑的，也更叫二蛮想不通的，是老头儿在操场旁边的小院里弄了间屋子，在屋子里搭排小床，把女老师们的哭娃娃都撂里头，让传达室老王的女人去看着。那有啥好看的？女老师们有哭娃娃，就放她们回家带娃娃好了，对她们，对学生两下都有好处——她照管她的娃娃，学生呢，正好不听她唠叨，好好玩会儿……二蛮就纳闷，人说“姜是老的辣，人是老的滑”，这老头儿，眉毛胡子都白了，怎么还没学得聪明点呢？可是……说他不聪明也讲不通，他那张“雪山”可是画得真不赖。阳台上的女孩子还说他多么有学问……有学问，恐怕也不假，可他那么大学问，干嘛还对扫厕所、扫院子、看孩子那么大瘾头呢？真是怪透了的事呀！

这些问题未免太叫人伤脑筋，二蛮不愿多想。他把两

根手指头噙在嘴里打了个唿哨，走进了自家的院子。

他先把木头藏到地下室，然后拧开自来水管，歪着脖子喝了个够，喘口气，拍打掉身上的灰，再连头带脚地冲洗一通。他这番打整收拾是为了唬弄妈妈。妈妈爱干净，要见到他跟个土猴儿似的，就会唠叨个没完。二蛮打整得满意了，掏出钥匙开了家门。平时他是个踢翻油瓶都不待扶的孩子，可今天因为打架和木头两桩事办得有点不妥，就想讨好妈妈一下。讨好妈妈是再简单不过的：他拿扫帚把屋里大概齐划拉一遍，掸了掸桌面，挑开蜂窝煤炉子，坐上一锅水。果然，妈妈进得家门，见屋里干干净净，锅里水也快开了，欢喜得什么似的。妈妈下面条，端出炸酱，还特地给二蛮煎了两个荷包蛋。娘儿俩吃完饭，妈妈问："下午还是没课？"

"还用问，半日制嘛。"

"你好好在家，下班我给你捎块大巧克力。"

"嗯……就是天太热。"

妈妈很懂得二蛮的心思："拿，买冰棍儿吃去。"她把三毛钱放在二蛮手里，"买完冰棍儿就回来，别跑远了。"

"嗯。"

妈妈爱抚地打量着她的"二"，这孩子现在看去又整洁、又和顺。他那白里泛红的小圆脸，那一双溜溜转的大眼睛，那漆黑的、稍稍带点儿弯卷的头发，叫一身样子顶好的衣服衬着，实在招人疼爱。妈妈很满意她的"二"。她哪想象得到，这么个温顺漂亮的孩子转眼间就能变成另一个人呢？如果她亲眼瞅见她的"二"背着她干的那些事，她准会吓得晕过去的。可怜的妈妈！

第七章

大朋友

妈妈走后，二蛮一气吃了七根冰棍：五根三分的，一根五分的，一根一毛的；他把一只过路的黑猫抓住，倒吊在树上，欣赏它的挣扎和哀叫；他装鬼脸吓跑了一群小娃娃……

下午四点来钟，他坐在胡同口树墩子上等“六街霹雳”。大小伙子果然来了。

“料呢？”

“有。你等着。”二蛮从地下室扛出了木头。

“霹雳”拿起木料横竖看看：“红松板。行。哪弄来的？”

“学……校。”二蛮不大情愿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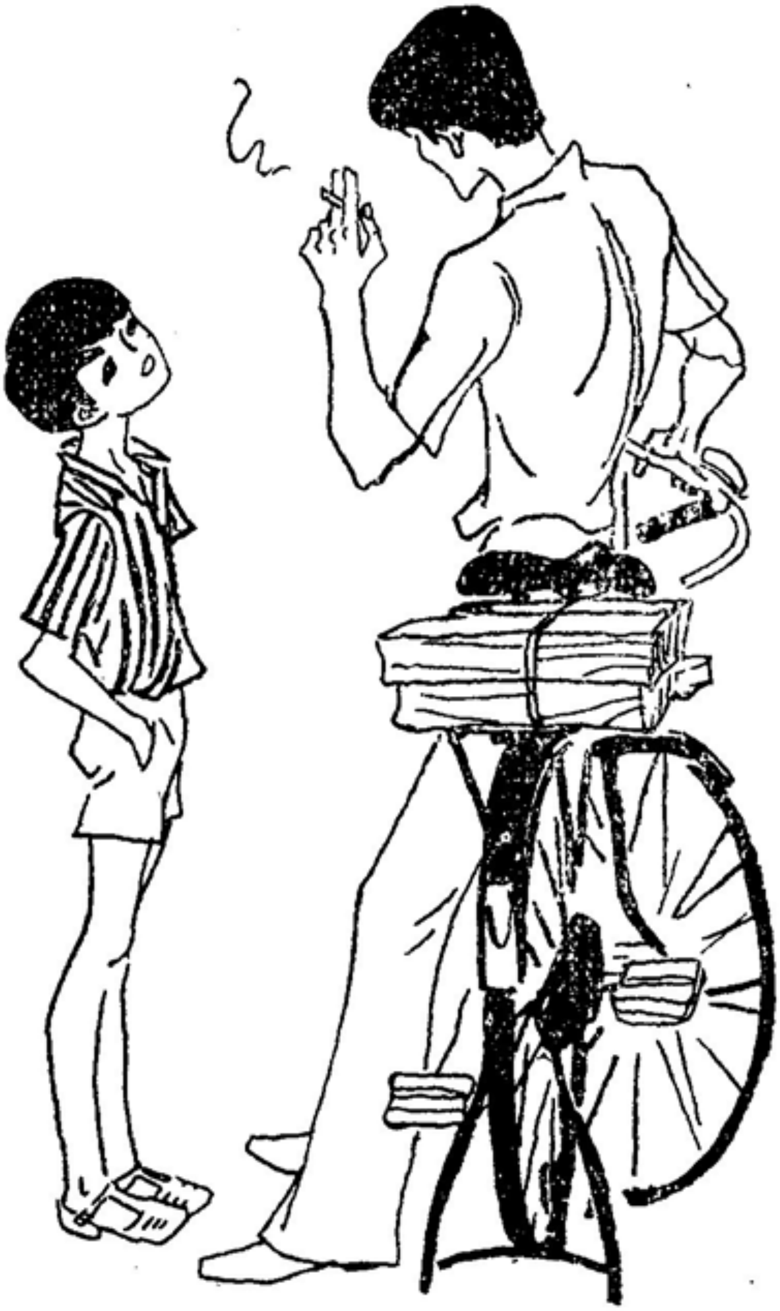
“学校？”霹雳龇牙一笑，“行！”看来，他也是“公物没主”这种理论的赞同者。他把木料夹在自行车后座上，摸出根烟，点着了。他的动作慢吞吞、懒洋洋的，“几年级？”

“初一。”

“个儿不算大。”霹雳在二蛮旁边坐下，见二蛮好奇地偷偷看他，就把眼一睖，“看啥！”噘着嘴把烟往二蛮脸上喷，噗地笑了，“咱这模样不中看？”

“马马虎虎。”

二蛮讲的倒是实话。这霹雳穿件棕褐色夏威夷式短袖衫，腰身很瘦，下摆盖过了屁股。铁灰裤子，细裤管，裆很窄。黑油油的皮色，脊梁老那么弓着，肩胛老那么耸着，模样不好看，也不算难看，平平常常。不平常的是他的头发，长得快赶上老娘们了，鬓角往下伸，超过了鼻子，末



端可是裁得刷齐。上嘴唇留着毛松松的胡子。脚底下穿双浅黄大叉儿皮凉鞋，已经很旧了。他手腕上戴着一只表，显得又神气又摩登。

“嗯？”霹雳瞟着二蛮，“不中意咱这一身？”

“我喜欢军服，军帽。那多威风。”

“咱还能没那个？天热了不想穿。你没军帽？”

“我妈给我从百货商店买了一顶。”

“买的还算军帽？转天咱拿顶来你戴。”

“真的？”

“咱爷们儿有的是。一顶军帽在咱爷们儿不算啥。”

两人坐着，没话了。停了会儿，霹雳问：“还‘逮柴儿’？”

“不。”

“怕输呀？”

“嗯。你玩得太油了。”

“傻小子，”霹雳被“太油了”三个字恭维得挺舒服，“咱今儿不赢你，你拜个师傅，咱传你几手绝招儿。”

二蛮满脸放光了，他立刻回家抱来了劈柴，虚心向师傅请教。学这玩意，二蛮可是心灵手巧，一点就透，不多会儿，他学会了“打竖儿”，“砸翘儿”，“斜坡跟上”种种高难动作，只要多加练习，不久就能超过他师傅的。说实话，二蛮只要专心学什么，他没个学不会。如果他肯把“逮柴儿”这点功夫用去听徐老师的数学课，不出一年他就能在一年四班名列前茅。

霹雳很欣赏他的徒弟：“行，小子挺灵！”

二蛮也很欣赏他的师傅，他居然肯把绝招儿传给他，倒蛮大方哩。若要二蛮把自己的绝招传给秃老美、傻多儿、傻宝儿或是小鸡仔他们，二蛮才不干呢！

霹雳在口袋里摸烟卷，摸出半截，点火抽上了，他的小朋友则怀着浓厚的兴趣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半天课？”

“嗯。你呢，你歇班？”二蛮估摸他的大朋友怎么也二十开外了，应该在哪个厂子当车工、钳工或者在哪个修建队拌灰浆。人大了，得上什么地方干活挣钱，这一条在二蛮心里倒是十分明确的。

“我天天歇班。”霹雳架起一条腿，跷着脚尖，颠跶着。

“噢，我知道——你泡病号！”

“有地方叫咱泡病号，咱算福气了。”

“那——”二蛮有把握地说，“你上山下乡，回来玩几个月。”

“上山下乡？那也没咱哥们的份！”霹雳狠狠地喷出一口浓烟，把烟屁股摔在地上，再掏口袋，只掏出些焦黄的碎烟丝。

“等着，我给你拿几根来！”二蛮跑回屋，从爸的烟盒里拿了五根，“抽吧。”

“你也来一根。”

“我不！那次在梁军家抽，哎呀，又辣又呛，嗓子辣得生疼，眼泪都呛出来了，你猜怎么着，还恶心，连吃的香蕉都吐出来了。”

“兄弟，那是你没抽惯。谁起头儿都那样，抽几次就没事了，越抽越香甜，抽惯了，少吃少穿也不能少它。拿一根，试试咱说的对不对？”

二蛮四下看看，街上都是生脸，就放心地把烟叼在嘴上，霹雳替他点了火，果然不象他想的那样辣和呛，要说香甜，倒也谈不上。

“你是病退的吧？”二蛮忍不住还想打听大朋友的身份。

“咱这块儿，病呀灾的找不上门。”

“那你……”二蛮实在想不通了，“怎么没分配工作？”

“工作？谁给咱找个地方去工作工作，咱给他烧高香！”霹雳冷笑道，“哼，六街一千多个等分配的，摊不到咱这号破苹果烂梨头上！”

“我可是‘官分’。”二蛮神气地表白道，“别看我行二，我妈早盘算妥啦，让我大姐回乡下老家，她二十二，去年在老家订的婚，她不回城了，我嘛，就‘官’留城”……为啥不给你分工作呢？你身板又结实又有劲。”

“不为啥……”霹雳脸上露出一丝悲哀，站起身来，推车就走。走出十多米，想起什么似的又转回来，他脸上那一丝悲哀完全没有了，仍然是那副似笑非笑的老样子。拍了一下痴痴瞪着他的二蛮，“冒傻气啦，小子！往后有事尽管找咱，咱‘六街霹雳’给你当‘戳’。谁敢跟你过不去，你给他提咱，咱在这一片，是‘挑号’的!”说完，霹雳打了一声呼哨，飞身上车，双手撒把地走了。

二蛮望着大朋友的后影，这位大朋友行事做派有那么股子“英雄好汉”气概，叫二蛮觉着怪有劲。爸爸妈妈常常告诫二蛮，不叫他跟街上的大小伙子们掺合，说那些大小伙子里头有流里流气，打架犯事的坏东西，他们指的就是霹雳这样的吧？可是，二蛮跟霹雳打了两次交道，看他也没啥不好呀？甚至可以说，还挺不错呢。跟他在一起，比跟那帮小嘎巴豆子在一起有意思多了。当然，结识大朋友这一段，可不能对爸爸妈妈说，他们不懂，谁会少见多怪的。

第八章

跟“灰老头儿”捉迷藏

“木头债”还清了，可二蛮总有些放心不下，公然的偷盗，在他还是第一次，尤其让“灰老头儿”发现了，老头儿会轻易放过二蛮吗？为了冲淡老头儿的印象，最好不让他记起那个跳墙头的孩子，所以，二蛮打定主意一连七天不去学校，因为进了校门，老头儿就会看见他和想起他来的。等过去那么十天半月，老头儿把事情忘干净了，二蛮就是撞到他身上，他也记不起什么来，就是记起来，也不会那么凿方窟窿眼了……

可是，二蛮的如意算盘打错了。那是在“木头事件”发生的第三天下午——一个刚下完小雨，挺凉快的下午，二蛮在自己的小屋里美美地睡了个午觉，醒来，他翻身坐起，两眼迷迷糊糊地瞪着窗外。这一瞪不要紧，他活象被刺儿扎了屁股似地跳起来，旋风般跑上二楼，把还在午睡的秃老美推醒：“快！快！帮个忙！”

“唔……”秃老美还在刚才的梦境里，半闭着眼睛坐起来，“呵哈——”打个哈欠，又躺下了。

二蛮用力地摇着秃老美，捏他的鼻子，拽他的耳朵，又拿湿毛巾揉他的脸，秃老美一下清醒过来，发怒地乱扇着两只手：“干嘛！”

“凌老师来了！”

“啥凌老师……呵……真困！”

“就是‘灰老头儿’，总务科的‘灰老头儿’！”

“来就来呗……你躲开我，我还想睡！”

“真要命！你别睡了，他准是来找我爸的！”

“找你爸就找你爸呗……”秃老美端起冷水瓶，嘴对嘴地灌下了多半瓶凉白开，才完全清醒了，“他有事？”

“哎呀你这个人，他找我爸还能有好事？”

“那老头儿，你怕他？”

“老天，你少罗嗦好不好！我在学校……”二蛮打了个咯登，“就是，我在班上打架了。他要告诉我爸，谁没我好受的，你快去呀！”

秃老美很知道二蛮爸的厉害，也觉出了事情的严重，“我去干啥呢？”

“跟老头儿说，迟新全家不在……不，迟新全家搬走了！”

“要是他问，搬到哪去了呢？”

“你就说不知道……快去呀！”

“这不是……骗人吗？”

“哎呀，这算什么骗人……这是没法办了……是计策，对，是计策！”二蛮见秃老美犹豫不定，赶紧又说，“你这个人，多不够朋友呀！那次你在院里跳房子，一脚踢破了谢姨家和面的瓦盆，我就没给你说出来，嗯？有这事没有？”他逼问着秃头小子，“有这事没有？”

秃老美不得不承认确有此事。

“现在咱有事求你，你就往回缩啦，真不够！”二蛮见秃老美面带愧色，忙在天平上又加了一枚决定性的法码，“回头我把中间镶绿条子的玻璃球送你一个，不，两个……嗨，再加上两张蓝玻璃纸！”

“我还要两张红玻璃纸。”

“都给你！”尽管要价太高，二蛮也只有答应下来，“你倒是快去呀！快，他要进胡同了！”

于是，本书的主人公伏在秃老美家窗户后头，用眼睛

追随着走进胡同的凌老师。老人停在大院门口，抬头细看着门上早已残破的门牌。看看门牌，又看看手中的纸条，正想找人问一问，秃老美及时地走了出来。

“凌老师，您好。”秃老美挺有礼貌地向老头儿行个礼，装得满象回事。

“啊，你是——”

“我是一年一班的王凯，就住在这个院子里。”

“这院是丁字街元宝胡同五号吧？”

“对，是元宝胡同五号。”

“你们有个同学，一年四班的迟新，也住这院吧？”

“嗯，住……我是说，”秃老美咽了口唾沫，“原先他们家住在这，后来，后来……”秃老美真笨哪，居然把眼皮往藏着二蛮的那扇窗户翻了翻，幸好老头儿背对窗户，二蛮就明确果断地向那笨孩子作了提示，秃老美才说出“后来他们家搬走了。”几个最要紧的字。

“噢，搬走了。”凌老师惋惜地说，“我本来希望到他们家坐坐，拜访拜访……对了，你知道他家搬哪去了？”

“搬到，嗯……什么街……什么胡同……反正，挺老远的。”

“搬得那么远，他来找你玩就挺不方便罗。”

“不，他刚才……对，他不方便……”

凌老师笑眯眯地望着秃老美，那眼睛好象能看清秃老美心里的念头，看得秃老美的光脑袋上冒出汗来了。

“你知道，迟新三天没去学校吗？”

“嗯……不……我不知道。”

“这个迟新，在你们院里是个好孩子吗？”

“他吗……他吗……我说不上来。”

凌老师笑了起来，满头浓密的白发随着笑声颤动着：“你们这些孩子啊！干脆就不懂得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

他的一只瘦长的手放到秃老美肩上，“听着：诚实的孩子——好；不自私的孩子——好；努力学文化知识的孩子——好；爱劳动的孩子——好；有理想的孩子——好；在目前，特别应当加上富有同情心、正义感的孩子——好。”他亲切地凝视着秃老美，“王凯，你愿意做个好孩子吗？”

“愿……”秃老美垂着眼皮说。

“希望你做个好孩子。”凌老师瘦长的手指轻轻抬起秃老美的圆下巴，想看一看这孩子的眼睛，但这孩子的眼皮垂着，怎么也不肯睁开，而且满脸发红，连光头皮也红了。“我回去了，”凌老师放开羞涩发窘的王凯，“见到迟新，把我关于好孩子的话讲给他听。行不行？”

“行……”

二蛮和秃老美趴在窗口，望着逐渐远去的老人，半天没有开腔。后来，他们回转身，并排坐在床上，背靠着墙，腿伸得直直的。他们的欺骗成功了，但心里并没有胜利的喜悦。

秃老美绷着脸，皱着眉，对二蛮说：“唉，其实他不象要跟你过不去……”

“也许吧……谁知道！反正，学校老师找我爸挂钩就没好事。上学期钮老师让他丈母娘给我爸捎了个口信，哼，我爸就揍了我一顿。”

两人又沉默着。

“你说，”秃老美两眼发直地盯着对面街上灰色的屋顶“老头儿讲的那些对吗？”

“谁知道呢。”二蛮抠着镶黑边的指甲盖，“反正他说的那些‘好’，跟实际的好弄不到一块堆儿。”

“实际的好是什么？”

“咦，你的脑袋怎么老是象瓶浆糊？有个小学的丫头片子气老师，耍老师，报纸上说她好。还有个考零蛋的大

学生，报纸也说他行。还说，凡事都得阶级斗争才好。可没人说读书好，知识私有嘛，当然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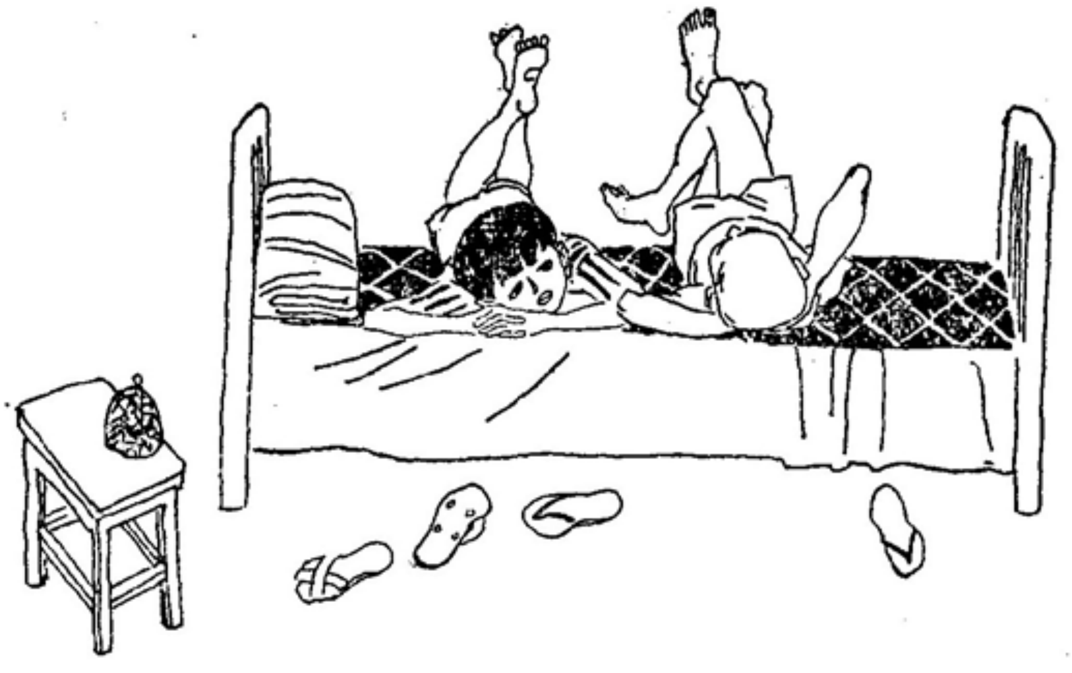
“嗯，广播电台的广播里也这么说的。学校里的大字报也是这么说的。二蛮，你说咱俩听谁的？”

“听谁的？我哪知道该听谁的！”二蛮使劲抓着头皮，可惜并不能抓出答案来，他就把手一摆，“咳！咱们干嘛管什么好不好，由他们去。咱们玩！”

凌老师一番语重心长的话，对这两个孩子来说，只是一阵耳旁风罢了。

他俩开始摆弄秃老美养在小蔑篓里的一只“磕头虫”，那虫是蚂蚱的同类，细长而碧绿，象片新生的柳叶。它的后腿特别长，能够蹦得很远。只要捏住两只后腿的下半截，虫儿柳叶似的身体就向前一颠一顿，活象它在磕头求饶。孩子们快活了：“磕一个头，磕两个头，磕三个头……来！给二蛮大人磕头：一个头，两个头，三个头……来！再给秃老美大人磕……”

那磕头虫磕头的能力终归有限，不多会儿就累得身子



往前探着，不论两个孩子怎么摇撼它、命令它、央求它，它再也不肯磕头了。它的两只绿色的长眼睛贴在尖脑袋两面，眼睛木然地，似乎含有无限的哀怨：世上最悲惨的事，莫过于一只虫子落到了孩子们手中！

“不中用的家伙，回去歇会儿吧！”秃老美一面把虫子放回小蔑篓，一面说，“歇会儿，你可得打起精神来好好儿磕头！”

两个孩子也歪在床上，后脑勺枕着胳膊，脚丫子在墙上乱画。

“你说，咱们蒙了老头儿，他要是查出来了，可怎么办？”

“嗐，你这个人，跟娘儿们一样嘀嘀咕咕。管他查不查呢，反正今天他叫咱们涮走了！”

“我觉着……”秃头小子的良心在受着谴责，“我觉着这个凌老师，他好象挺好……”

“也许吧。谁知道呢？他过去是模范教师，全国开代表大会都有他……”

“哦？谁告诉你的？”

“你甭管谁告诉我的，反正错不了。他画画挺棒，画一幅雪山图，神极了！他还能一笔描出一张地图。他写过一本书，讲大海是怎么回事，老远的东边西边住着些啥人，老远的南边北边又有些啥新鲜事，连里头的图都是他自个儿画的……”

“这老头儿，看不出还挺能耐！”

“也许他够能耐。偏偏他又是黑帮牛鬼，要不然还罚他去扫院子打杂？……”

“那他到底算好还是算不好？”

“谁知道！啥是好，啥是不好，我看咱们弄不清。”

“可不，咱们小孩没法弄清。”

“唏！别说咱小孩们弄不清，就是他们大人们多半也弄不清！那天我听我爸对我妈说，他们厂子里一会儿这帮人上台揪那帮人，过一阵子，那帮人上台又揪这帮人，揪来揪去，产量揪没了，老百姓的头也闹晕乎了……”

“可不。我老舅有一天把报纸社论扯了，还骂：‘缺德玩意！什么形势大好，莺歌燕舞，呸，把农民的要饭篮子送上去，请九天娘娘看看！’我妈急得堵我老舅的嘴：‘别瞎说！你找死哇？’我老舅越发嚷嚷：‘天理良心，我哪一句胡说了？’问得我妈没词儿……”

“要不么，他们大人也弄不清。咳，咱们可管不了那么多，咱们玩！哎呀，虫子爬窗台上去了！”二蛮一个虎跳扑上去，捉回那企图离开俘虏营的可怜虫，“你要上哪去呀？小乖乖？来，该给秃老美大人磕头啦！”

“磕头！磕头！磕头！”

第九章

挨了一顿臭揍

“灰老头儿”失败的家访引起的一点小波动过去了，似乎不会再出现别的波动，二蛮恢复常态，照旧过着他那懒散的生活。

日子过得那么平淡无奇，连“逮柴儿”取得的空前胜利也提不起二蛮的精神。因为经过名师的真传，二蛮“逮柴儿”的技巧远远超出了他那群小对手——当赢得太容易时，赢也就换不来激动和愉快了。也许，由于天气过分炎热？这种天气，城市就象被放在一只大蒸锅里，不要说人，连畜生都很不自在。瞧那只大花狗，舌头搭拉着，摊开四肢趴在墙根下的阴影里，苍蝇们围着它的鼻子哼哼着打旋儿，它只不过微微抖了抖耳朵。

闷热也征服了二蛮，他怀里抱着赢得的劈柴，一踱一踱地走着，走几步，停一停。突然他被街那边飘来的“冰棍儿败火！冰棍儿败火！”的吆喝声所吸引，他渴望地转过头去，叹口气，又把头转回来——他没有钱。刚才，他把妈妈给他的两毛钱喝了瓶柠檬汽水，身上连一分钱也没有了。他半闭着眼，懵懵懂懂地走着，幻想着有那么个地方，汽水、酸梅汤、红果露象河一样流着，冰淇凌、雪糕象小山包一座接一座，在那种地方，冰棍儿算什么，根本没人会理睬它……他正在做着清凉解热的白日梦，耳朵却被铁钳似的两个指头钳住了。

他楞了一下，凭经验判断，这只钳住他的手不会属于十五岁以下的小孩，他得看清是谁，才能决定如何反攻。

因为耳朵被钳住，转不过头去，他就往下看，只见两只大脚登着一双劳保鞋，摆成八字形立在他身后。二蛮立时浑身发软，连脚都抬不起来了。

你们知道叫二蛮这么害怕的人是谁吗？他就是二蛮的爸呀！

莫怪二蛮吓得这样，单从个头，体格上看，二蛮爸也足能令一切顽童折服。他身高一公尺八十七公分，腰围一百三十公分，肩宽五十一公分，两个巴掌象两只蒲扇，两只脚象一对木船，如此粗壮的身躯，再加上每天锻炼，（他是钢厂的运料工）那劲头就甭提有多大了。有一回粮店卸粮，正巧天上掉雨点，粮店会计求街坊们帮帮忙，二蛮亲眼瞅见爸摆弄一百八十斤的大包就跟玩儿似的，搬完了，连车上的搬运工都敬给他烟，夸他："这位师傅可真有把力气！"二蛮崇拜爸的体力，他常拿爸做招牌去吓唬别的孩子："看见没有？那就是我爸！他一个小指头就能戳扁了你！留神点，当心我招呼我爸来收拾你！"只是，爸从来不替他收拾别的孩子，却断不了收拾他。叫爸收拾，可不是件舒服事，爸打起人来，就是你身上长着铁皮，也会打出几个坑，手狠着哪！象二蛮这种孩子挨个小打——拧耳朵、掴一撇子、踹一脚——算是家常便饭。二蛮怕的是狠打，他挨过四次狠打：一次因为爬房，把赵伯伯家房顶踩漏了；一次因为打青了一个小孩的眼；一次因为往副食店酱缸里撒了把沙子；再一次是因为逃学时间过长，钮老师给爸捎了个口信。这四次揍得最狠，尽管妈求情，少挨了几下，可也打得二蛮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半个月消不下去。

今儿会咋样呢？二蛮预感到事情不妙，他知道，这几天他干的那些事，不论哪一桩让爸知道了都脱不过去。爸会知道那些事吗？他心里叨念着，但愿爸顶多知道一点鸡毛蒜皮……他也很有点后悔，真是这样，二蛮每次在即将

挨揍的时分都很后悔，都惟愿自己没干过出圈的事，只是后悔已经晚了！顶叫人没法的是，一顿狠揍刚过去，身上发青的地方还没消失，二蛮又依然如故了！

“磨蹭什么！快走!”爸的声音里含着盛怒，二蛮耳朵上那把“钳子”也一直没松开，二蛮越想找个角度适应一下，反倒钳得越紧，再过一会儿，耳朵就要掉下来了……爸掌握的情报也许不少，他今天来势不善哟！二蛮唯一的希望是妈在家，如果妈在家，她会护着二蛮，多少能起点缓冲作用。



妈不在家。二蛮浑身哆嗦了，他抱着脑袋，等着狂风暴雨的降临。门一开，爸钳住耳朵的手加了点劲，二蛮就趴在地板上了。

“爸，我不了，我不了……”

“你‘不了’!”给了屁股一脚，“混账东西，你干的好事!”揪住头发，劈面几个耳光子，五个粗大的指印立刻浮在二蛮腮帮子上，“嗯？逃学！嗯？在课堂上起哄打架，你当我不知

道？！”爸解着皮带，“把裤衩、背心给老子扒下来!!”

二蛮不敢迟疑，立即照办。

“跪下!”二蛮双膝落地。“说！上学校货场弄什么去了？！”“没……没有……”“没有？！”牛筋编的空花皮带应声而落，二蛮后脊梁上现出几条紫红杠杠，“还说没有！你们钮老师都告诉我了!”

“就是……两块木……木头。”

“弄去干啥？！”

“逮……逮……逮柴儿。”

“贼骨头！你会偷了！老子叫你偷！偷!!”又是几皮带，“在家拿啥了？！”

“几块劈……劈柴……”“还有!”“没……”“放屁！有人见你在胡同口抽烟!”

皮带挂着风，唰儿——唰儿——地响，二蛮嚎叫着在地下翻滚，“妈吔……妈妈吔……不敢啦！再不敢啦……”

门口聚了不少人，都是院里的邻居，张婶，谢姨，赵伯伯，刘爷爷……那些孩子们，只有四岁的虎娃牵着谢姨的衣衫角夹在人堆里，大一些的，象秃老美、傻多儿、傻宝儿、小鸡仔、小顺子，都躲在自家门背后，没一个敢露面的。邻居们劝着，拉着，“迟伯伯，算了，算了，孩子还小……男孩子么，没个不淘气的，打个三下两下，解解恨就算了……”可爸今儿气坏了，他知道二蛮淘气，没想到竟敢胆大包天！他今儿要打得这小兔崽子想起来就发抖，叫他再不敢为非作歹！张婶夺走了爸手里的皮带，爸又抄起根掸子，劈头盖脸地打。邻居们平时都吃过二蛮胡闹的苦头，谁都腻味这小子，可现在，见这孩子叫他爹打得狼嚎鬼叫，嗓子都喊哑了，也是可怜。赵伯伯拉住爸，张婶忙把二蛮往她屋里推，爸追过去，抓小鸡似的把二蛮抓了回来，绷着脸对劝解的人们说：“谁也不用拦着！这小子要

不得了，打折他一条腿也是活该！”

要不是街道主任杜奶奶正巧从二蛮家窗根下走过，二蛮的腿没准真能叫爸在气头上打折。杜奶奶听到哭喊声，从窗外往里一瞅，三脚两步就跑进院子，邻居们见杜奶奶来了，都松了口气，忙把杜奶奶让进屋。杜奶奶二话不说，上前一把夺过爸手里的掸子，爸扬着巴掌，还追打那藏到杜奶奶身后的小冤家，杜奶奶喝住了他。杜奶奶在大院里是个权威人物，加上她跟过世的二蛮奶奶是要好的姐们，她这一喝斥，爸的威风就减去了一多半。

“又在孩子身上撒气啦！”

“您老不知这孩子干的糟心事……”

“你们小二子不学好，咱院里谁也知道。你打过他多少回，也不见他改好了呢！”

这时，妈听说二蛮挨打，从车间飞快地跑回来，见二蛮浑身青一条紫一杠，就大哭起来：“老天吔……打坏了孩子我咋活呀……你不如先打死我呀……”二蛮见有了靠山，已经弱下去的嚎叫声又壮起来，妈俯身搂住他，娘儿俩的哭声嚎声混成一片。杜奶奶对妈说：“你也陪着哭个啥呢？还不快给孩子擦擦洗洗！”她摇着头又叹口气，“唉，你们两口子哇，一个没命地打孩子，一个没命地宠孩子，打也打坏了，宠也宠坏了，就冲这个，你们手底下能管教出好孩子来么？你们得改改办法呀……”

叫杜奶奶这么一说，爸也觉出今天手重了点，他心口那股邪火算是压下去了，他指着二蛮说：“今后你再偷学校东西，再逃学、捣乱课堂，再耍弄老师、再偷着抽烟，哼，老子得扒下你一层皮！”

“他偷学佼东西？”妈楞住了，“有那么回事吗？他爸，你可别听见风就是雨，他平时淘气贪玩，可从来不出圈呀……”

"哼，你老是觉着他不错！他要没那些事，钮老师能给我挂电话？"

"'二'啊!"妈摸着二蛮腿上、脊梁上红肿的地方又大哭起来，"你是缺吃缺喝还是缺穿？你要啥，言语一声，妈都能给办来，你干嘛去偷哇……"

"这几年社会风气太糟，"杜奶奶说，"欢蹦乱跳的孩子，学校拢不住他的心，好看的书啦、戏啦、电影啦全没有，成天价叫他做啥呀？有的孩子就跟那流里流气的大小伙子学，还觉着挺有味呢!"她弯下腰，看着还坐在地板上的二蛮，"偷木头、抽烟，有谁教过你吗？"见二蛮缩做一团，害怕地瞅着他爸，她就不再追问，只说，"你根水叔快休假探家了，回来叫他给你讲解放军打仗的故事，可别学那流里流气的坏小子呀……"

一小时以后，爷儿俩都躺下了。爸在外间屋大床上摇着扇子，听孩子还在抽抽咽咽，他心里多少有点不受用，这种不受用并不是对刚才的狠揍发生了动摇，不，他没有丝毫动摇，在他看来，管孩子最好的办法就是打，（当然，刚才盛怒之下手重了点）除了打，他还没尝试过另一种方法呢。他并不在乎孩子的功课，读书能顶啥用？那些知识分子现在就没一点儿用处。学校，只是个职业分配所，熬到毕业好分配工作。但他要孩子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能学得流里流气，不能去搞歪的邪的……他后悔最近对二蛮的教育放松了，就是说，打得少了。如果天天都打，孩子必定不敢胡作非为的。

拿在爸手里的蒲扇越摇越慢，最后停住，掉到凉席上。爸干了一天活，回来又伤了一顿神，他很疲倦，扇子刚从手中落下，呼噜声就弥漫了整个房间。

受过惩罚的孩子躺在里间屋小床上，他浑身不好受，但他不懂得安静能够减轻痛苦，反倒用呻吟啼哭和扭动身

体加强着痛苦。妈端来盆温水，用毛巾蘸着轻轻给他擦洗，又用龙胆紫替他涂抹红肿的地方。边涂边洗，边在她的心肝耳边念叨：“‘二’呀，往后千万别那样了，啊？要什么，告诉妈，都给你买，啊？在学校别捣乱，逗弄得钮老师火了，将来分你清洁队扫马路去！啊？也别惹你爸生气，他火暴上来，你就受苦了，啊？想吃啥……妈给你晾着碗绿豆稀饭，放了那么多的白糖，还有脆皮儿红果馅饼，要不要？唉……”

二蛮不搭理妈，妈顶爱他，拿他当心尖宝贝儿，一切顺着他，凡事护着他。也许因为这种爱太多，太廉价，反而不被珍重。二蛮和所有的被宠坏了的孩子一样，对宠爱他的人毫无敬意，还存有几分轻蔑。妈还在继续劝慰，二蛮受不了她的唠叨，粗暴地说：“躲开我！烦死啦！”

妈悄悄把绿豆稀饭和馅饼放在床头小柜上，踮着脚尖走开了。

那两种二蛮素日喜爱的食物现在失去了诱惑力，他根本不想去碰它们。他仍在哼哼，不过已经属于尾声——低、弱，没有了连续性。皮肉受苦引起的哭叫高潮早已过去，但大脑的转动并不是低潮，它里头象有一只风火轮，挂满了怨怒之火在翻滚。

“……哼，打我，我是驴呀还是狗，就该挨你这份？哼……你以为你有几百斤重，几丈高，（二蛮对重量和长度是毫无概念的）就不拿我当玩意？哼，我会长，越长越大，越长越高！等我长得比你高比你大，哼，瞧吧，那会儿王八蛋才怕你！你等着吧……哎哟，后脊梁火烧火燎的……你有啥了不起？光会打人！等着吧……哎哟，两条腿回不过弯了……你要再这么打我，我就从三楼往下跳，我就往大河里跳。我去死！我死了，叫你们后悔去吧。叫你们哭去吧！你们越哭我越美……哎哟，耳朵，耳朵象泡在辣汤

里了……我用不着死，我躲开你们，跑得老远老远．叫你们一辈子找不着，我连一个信也不捎给你们，别以为我做不出来！烦死啦，这间屋子，这橱、这桌子、这灯、这窗帘、这呼噜，可烦死人啦！我一定得躲开这儿，跑到一个顶痛快的地方去……哎哟，怎么后脖颈也疼？对了，那儿挨过几掸子……姥姥的，打我……钮老师，你真行啊，你找我爸告状，叫我挨揍，哼。仗着你是班主任，别以为蛮爷爷拿你没辙，够时候我要叫你知道知道……哎哟，好难翻身哟，屁股肿啦，恐怕肿得跟两个足球一样啦……钮老师怎么知道木头的事？对了，准是那“灰老头儿”去告状！爸怎么知道我蒙了老头儿？也是该死的老头去告状。老鬼！你上我们家来告状叫我涮走了，你不甘心呀？不让我挨揍你不甘心呀？！打得我跟烂桃儿似的你就心里美啦？噢，我还当你不错哩，还跟秃老美说过你好哩，其实你又鬼又滑，告我的状，真可恨！等着吧！我二蛮不会叫你消停……热死啦！天也跟我二蛮过不去……等着吧，蛮爷爷说到做到，要叫你尝尝咱的厉害……哎哟……哎哟……”

风火轮上的怨怒之火烧得他脑瓜子发痛了，他才令它暂停，改为考虑种种复仇计划。幻想着计划成功了，他心里才舒坦下来，连皮肉上的苦楚也仿佛减轻了……

第十章

大朋友的主意

一场大雨之后，天气骤然凉爽了。几周来被闷热弄得昏昏沉沉的人们打开窗户，让清凉湿润的空气流进屋里。元宝胡同楼下，我们熟悉的那扇窗户也打开了，我们熟悉的那个孩子带着忧伤的表情瞧着窗外，他整整三天没有出屋了，他没去学校，他不愿让全班同学，尤其是洪伟革那小子拿他脸上、腿上、脖子上挨揍的标记寻开心。妈妈心疼他，给他送去一张六天的病假条，他连院里也不去——身上青紫色的“花纹”不大好看。秃老美、傻多儿、傻宝儿那群伙伴虽然老是朝二蛮家门缝里张望，但谁也不敢推门进去，一则他们都受到家长严厉的叮嘱：不许跟坏小子二蛮掺乎；再则，他们知道这几天二蛮肝火正旺，弄不好就会拿他们当出气筒。

我们这位落魄英雄只有独自在屋里过着隐居生活，尽管妈妈给他准备了蛋糕、核桃排、菠萝汁、还有西瓜和巧克力，但物质上的富足却填补不了他精神上的寂寞。他爬上窗台，背靠窗框盘腿坐着，他的表情冷淡，可他的心在灼烧，他羡慕那位卷起裤腿小心趟水的妇女；羡慕那位不小心撞到树干上，摇落满树水珠的老头儿；他尤其羡慕那群孩子，雨还没停他们就在酝酿一场“大海战”。现在，他们浑身透湿地站在齐腿肚的水洼里，指挥着各自的“舰队”：火柴盒队正向木片队进击，木片队得到生力军——几只塑料药瓶的支援，准备反攻。正当双方“旗舰”相遇，“炮舰”、“驱逐舰”、“潜水艇”交错出击，海战已到决一胜负的生

死关头时，街角拐出来一位身穿白围裙，手推浅蓝色带轱辘木箱的胖女人，她用饱满的低音歌唱般地吆喝道：“冰棍儿……小豆的……三分！奶油的……五分！”她的声音具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剧烈的“海战”应声而停，敌对双方的“舰队司令”和“各级将领”一窝蜂地朝浅蓝木箱涌去，双方的“旗舰”、“巡洋舰”、“驱逐舰”和“航空母舰”则亲亲密密靠在一起，向地沟缓缓驶去……“唉——”我们的落魄英雄叹息着把目光从那群幸福的孩子身上移开。可是，不论他的目光停留在哪里，他都无法摆脱孤寂引起的苦恼：那浮动着灰色云块的蓝天；那挂在槐树叶尖上发亮的水珠；那漂着菜叶、纸片、西瓜皮的水洼；那五光十色的垃圾箱……这些东西平时并不能引起他半点兴趣，现在却变得新鲜诱人，令他神往。藏在槐树荫里的知了哟，它们“知了儿——嗡”地嚷成一片，那鸣声好象在呼唤他：出来吧，出来吧！使他的心都颤抖了……

一个发育健全的十三岁男孩是忍受不住孤寂的，我们的“隐士”终于从“山洞”中出走。当然，出行之前他在穿衣镜里仔细研究过自己的仪容，他换上了长袖衬衣和长裤，还戴上一顶草帽。

“看，二蛮哥哥出来了！”七岁的妞妞发现了他，“二蛮哥哥穿得真多！”

三伏天有穿长裤长褂的老人，却没有穿长裤长褂的孩子，难怪“二蛮哥哥”的打扮使妞妞感到奇怪。二蛮明白这一点，他加快脚步，想要躲过那群小伙伴。

他休想躲过。孩子们看见他，比看见动物园里的大象还要新鲜呢。他挨过一顿狠揍，他身上有伤，他三天不露面了，所以，当他突然出现时，就会变成一位引起强烈好奇的浪漫人物。孩子们希望考查一下他身上的“花纹”。如果允许，他们愿意摸一摸；他们还希望听他讲一讲受难的



始末，隐居的详情……总之，对这位浪漫人物的一切他们都有兴趣。他们的父母再三嘱咐不可以接近那个坏孩子，然而，一旦那个坏孩子出现，他们就把父母的嘱咐扔到脖

颈后头去了。

“喂！二蛮，喂！”秃老美欣喜地呼唤着。

“二蛮，粘‘老赫’吗？”傻多儿为了表示自己的友谊，晃动着手里的长竿。那长竿是男孩子们用来粘蜻蜓的，竿顶蘸了一团黏糊糊的东西。男孩子们管蜻蜓叫“老赫”。

“来呀二蛮，看看我的新式弹弓！”

“二蛮，告诉你一件哏事儿！”

小伙伴们热情地招呼着，秃老美和傻多儿尾随在十步之外，（他们对二蛮依然存有警惕）但我们这位落魄英雄却带着一副严肃、煞有介事的姿态，目不斜视地快步急走，毫不理睬那些逐渐落到远处的亲热呼唤。受了冷淡的孩子们大为气愤，“哼！有什么了不起！”“看他那副样子，好象他没挨过揍似的！”“还穿长裤子呢，谁不知道两条腿都叫皮带抽肿了！”发泄完心中的不满之后，他们又继续进行中断了的游戏。

二蛮稀里胡涂地走着，大河又呈现在他眼前了，他对它凝视了片刻，回转身，漫无目的地继续走。完全不知怎么回事，他发现眼前是一棵熟悉的树，树干光滑笔挺，在五米高的地方分成了三个大杈，看去象一柄撑开的大伞……他记起来了：顺着树爬上去，能看见一个被茉莉花环绕的阳台，那儿有好看的图画，有许多没听过名字的书，还有一个会画画会读书的女孩子……他嗅见茉莉花淡淡的香气，随着茉莉花香飘过来悠扬的琴声，那缓慢的音调倒挺适合他现在的心境，他倚着树干，呆呆地听着，直到琴声止住，阳台上有人笑着说了句什么，他才惊慌地想起自己这副尊容是不能让那位文雅的女孩子欣赏的。他想溜走，但晚了，阳台上的女孩子已经看见他了。

“喂，小孩！”她很高兴自己的发现，“站在那儿干嘛？爬上树来呀！”见那孩子一动不动，有点儿忸怩地低下了戴

着草帽的头，她就笑起来，“噢，下过雨，树干太滑，你爬不上来了，是吗？”

“不……我……我病了……”

“怪不得穿那么多。你害什么病？”

“嗓子……嗓子疼。”他用低哑的嗓音回答道。

“发烧吗？”

“……发的……现在不发了……”

“是扁桃腺发炎吧？”

“唔……”

“打针没有？”

“……没有……”

“咳，你怎么不打针呢？有一次我扁桃腺发炎，厉害极了，喝面汤都疼，我姑姑就给我注射盘尼西林，三针就消下去了！你怎么不来找我？我姑姑是大夫，她能给你彻底的治一治！”

“我……我已经好啦。”

“你得多休息，少说话。喂，那天你干嘛跑啦？”

“我……想起件……急事。”

“咳，你真性急，只用等两分钟我就陪凌伯伯上楼了。凌伯伯听说有个孩子喜欢画画，挺高兴呢……喂，你还想不想学画？”

“不想。”

听到草帽底下冷淡的回答，女孩子不高兴了：“不想？你这个人真是！那天瞧你简直入了迷呢。你们这些小男孩呀，总是没有准性儿，还特别缺乏毅力！”没听到男孩子有任何反响，女孩子以为自己批评得太严厉，伤了男孩子的自尊心，便和解地说，“今天你好象不大痛快，准是扁桃腺炎把你折腾烦了。没关系，等你好利索了，我敢担保，你还会想学画的，那时候我一定带你找凌伯伯……”

“我不找你的凌伯伯!”男孩子烦躁地说。

“咦，你怎么啦？”女孩子把上半身探出阳台，注意地盯着绒花树下的男孩，但草帽挡着男孩的脸，她没法看清他的表情。可巧一阵风刮过来，掀掉草帽，露出男孩子半边红肿的脸，女孩子这才吃惊地嚷起来，“哎呀！你脸上怎么回事？好象是起了风疹块!”

二蛮从来没有这样羞臊过，他平时很机灵，这时连一点儿应付的能力也没有了，弯腰拾起草帽便匆匆走去。

“这小孩真怪。”女孩子自言自语地说，“他好象老有些急事等着办……”说完，她拿起提琴，继续拉那首贝多芬的《月光曲》。

琴声是那么动听，二蛮拐了两个弯还隐隐听到它那悠扬而又柔和的余音。也许是音乐的力量，也许是女孩子的快乐和坦白对比出了自己的狼狈和不幸，他比刚才更加忧伤了。他把自己设想成一个无家可归，没有亲人和朋友，没有人爱的流浪儿，这苦命的流浪儿饿死在荒野、冻死在街头、病死在别人的屋檐下……于是，他眼中充满自我怜恤之泪了。正当他拼命搅动感情的波涛，正当一场嚎哭即将爆发之际，有辆自行车从他身边擦过，有只手往他肩上拍了拍，他才惊醒过来，连忙用衣袖沾了沾眼角。

“小子，上六街来干嘛？”是大朋友霹雳的声音。

“不干嘛。”二蛮继续走着，不打算停下来。

“不干嘛？”霹雳用老练的眼光通身打量着他的小朋友，笑了起来，“你这身打扮，倒挺暖和!”

二蛮不答腔，走得更快了。

“咳，小子，叫人欺负了咋不来找我？”霹雳跟上来，“没关系，说出来是谁，咱爷们给你‘拔撞’!”

“不行，你没法子。”

“我没法子？”霹雳扬起下巴拍着胸脯，“我‘六街霹

雳’没法子？！”他撩起衬衣，“见识见识吧，小子！”在他汗涔涔的腰上别着一把木柄铁管挂橡皮条的短枪，若论手工自制，也算得精巧了。霹雳用眼角睃着二蛮，欣赏着小家伙的惊讶和羡慕。

“会响吗？”二蛮伸手摸了摸那“家伙”。

“不会响还算火枪？里头灌的铁沙子，这儿安颗‘砸炮’，皮条一扽，‘砸炮’引火，铁沙子就崩出去，山响！”

“能打死人吗？”

“死倒死不了，能叫他挂一脸麻子！怎么样？我给你教训教训那小子去！”

“你教训不了他，他是我爸。”

“你爸？没辙。谁让你是他儿子。算啦，挨爸揍不算丢人。我们家老头儿火了，还扇我两耳瓜子呢，我不在乎他……上来，”霹雳用下巴颏指指车后座，“咱带你兜兜风去。”

刚才还控制着二蛮的忧伤被大朋友几句话冲得烟消云散，他很高兴在这个时候能遇到霹雳，跟他在一起，有一种说不出的痛快。他一只手扶车把，一只手夹烟卷，慢悠悠地捯替着两条瘦腿，有一句没一句地跟小朋友搭咯着。

“……你爸手倒不轻。为啥？”

“还不就那点事，打架，木料，抽烟……”

“咹？木料？你说出木料来了？”

“学校总务科一个老梆子看见了，班主任请的家长。我只说玩‘逮柴儿’，没提你。”

“行，够朋友，我看你小子是那意思。”

二蛮不懂霹雳说他“是那意思”指的是什么，但这句话似乎是一种很高的评价，二蛮听了挺舒服。

“咳，揍一顿就完了，该干啥还干啥，我敢说你爸也知道这一点。他在哪干活？”

“钢厂，运料工。你不知道，他打起人来有多厉害——比熊还凶！”

霹雳大笑起来，“那当然，挨打的事，咱清楚。喂，小子，”他兴致勃勃地把车一停。他们已经来到一座小公园里，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来，“我给你出个好主意，耍一耍你爸，叫他再也不敢碰你，怎么样？”

“你可耍不了他。他那身个儿，比你得高出多半头，他提溜我就象提溜一只小鸡！”

“傻小子，咱们不是找他掰腕子，咱们是躲开他，外头逛一趟去。”

“哪逛去？”

“秦皇岛，北戴河，随便。”

“你上那儿有事吗？”

“我有啥事？家里呆腻了，外头遛遛腿。嗐，象咱这号人，过一天是一天。”

“我爸我妈能让我去吗？还有钮老师，以往我逃学，顶多不过三天，日子长了，钮老师会盯住的，说不定又请家长。”

“笨球！要你爸你妈说：玩去吧，宝贝！还算耍他们吗？你那位牛老师马老师的，也不用惮他！现在的学校，半学期不去也不会开除你，就是门门功课吃鸡子，也照样升班。鸡子儿拿多了不碍事，只要你在卷子上编那么一段……什么来着？”

“反潮流。”

“对，反潮流，把老师挖苦上那么一顿，哼，兴许你还能上报纸上广播，象那个，那个，那小子叫什么来着……我说的是实理吧？”

“嗯。”

“所以嘛，你给学校操那份闲心干嘛？咱领着你，白

天下海游泳，游累了，躺沙滩上晒太阳，嘴里还叼着根‘大前门’。饿了，拿出蛋糕啦、苹果啦餐巴餐巴，渴了喝汽水，吃西瓜。不想玩水了，上山爬一圈，乐意逮鸟儿，山上有的是，乐意钓鱼，沟里鱼儿等着你呢。下饭馆，逛马路，看电影，随你便！要都懒得干，你就躺那儿躺着，躺三天也没关系，光看天上的云……”

“咱们晚上睡哪儿？”

“大夏天的哪儿不好睡？车站长椅上一躺，嫌那儿热，地里找间瓜棚、水井房什么的。其实，草垛里，田埂上，树底下，哪都叫你舒服得象当皇帝。”

“那我还回家吗？”

“玩够了，啥时乐意回啥时就回。那工夫，你就牛气了。”

“我为啥牛气？”

“你真是脑子里缺根弦——想想看，你不回家，你爹你妈能不着急？你爹把你平日去的犄角旮旯都找遍了，还骑上车满世界转游你。你妈成天哭，从早哭到黑，跟你爹干仗，怪他打你太狠，跟他要人。到那时候，你一下子站到他们跟前，你妈准得搂着你叫心肝儿，你爹呢，生气还是生气，拳头扬起来又放下去，想揍你也不敢了！”

“为啥？”

“你可真笨！再打，你还‘漂’呀！”

“漂？”

“对呀，‘漂’。这是行话。小子，这主意咋样？”

二蛮被霹雳描述的浪漫生活迷住了，“来劲！”他大喊着，“走！现在就走！”

“兄弟，哪能说走就走，你得准备准备。”

“有啥好准备的？”

“咦？二少爷，难道你打算吃我霹雳不成？眼下咱连

自个儿这张嘴都顾不上，还吃着我爹我妈呢。二少爷，你得上你妈抽屉里找点粮票找点钱，少了可不成，那是你的生活费呀！你还得带身换洗衣服、带上毛巾牙刷肥皂什么的，咱可不能闹得又脏又破，象个穷要饭的。有雨衣你拿上一件，没有，你拿块塑料布，再带上条床单，晚上睡觉拿它挡蚊子，其他的，带不带都行。”

“我咋找你？”

“明儿夜间三点，我来叫你。”

“我要醒不了呢？”

“干嘛睡那么死，惊醒着点。你听外面打唿哨就从窗口溜出来。”

“行，你可别诓我。”

“吔？你上六街问问去，霹雳啥时诓过哥儿们？咱中意你这小子，才乐意带你玩一趟去的！”

“你可早点来呀，别让我老等着！”

他俩分手了。二蛮整个脑袋里装满了游泳、钓鱼、爬山、逮鸟那些美事，他忘了腿还青肿着，一蹦一跳地往前走，快活得象只刚出壳的小鸡。愚蠢的孩子，他以为从明天起，就可以过起世上最开心的生活了呢。

第十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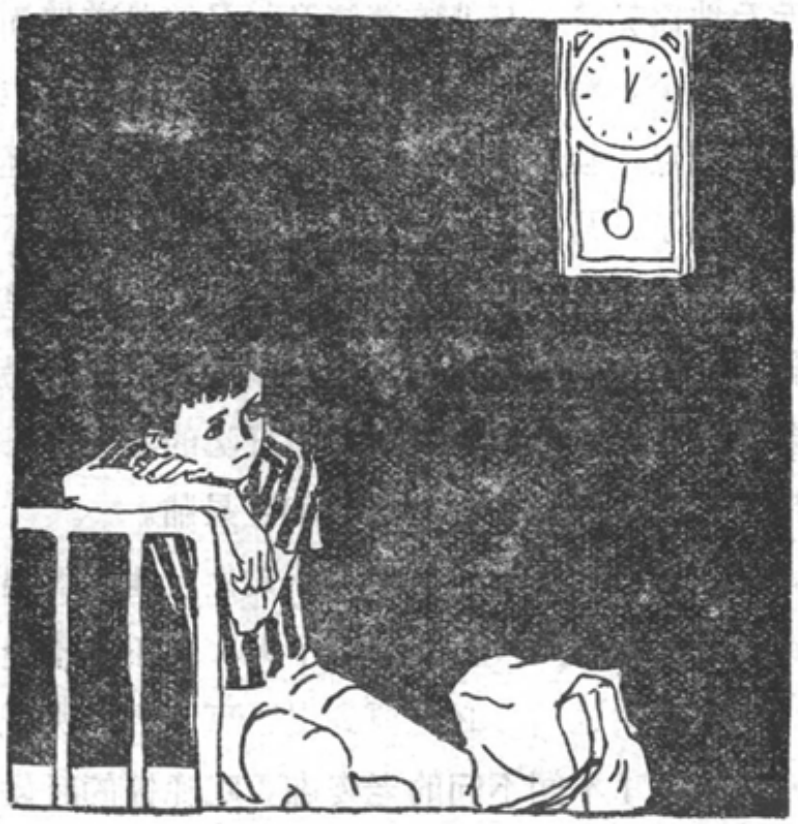
“漂”出家门和恶作剧

象所有面临巨大事变的人一样，二蛮失眠了。他又兴奋又快活，这种情绪在他，最好用竖蜻蜓、翻跟斗来表达，可他怕惊醒睡在外屋的爸和妈，只好憋住自己，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起初，听得见街上各种各样的音响：串门回家的女人嘻嘻哈哈；坐在马路边纳凉的老头在给人们讲老年间发生的怪事；上夜班的工人骑着自行车驰过；还有吱咯吱咯的掏粪车慢吞吞地摇晃着，马儿响着喷鼻、马蹄敲着路面……这些声音渐渐稀少、消失，最后只剩下爸的鼾声了。二蛮焦心地等着挂钟打点，挂钟偏偏不慌不忙，二蛮觉得已经过完一辈子，它才响了，只敲了十一下！二蛮真是心烦极了，他干脆穿好衣服坐在床上，把帆布挎包放在脚边。挎包里有三十斤粮票和二十块钱，是从妈箱子里偷偷拿出来的，另外有霹雳吩咐要带的几件东西，再就是一包好吃的零食——妈下班时给他带来的酥心巧克力、咖喱饺和红果脯。

外间屋，爸翻了个身，鼾声突然敛住，他睡得很香，完全没料到孩子会“采取行动”。他这个人，并不是不爱孩子，但平时对孩子很少过问，必定要到出了事才用武力管教，管教完毕，又恢复了不闻不问的老姿态。吃晚饭的时候，如果他稍加留意，就会看出流露在孩子眼睛、嘴角、乃至手、脚和全身的，压抑不住的欢乐情绪，这种情绪与受过重责，尚在忏悔的处境很不协调，值得追究。但爸根本没有注意二蛮，他对红炖排骨的兴趣颇浓，尤其加上一

碟拌黄瓜和一升啤酒，他就完全不理会这几样美味以外的任何事情了。

二蛮睡觉的小屋，是楼梯下部的空间装上板墙隔成的，有一扇通外屋的小门，有一个临街的小窗。他赤着脚溜到地上，把门闩牢了，又回到床上，背靠板墙，瞪眼望着窗口。这是一个寂静而又不安宁的夜，没有月色、没有星光，世界沉浸在死一样的寂静中。在这死样的寂静中，能听到飞蛾在墙角扑打翅膀、还能听到蚊子在窗纱上哀号。二蛮觉得浑身燥热，烦闷得受不了，他不知熬过了多少世纪，才听到挂钟又打了一下，终于，他紧绷的神经渐渐松弛，蜷曲着身子，一点一点向枕头歪倒过去。他睡得那样熟，既没听到时钟打三点，也没听到窗外的唿哨声，他是被伸进窗户的一根树枝戳醒的。他揉着眼，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声尖锐的长哨使他清醒了，他连忙背上挎包，蹑手蹑脚爬出窗户跳到街上。



“坐上。”霹雳推着自行车，简短地吩咐道。

“咱们骑车去吗？”

“为啥不骑？又省钱又方便。”

“那不太慢了？”

“咳！咱们是去‘漂’，又不是去开会。”

他们在没有路灯的街上穿行着。夜的模糊不安似乎强化了，檐下的麻雀不知为什么过早地在吱喳，几只狗跑过来跑过去，象哭一般哼哼着，关在笼里的鸡咕咕地发怒，用翅膀撞击笼子，一只猫悲惨地号叫着蹿过街心，几乎碰到自行车轱辘上。

“该死的畜生们!”霹雳骂道，“都他娘的中邪了!”可他也不安地抬头望了望天，担心着会不会碰上坏天气。

他们来到小广场，广场右边是街道，左边是一排排宿舍楼。看见这些楼房，二蛮突然心血来潮，他扯扯霹雳的后衣襟：“停会儿，我要‘办事’。”

“你这小子真没出息，厕所在前头。”

“用不着厕所，我要到边上那幢楼里去熏熏‘灰老头儿’，谁让他上班主任那儿去告状，害得我挨打!”

“熏熏他，倒也不坏，”霹雳觉得他的小朋友头脑很活泛，点子想得怪绝，“快去快来，利索点儿!”

看来，二蛮四天前挨的那顿臭揍确实对他没管事，他不但从家里“漂”出来，而且马上要恶作剧了！由此不得不承认二蛮关于挨打的那段理论似乎还有几分道理：皮挨了打，皮记不住什么；脑子没挨打，脑子想干什么还照旧干什么。瞧，二蛮兴致勃勃，钻进二排楼靠边的门洞了，他常到小广场上玩，对这一带很熟悉。这一带全是单元宿舍，公用楼梯昼夜畅通，住户只关闭自己单元的门。二蛮一口气跑上三楼，在左单元门口蹲下来，准备干那连三岁小孩都只在厕所里才肯干的事——他要把一堆秽物作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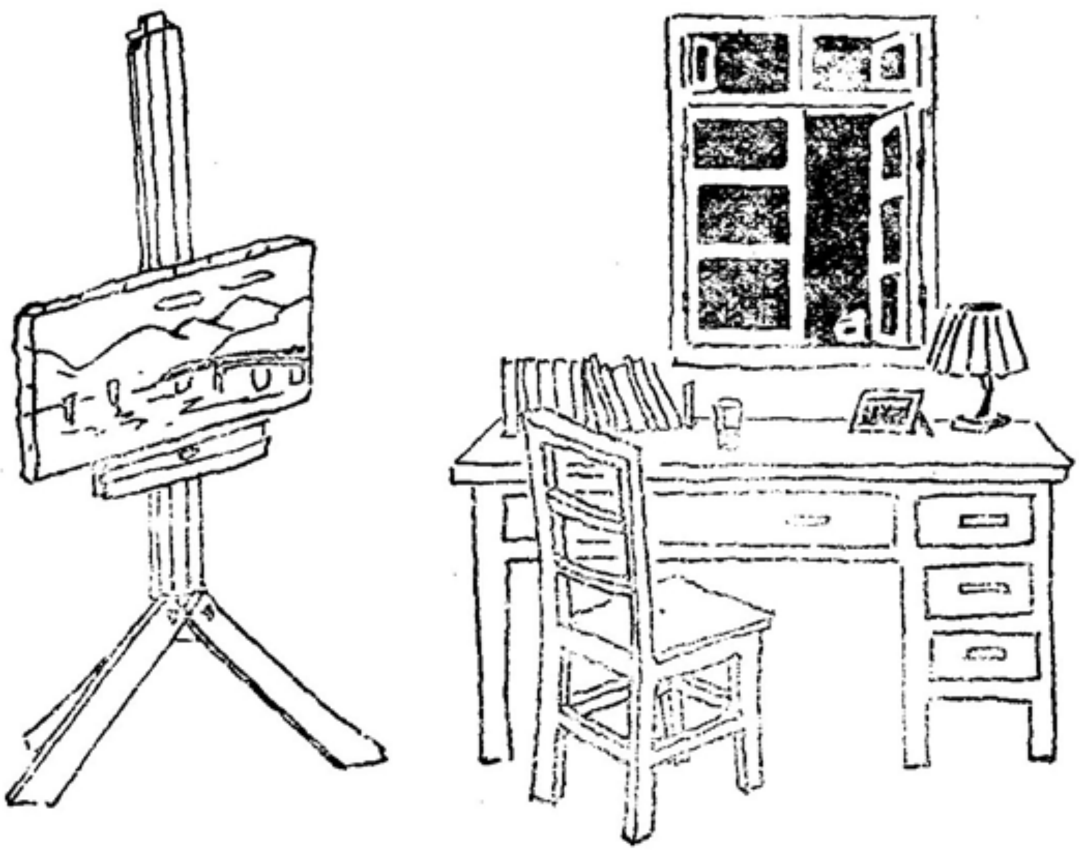
“礼物”放在“灰老头儿”门口。可他瞅见过道窗户开着，马上改变了主意。他伸头观察了一下地形，随后登上窗子，两手抓住水管，身体一甩，便站在左单元窗台上了。这窗台为了养花和晾衣服，用结实的板条加宽了，使他格外满意。这个无赖小子，他觉得这出戏在窗台上表演，比在门口更别致，更富于浪漫色彩呢！至于这小无赖如何表演的，我不想描述，我只知道他非常开心地想象着天亮以后，“灰老头儿”打开窗户时的情景。他的仇算是报了。

第十二章

在凌老师房间里

让那小无赖暂时蹲在窗台上发坏吧，借这机会，我们不妨到凌老师房间里拜访拜访。

这间屋子大约十二米，长而窄，沿墙摆着一只老式大书橱，靠窗是写字台，写字台前放一张旧藤椅，侧面是一只画架，一张可以折叠的单人床，以及洗脸架之类的零星物件。屋子虽挤，由于家具摆放得当，看去很舒适，具有一种古老而朴素的美，就象六十一岁的凌老师本人一样。



凌老师患着由哮喘引起的肺心病，夜间常因为呼吸困难而突然醒来。今夜，一种说不出来的憋闷使他一直没有睡好，而且，檐下的麻雀们喳喳得烦人，不知为什么，连懒惰的乌鸦也在黑暗中呱呱啼叫，远处，还有驴和马的嘶鸣。莫不是天气要发生变化？凌老师把枕头垫高，高到几乎是半倚着坐在床上，这种姿势虽然能缓和气喘，但想要入睡就更困难了。因为已经接近黎明，屋里并不很黑，写字台面柔和地反射着窗外透进来的青色的天光，斜放在写字台上的那只镜框，看去就象立在光洁的水面上。镜框本身看不清楚，但凌老师闭着眼睛也能指出它全部雕刻精美的图案，至于镶在镜框里的照片，他可以从左到右逐一说出里面每个人的相貌特征——那是他的第一批学生，坐在孩子们中间的他，当时只有十九岁。他的童年是悲惨的，所以，当他经过刻苦自学，终于掌握了知识，他的最大愿望就是为孩子们服务。他要教给孩子们地理知识，让他们了解人类居住的地方是多么辽阔，让他们知道自己的祖国是多么美丽富饶，让他们心胸博大，能装下祖国、人类和大自然……可是，这个并不宏伟的志向在旧社会是无法实现的。一九四八年夏天，学校大批裁员，他被解聘了，妻子即将分娩，他却找不到任何可以糊口的工作。他到码头上去扛麻包，到大街上去拉洋车，劳累一天，换不回一斤棒子面……分娩的妻子在没有一星火炭的屋里生下一个死婴，两个钟头以后，她也跟着婴儿去了。五岁的大儿子因为寒冷、饥饿，患了肺炎，不出三天也完了。他孑身一人，两眼呆直地徘徊在大河边，一心要把自己交付给东流的河水。是位陌生人拦住了他，要他听远方模糊的炮声。他等下来了，终于等到了解放。那位阻拦他投河自尽的陌生人，解放后担任了区文教局长，他找到凌老师，请他到一所小学当负责人，后来又调他去教中学，兼任教务主任。他的

宿愿实现了，他忘了自己，把生命和党的教育事业联在一起。他的学校被誉为全市最优秀的中学，而他，多年来一直是市级优秀教师。可是后来，学校成了“黑典型”，他成了“黑帮”，文教局长成了区里的“走资派”……这些现状使他痛苦，更使他痛苦的是孩子们的变化。他当过班主任、教务主任，还兼过两年小学校长，他接触过各式各样的学生：进步的，落后的，用功的，淘气的，朴实的，轻浮的……不论哪种类型的学生，都不轻视知识，也都敬重老师。可是，近几年的学生却使他这位老教师担心。孩子们仿佛染上了一种病，什么病？他说不清，可是孩子们身上确有一种病态的狂热，狂热的高峰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那几届学生早已离开学校，现在的学生并没有经过当时“血与火”的“洗礼”，可他们继承了那种病态的狂热，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有的孩子热衷于喊口号，上纲上线，和老师“对着干”；有的孩子追求庸俗下流；有的孩子无目的地混日子……他并不怪罪孩子们，四十多年来，他的心血浇灌在孩子们身上，他爱孩子们，唯有孩子们是他的安慰和希望。孩子们生来是可爱的，现在不大可爱了，但还得爱他们，因为他们是祖国、是人类的未来啊。那么，该怪罪谁呢？作为一个有二十二年党龄的老党员，对党的深情使他觉察到应当怪罪那些制定出违反科学的口号，颁发使社会倒退的政策的人！是他们在毁坏党的机体，在竭力地推行愚民政策，把孩子们都变成零蛋加流氓啊！他心痛，但他并不悲观：一个人会生病，经过医治，病就好了，一个党就不会生病么？病了，找出病根，也会很快恢复健康的……

这位白发苍苍的老教师就这样半躺在床上思索着，他的思路被一阵轻微的、奇怪的簌簌声打断了，他发现窗台上立着个人影，估计是位“梁上君子”。对于这路角色，经验告诉他，还是智取为上，所以他静卧着，观察着。一分

钟过去了，那家伙并没有破窗而入，或使用钩子一类的偷盗器械，他倒是蹲下来了。凌老师又等了一会儿，见那位“梁上君子”根本不向屋里张望——真是个古怪的贼，他蹲在窗台上干什么呢？于是，凌老师摸到他那根竹节手杖，悄悄下床，紧贴墙壁向窗根移过去，打算出其不意地吓唬吓唬那家伙。他和那“梁上君子”离得那么近，如果不是隔着窗玻璃，只要稍稍抬起胳膊，两人就可以互相碰到的。令人不解的是，那贼迟钝得惊人，他背对室内蹲着，一动不动，就好象冬天蹲在火炉边舒舒服服地打盹儿。凌老师很奇怪，明抢、暗盗，都不是这种架势呀？他只好耐心地再等下去。那家伙提着裤子站起来了，是个身材极小的人，不慌不忙地束着裤带。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凌老师借着天光仔细辨认那家伙的脸，当他认出那人竟是一年四班的迟新时，不能不大吃一惊。这调皮孩子上他的窗台来做什么呢？凭他四十二年与孩子们相处的经验，也根据那孩子的古怪动作，他很快猜出了事情的原委：钮老师因为孩子偷学校木料、打架、诓骗老师，打电话给家长，家长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孩子就挨了顿狠揍。孩子现在是来报仇呢……

他摇着头，是呀，这个迟新，实在胡闹得出圈，可是，那顿狠揍大概也够他受。凌老师有些难过，他埋怨自己太疏忽，既然迟新根本没搬家而是骗了他，那么，还是应当再去拜访一次。当着孩子和家长的面谈情况，孩子服气，家长也能冷静些。而他没有再去家访就反映给班主任钮老师了。虽然他建议钮老师去作一次家访，但钮老师采用了省事的办法——直接打电话给家长。这一来，就造成了学生方面的误解：学生们总认为背着本人向家长反映问题是一种居心不良的告密行为。如果家长性格粗暴，学生皮肉受了苦，那么学生必定怨恨“告密”的老师，与老师誓不两立。凌老师责备自己为什么不亲自处理这件“木头案”，

钮老师是位青年教师，毕竟缺乏经验啊。

孩子准备离开窗台了，动作仍然不慌不忙。凌老师很想把孩子叫进屋来谈一谈，可又不敢惊动那孩子，他怕那孩子一分神，会从窗台上摔下去。他估计孩子得从窗口爬进楼道，顺着楼梯下去，所以他打开房门，静静地等候着，他一定要请孩子进来谈谈，尽管孩子不愿听，他仍然要谈。他相信，孩子终究会明白过来的。这位善良的老教师就站在门边等着，谛听着。孩子的进展好象很慢，因为爬过去时可以抓住过道窗口上的一只铁钩，回来就不那么好办了，孩子费了好大劲才攀上水管，下一步应当把脚探到过道窗户上。老人焦心地等着，生怕孩子不留神掉下去，他甚至想用不使孩子吃惊的办法，伸出竹节手杖接引孩子到达过道窗台。就在这个时候，自远而近传来一阵怪响，“呜——嗡——吭——”

不象雷鸣，不象风啸，也不象机翼的振鸣，是一种形容不出的、低沉可怕的声音，伴着这奇异的怪响，窗棂被一种黯淡的红光照亮了。

凌老师是位地理教员，他想起了动物整夜的悲鸣号叫，这怪响和奇光正是来自地心的最后警告啊。

“地震！”他失声叫起来，“迟新！迟新！”他想急步奔到过道窗口，但立刻被蹾到了地上，站不起来了。楼房上下颠跳得那么厉害，屋里的家具蹦起有半尺高，门窗、墙壁、天花板嘎嘎叫着，杯盘碗盏、暖瓶、收音机、时钟……一片破碎声。

“迟新！迟新！”凌老师悲痛地叫着，他想，那孩子一定没命了。

跟着，是东西向的摇晃，楼房就象惊涛骇浪中的船，但比船的簸动急速得多，屋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抓拿，人只能随着屋子的簸动在地上翻滚。三五下猛晃，天花板与

墙分离了，一点点往下沉，这时，整幢楼房正向外倾，面向广场的墙被剧烈地一甩，脱离房体，向外斜飞而去，屋里的各种东西随墙往外飞甩，凌清流老师夹在它们中间，他患有心脏病，哪经得起这样的摇荡，还没等落到地面便昏过去了。

第十三章

逃命

你们大概急于想知道二蛮的情况吧？当他的恶作剧结束，满心欢喜地要从原路下去，地震就开始了。麻雀们从檐下飞出来，翅膀差点儿刮瞎了他的眼，就在这时，他听见了可怕的闷响，他有些奇怪，停下来张望着，原来能隐约辨出轮廓的楼房、街道、林木，一下忽然不见了，脚下一片漆黑，就象被黑布蒙住一样。数百米外的南边，从地里冒出两股黄橙橙的火亮，聚在一起，恰似两只大球，火球升起的一刹那，它周围的房舍、树林和远处的屋顶都被一种沉闷的红色映得清清楚楚，看去又古怪又吓人。二蛮先觉得新奇好玩，随后就害怕起来，他打算赶紧溜进楼道，老天，房子却跳起来了！他吓得喊都喊不出来，死死抱住那根水管。当上下颠跳结束，楼房却象钟摆一样晃荡起来，二蛮的脑瓜整个儿昏眩了。他会荡秋千，也能在荡船上跑来跑去，现在却不是秋千和荡船，是一幢住着上百户人家的大楼在摇晃，在嘎嘎地叫着象要向他压过来！二蛮一松手，身体就轻飘飘地落了下去……

他滚了几个滚，躺在那儿不动了。其实，他除了手肘在紧抱水管时擦破了皮，哪儿也没破。这确是怪事，大地震时从楼房中甩出的人很少有摔死的，连受伤的也不多，据专家们分析，因为地心引力一时改变了，空中坠落物体的加速度也改变了——这是专门的科研项目，已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我还是接着介绍咱们的小主人公吧。

二蛮名义上是初中一年级学生，其实，啥书也没读过，

报纸上的大标题只能勉强念下来，自己的姓名和家庭地址老是写错，他的知识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不知道冬天为什么冷，夏天为什么热；不明白火车为什么会跑，飞机为什么会飞；他不懂得鱼离了水为什么活不成而狗为什么不能住在水里，也闹不清挨着河北省的究竟是河南还是广西；他甚至对馒头、米饭的来源也稀里糊涂，请问，他怎么能知道地球上还有地震这种现象呢？请你们不要发笑，打从小学三年级搞过一次反黑线回潮之后，二蛮上学就不用带书包了，课本，书，文具盒之类一概没有，他还觉得怪轻省。他没有生活目的，没有文化知识，没有美好的情操，也没有鉴别好和坏的能力，当然也谈不上高尚的道德。他空空如也，象干透了的丝瓜——个空心孩子，并不懂得这是十分可悲的！

二蛮就那么躺着，地皮拱动他，使他不能固定在一个地方，他已经吓得发呆了，大睁着眼睛望着抖动的世界。

平日那么稳固、那么不可动摇的地面起伏得犹如水波，大大小小的房舍——从漂亮的宾馆大楼到几米见方的土屋，全象喝醉了酒，咕啦咕啦地呻吟着、摇摆着；树木们变成了一群披头散发的妖怪，疯魔似地舞蹈着，向左右撞着头，把它们绿色的头发扑打在地面上……只不过三、四十秒钟。山崩似的巨响压倒了一切，稍倾，暴怒的地球似乎暂时得到了满足，它逐渐和缓下来。毁灭了的城市死一般寂静，只有呛人的尘土遮天漫地……

我们的小主人公觉得透不过气来，他的嘴大张着，鼻孔也大张着，空气却很难吸进，原来，凡是通气的地方——嘴巴、鼻子、耳朵眼，全灌满了灰尘。在这座城市，绝大多数人被灰尘填充了耳、鼻、口，不少人被灰尘窒息而死。二蛮用手指抠嘴里的泥沙，清理鼻子、耳朵，然后抖抖索索地坐起来。他脑子里充满了恐惧，是一种类似原始

人对自然现象的恐惧。原始人由于不了解惊雷闪电、飓风、海啸，认为那是神怪们在打仗。我们的二蛮出于同样的原因，以为地底下的阎王发火了。奶奶活着的时候曾经告诉过他，天上的大王叫玉皇，地底下的大王叫阎王，阎王手下有许多小鬼，绿脸儿、红眼睛，有的脖子上长颗驴脑袋，有的头上生着牛犄角。他们都挺厉害，管着一帮死人。今天这阵势，只有用阎王发脾气来解释：阎王发威，拿棍子揍那群小鬼，就象爸揍二蛮一样，小鬼呢，也象二蛮挨了爸揍，疼得满地打滚。小鬼骨碌起来可不是玩儿的，把一座城市都给拱翻了！瞅着黑魆魆、奇形怪状的废墟，他简直浑身发毛，天呀，房子里住的都是人哪，人都到哪儿去了呢？一点声响没有，怕是压死了吧？他记得刚才是从“灰老头儿”窗台上落下来的，那老头呢？楼房已经扒架了，只隐约看见一堆一团，支支楞楞的黑影，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焦心地想起自己的家，想起妈和爸。虽然爸打人那么狠，可二蛮也不愿他遭难啊！还有秃老美、傻多儿、傻宝儿他们呢？二蛮急的呜呜哭起来。对，得赶快回去看看！

原先的马络已经没有了，坍塌的建筑物混成巨大的一滩，偶尔露出些曲曲弯弯的空隙。二蛮就在这空隙中跌跌绊绊地奔跑，嘴里干嚎着，活象只没头苍蝇嗡嗡叫着在垃圾堆间乱撞。他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个方向，不要说他，就是在这城市居住多年的老人大概也很难认出原先的街道了。他只是跑，跑，地皮在脚下不住地晃着，晃得厉害时把他摔倒了，可他爬起来还是跑，前面堵塞了，他又掉转头跑，他虽然跑了近二十分钟，却还是在老地方兜圈子。

“小子！站住，小子！”

他站住了，望着那朝他走来的人。那人全身乌黑，就象拿稀泥从头到脚抹了一遍。走得近了，才认出原来是霹



雳。霹雳通身上下沾满灰土，只有牙齿和眼珠在微微闪亮，二蛮不知道自己也是这副模样，天亮以后才看见这个城市所有的人全是这副模样了。

“呜……呜呜……”二蛮一把抓住霹雳，大哭起来，“我怕死啦，怕死啦……我妈、我爸、我们家……呜呜……我要找我们家！”

“唉呀，小爷，你哭什么！”霹雳满脸恐怖，“大难临头啦！”

“我要我们家，带我回去哇……”

“小爷，看看四下，哪找你们家去……”霹雳平时那粗野的嗓音现在是微弱而抖颤的，“快跑吧，再不跑，咱们也得玩完！”

霹雳读的书虽然不比二蛮更多，但毕竟有了二十一岁的年纪，见闻还是略有些的。不过，根据传闻和猜想作的结论往往荒唐可笑——他用一种权威的姿态告诫二蛮：“这地震，恐怕有十五六级，一会儿，整个城市全得陷下去！云南贵州那边，一下子就进去五个公社，地一开缝，进去了，再合拢来，连影子都不见！还有一个村，呼噜一下陷进去二里地，象口大深井，省里派直升飞机下去救人，可那大深井里没氧气，吸劲可大咧，连飞机都吸下去了！陷下去的人，全憋死了……”霹雳大喘一口气，“天崩地陷，逃命要紧，咱们不能等死啦，得快跑！”

“咱们跑到哪去呢？”二蛮被大朋友一番“科学论述”吓得面色如土。（如果他脸上没有土的话。）

“马上出城，城里是震头，开口裂缝都在震头上，大开洼地里是震尾，不易开口子。城外还有铁路，就是地陷下去，你抱住路轨，就掉不下去了……。”

“对呀，”二蛮赞同着，“铁路那么长，任咋陷，也不能把它陷进去呀！”他很佩服霹雳渊博的学识和高超的见

解。这一对患难朋友就一同逃命了。

他们惊惶失措地奔逃着，每迈一步都耽心脚下会裂开一条大缝……他们听见废墟中间有响动，那是第一批爬出瓦砾堆的人在寻找自己的亲人、同志，在挣扎着到岗位上去守护国家财产……二蛮和他的大朋友却没有注意这些，他们没有责任感，爱和同情也太少了……

霹雳的自行车并没有摔坏，他一直推着它。他们从马路未被堵塞的缝隙中穿行，那是很费周折的，遇到街两边的楼房头对头地倒向街心，捏饺子般地挤拢对齐了，就只能返回去另找路。也有房子背街而倒或“堆”在原地，街面就出奇地宽，这种地段，偏偏又泛起半尺深的水，或带着几寸宽的裂缝。自行车变成了很大的累赘，扛着它翻越废墟实在太费劲，霹雳只好把它藏在一棵树旁，打算改日再来取。

天渐渐亮起来，城市的模样也渐渐清晰起来。在视野内，已经没有什么高耸的建筑物，昨天的五层楼只剩下一层楼的高度，三层楼的屋顶直接匐伏在地面，一抬腿便可以迈上去，这些楼房，是象关闭手风琴般被挤扁的。偶尔有几处尚未彻底扒架的房子，那模样就象中世纪死于酷刑的囚犯：有的被腰斩，有的割去首级，有的通体窟窿，有的肉皮连着筋骨，一块一块搭拉在躯干上……人的尸体看去悲惨而可怕，建筑物的尸体也同样悲惨而可怕呀。

他们以一小时三华里的速度跑着，不是跑不快，而是没法快跑。倒塌的房屋底下，听得见呻吟和微弱的呼唤：“奶奶，奶奶，我动不了……”“小凤，小凤……你在哪呀……”废墟上，有人已经开始搬着、刨着，把那些埋得不深的人挖出来。被挖出来的人，有的满身是血，有的一瘸一拐，但立刻跟着去挖别人。地面不时痉挛着，好象地球余怒未消，随时还会大耍威风。这些人，难道不怕地皮裂开吗？

不怕陷下去三里地吗？他们确实不怕，或者说，没顾上怕，他们奋力挖着、用两只手刨着，指甲劈开了，滴着血，那滴血的手还在刨……

“救人哪……救人哪……”

奔逃着的难兄难弟几次被那悲惨的声音弄得停下来，迟疑着对不相识的同胞伸出援助的手。但他们终于没有这样做。他们属于那种很少为别人着想的人，尤其在自己逃命都来不及的时刻，他们怎么会去管别人呢？

两小时后，他们穿过带裂纹、但还没垮台的大桥，来到城边。

城市边沿的房子比较低矮，有的用木板作墙，有的用油毡作顶，许多并没有倒塌，而且，铁路离得不远了，他们这才有了一点安全感。

第十四章

遇见“海怪”

二蛮用手背抹着脸上的汗，满是尘土的灰脸便现出来一片原来的皮色。爸妈的情况不清楚，现在二蛮几乎等于一个孤儿，唯一可以依赖的就是这个霹雳了。他哭腔哭调地问他的保护人：“咱们……怎么办……”

霹雳抓了抓头皮，头发里就落下许多灰渣，他啐了一口唾沫：“妈的！老子可累坏了！”他一屁股坐在地上，脱掉皮凉鞋，鞋里糊满了泥浆，掴都掴不掉，霹雳只好捡起一根树枝剔着，骂天骂地，骂那鞋的祖宗八代。他不理睬二蛮，他的小朋友呢，见他心情如此不佳，也不敢再问什么。

铁路那边是大片的田地，绿油油的庄稼在风中轻轻摇曳，玉米已经长到一人多高，缎带般光滑的叶片间夹裹着织布梭一样的绿色果实，果实顶端洒出了肉红的缨子。玉米地边沿是一趟芝麻，头上顶着白色的小花，脚底却已打上了籽——那籽儿一层一层，装在黑绿色的、小口袋般的果实里。更远些是棉花地，月白、娇黄、茜红色的花缀在浓密的叶片中，很象一幅深色花布……多么安适、多么自如啊，这些田野的住户！它们仿佛不知道几个钟头前，地壳曾有过一场大骚动。庄稼地中间，看得见一个小小的屋顶，那是生产队的机井房，雨水充足的夏天，机井没有什么用处，机井房也就闲在那里了。

霹雳不理睬二蛮，他心里焦虑的是下一步应当怎么办。他望望铁路，又望望庄稼地，铁路的样子也很惨，曲扭得

象蛇，有些地方麻花似的拧绞着，铁路并不象他原来想的那样可以信赖。比起铁路来，庄稼地更象个安全的避风港。于是，霹雳把脚蹬进那双既看不出样式，也辨不出颜色的皮凉鞋，用指挥官的口气对他的被保护人下令道："走！到那边地里去！"

他们顺着田坎绕来绕去，到了机井房门口，打量着这间完好的土屋，但不敢进去——这种时候，任何建筑物仿佛都带有危险性。他们在田埂上四脚朝天地躺下来，觉得非常舒服。不出三分钟，他们的鼻孔里就发出了呼儿——呼儿——的鼾声。在他们酣睡时，地壳的骚动并没有停止，有两次拱得他们翻了个身。他们睡得那样死，直到一串惊天动地的巨雷在半空爆炸，一阵冰凉的雨点粗暴地射到身上，他们才从梦中惊醒过来。

"妈的！地皮跟咱过不去，老天也不叫咱安生！我操他老天八辈！"霹雳破口大骂。咒骂并不能使老天回心转意，他们被雨水浇得浑身透湿，衣服紧紧贴在身上。

"我冷……"二蛮脸上往下淌着水，看不出是雨水还是泪水，他的声音分明是在哭。

轰隆！轰隆！轰隆隆！雷声就象一千只大锤锤在铁皮上，要把天地万物击个粉碎。那闪电，虽然是白天，却也明晃晃地、带着锐利的尖角在云中穿刺。一个炸雷，带着无比巨大的威力，"霹叉！"一声直砍下来。

"啊！我怕！"二蛮双手抱头，尖叫着冲向小土屋。

"你找死哪！房塌下来，活活砸死你！"

"我怕雷，我怕！呜……妈呀……呜呜……"

"舅舅的！我他妈成这小王八羔的保姆了！你乐意去就去，你乐意死就死！"

二蛮紧贴着小土屋的墙根，看见门锁着，进不去，他攀上窗户打算爬进去。房倒屋塌固然可怕，但对一个孩子

来说，正在发生的灾难更为实际。人并不因为领教过狮子的凶猛而不再怕一只小小的马蜂，尤其那马蜂就在近前，人还是要设法躲开它的。不单二蛮如此，霹雳自己也如此。虽然他号称“霹雳”，遇到雷鸣电闪，同样心惊胆战。他打量着小屋：这是间土坯墙、油毡顶的房子，墙厚、屋矮、顶子轻，上上下下连道裂纹都没有。

“管它倒不倒，先进去再说！”霹雳走近那小而高的窗户，不费吹灰之力撬下了钉在窗上的几根板条，他俩便爬了进去。

屋里潮湿，发出一股霉味。除了从机井里伸出的铁管，墙上的电闸之外，屋当中有一堆稻草、一卷破席、几块被烟薰黑的砖，砖旁边躺着根一端烧糊的铁锨把。墙角斜堆着些秫秸秆，地上有碎烟叶和半块发霉的饽饽。看得出，春天机井放水时，放水员就在干草上睡觉，用砖围成火灶，烧秫秸秆取暖，那半截铁锨把充当拨火棍，在此烤火、吸烟、吃饽饽。这些东西，对两个避难者多少有些用处：他们脱下湿衣服搭在秫秸秆上，摊开席子躺下来，觉得象进了天堂。雷还在天空炸响着，闪电还在云团中穿刺着，雨点象机枪一样扫射着大地……但他们把手搁在肚皮上，宽慰地出着长气。有了小屋的庇护，外面世界发生的一切已经与他们不相干了。

“呵——”霹雳打了个呵欠，把别在腰上的火枪拔下来查看着，它被很有先见的裹在塑料套子里，一点也没有湿，霹雳顺手又把它掖回腰间，“真他妈的困……”他用手肘撞了撞躺在身边的小朋友，“嗯，你那挎包呢？里头好象有点什么吃的。”

“没啦。不知啥时候没啦……”二蛮有气无力地回答道。他疲倦、饥饿、烦恼，从家里逃出来时的那股子兴高采烈劲丝毫未剩，他毕竟是个娇养惯了、从未离开过妈妈

一步的孩子啊。

“我饿……我想回我们家……我想回……”他念经似地反复呻吟着。

“回家！回家！你他妈的有完没完？你愿滚滚你的，大灾大难，老子还嫌你拖累！”霹雳不耐烦地吼起来。

二蛮不敢吭气，转过脸，悄悄用手背抹着眼泪。

“好啦好啦，”霹雳的声音和缓下来，“家嘛，总得回去，我爹我娘是死是活还闹不清呢。等外头安静了，咱们也歇够了，再回去瞧瞧……”

他们突然互相看看，不作声了。他们听到锁在门上“咔叭”响。接着，门缓缓地、无声无息地打开了，粗大的雨点斜射进屋，门外却没有人。他俩一跃而起，惊疑地瞪着那扇奇怪的门。霹雳抓住腰里的火枪，厉声喝问道：“谁？！”随着滚滚的雷声，门口突然现出个水淋淋的黑衣汉子。“我。”他回答的声音又低又响，和雷声掺在一起，就仿佛他是跟着那轰雷从半天空落下来的。他径直走进屋，慢慢脱去黑色的雨披，露出一身缝工很考究的黑哔叽中山服，衬着雪白的领圈，手提着一只很漂亮的黑旅行提包。

“您是干什么的？”霹雳用眼睃着黑汉子，带着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坐了下来。

“避会儿雨。”黑汉子并不看霹雳，他把雨披一卷铺在砖上，仔细地放下提包，坐在雨披上，“你们呢？”他问道。

“我们哥俩也避会儿雨。”霹雳不错眼珠地打量那黑汉子，顺手摸出根烟叼在嘴里，烟是湿的，火柴当然也是湿的。

一盒烟连同一只打火机扔过来了。烟很高级，是过滤嘴“大前门”，打火机更高级，是乳白色嵌金线的电子打火机。霹雳慢条斯理地点着烟，慢条斯理地吐出一串圆形的烟圈，又慢条斯理地把打火机举在鼻子跟前欣赏着：“真漂

亮！有这么个玩意伺候着，少活三年也他妈的情愿……”

打火机和烟盒扔还过去，双方都不说话了。

霹雳侧身躺在席子上，用左胳膊支着脑袋，仍然不错眼珠地盯住黑汉子。



“您老，啥风儿把您刮这机井房来的？”

“出差。地震。跑出来了。”黑汉子简短地答道，他脸冲窗户，根本不看霹雳，“你们呢？”

“我俩出来玩，回不去了。”霹雳好象对黑汉子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您老贵姓？”“张。”“噢，张同志。”霹雳笑嘻嘻地说，“您老开锁的技术真高明。”

“你撬窗子也撬得怪利索——”黑汉子冷笑着挺起腰，突然回过脸，把两只闪烁的眼睛斜瞟着霹雳。

两人就这样互相瞟着，足有三分钟，谁也没开腔。

打从黑汉子出现，二蛮就藏在霹雳身后，这黑汉子的动作、声音、外貌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又可怕又古怪的味儿——他的岁数很难猜出来，说他三十也行，说他五十也行，身个不高，

脖子上、腿上的筋肉却显得灵活有力。额头很低，带着几条粗砺的横纹，头发又粗又黑，剪成了平头。皮肤是黍米那样的黄色。宽脸膛、钩鼻子、毛蓬蓬的眉毛压着两只凶猛锐利的眼睛。这两只眼睛正直勾勾地射着霹雳呢！二蛮害怕他俩打起来，霹雳喜欢打架，腰里还有管火枪，可是，黑汉子大概也不是个好惹的家伙。二蛮用肩膀轻轻撞了撞大朋友，意思是请他注意。

那两人仍对视着，空气越来越紧张，只听霹雳一阵哈哈大笑："海怪，不认识咱啦？"

"噢——"黑衣汉子突然明白过来，"是小霹雳！"他也哈哈笑着，"好小子！几年不见，长成人喽！海大叔差点儿没认出你来呢！"

海怪和霹雳你拍拍我，我拍拍你，亲亲热热并排躺下了。

"我一眼就认出您老来啦。样子一点没变，连头发也没白！"

"六年时间，能变到哪去！象咱这号人，也不容易变。我记得——那年你好象进'少管'了？"

"是那么回事。本来该呆三年，我在里头可是月月拿红旗，第二年当值勤组长，差七个月提前解教。"

"出来又干啥呢？"

"干啥？学校早把咱开除了……"

"那倒不赖，省得上山下乡受大累。"

"受点累咱倒不在乎，连上山下乡也没份儿，兵团、插队，都不收咱这号的！"

"街道上找个临时工混混得啦。"

"破苹果烂梨，谁要哇？"

"我琢磨就这么回事。"海怪露出牙齿一笑，他的牙齿又白又小，尖尖的，跟他整个躯干很不相称，"你是犯了事，

又漂出来啦？”

“这半年，咱啥事也没犯。哼，出来的头一年，我可真规矩，心想混上个工作，这辈子也自己挣碗饭吃。可再规矩也没用，人家不那么看你，连一天六毛钱的活也不派你！成天有啥事好干？混呗！”霹雳狠狠地吸着已经烧到尽头的“大前门”，“混呗……白灰、跌多、夫子，他们定事找咱帮忙，咱磨不开面子也去一趟，活动活动筋骨，可咱学乖了，见好就收，不送那个命，哪回也没叫派出所老总拿住，还能有啥事？”烟屁股带着弧形的火亮被抛到墙角。“呆闷了，带这小子出来遛遛腿儿。”

“这小崽子，哪儿的？”

“丁字街的。淘了气，叫他爸揍了，跟咱出来见见世面。”

“小玩意长得不错，鼓鼻鼓眼的。有胆没胆？脑瓜儿灵不灵？”

“胆倒不小，脑瓜子也活泛。就是啥也不懂，想爹惦娘的——狐臭小子一个。”

“只要机灵、有胆，混几年就成材了。你们出来几天了？”

“昨晚刚开路。要不出来，兴许砸成肉饼了。”

“没回家看看？”

“也许去。睡醒一觉再说。”

“你倒不惦着家里。”

“就象家里不惦着我。”霹雳把手枕在头底下，“我爹我娘成天唉声叹气，咱知道，那是为咱虚岁二十二了还吃着他们。叹气，叹气有啥用？咱十岁那年，从副食店弄回来半口袋豆角，他们还高兴呢……现在叹气，晚喽！我哥我姐嫌咱白吃饭，嫌咱给家添麻烦，他们谁也不惹咱，可咱明白，他们恨不能请阎王爷招了咱去……哼，到阎王爷

那儿，咱准能当个鬼头儿！”

“行啦行啦，”海怪越听越开心，又扔给霹雳一支烟，还为他点着火，“也许他们正上阎王爷那儿报到去呢，别给自己找不痛快了。拿去——”他把打火机塞到霹雳手里，“这玩意你留着使。”

“真的？”霹雳瞅着那漂亮的物件，有几分不敢相信似地傻笑着。“还能是假的？咱爷俩相好一场，也留个纪念。”“噢，谢谢您老！”

“还有你，”海怪把二蛮拉到近前端详着，“倒真是个漂亮小崽儿，到哪儿都拿得出去，”他捏捏二蛮的腿肚子、胳膊肘子，“身子骨也蛮结实。好！海爷得送你份见面礼，”他伸手到旅行袋里摸了一阵，掏出一挂带练子的玩意，提溜着递到二蛮鼻子跟前，那是一只小小的圆盘挂着小剪子、小刀子、小勺子、小叉子、小锉子和开罐头的小钩子之类的玩意，全都镀上了银色，在二蛮鼻子跟前叮叮当当地晃动着，二蛮的脑袋也随着它晃动起来。一个十三岁的普通男孩子，恐怕连做梦也没想到这样一串宝贝会属于他呢。他一把抓过宝贝，紧紧攥在手心里，觉得不妥当，又把它塞进裤兜，黑衣汉子给他留下的可怕的第一印象消除了，他望着海怪，学着霹雳的腔调说：“谢谢您老！”

霹雳拍拍小朋友的肩膀：“小子，海爷中意你咧！”

“你俩碰上海爷，算交上好运了。一半天离开这鬼地方，海爷带你们到青岛海滨洗洗澡，从那儿坐轮船到上海玩一遭，在上海‘红房子’吃吃西餐，去‘大世界’逛逛，腻了再坐江船到南京，汉口，还可以到四川峨嵋山大庙里转转，峨嵋山上猴子可多哩，小崽子，想去不想去？”

“想去……”二蛮答道，他觉得这个海怪神通广大，比霹雳更有能耐，他简直有些崇拜他了。

“跟着海爷，叫你比做神仙还快活！我说，”海怪问摆

弄着打火机的小伙子，“没有弄点儿吃的？”

“哪去弄？”

“怎么？你们空手出城的？”

“连自行车都扔街上了。”

“废物！自行车扔了倒没啥，你得弄吃的，那么大灾荒，没吃的哪行？你瞧，我走不多远，还拣了不少玩意！”海怪从旅行包里拿出几筒罐头。“行啦，海爷先请你们一顿，吃完了快弄去。”不知什么时候，他手里已经转动着一柄万能小刀，怪灵巧地打开罐头，“那座城完蛋了，拿点吃的算个啥，难道还能等着活活饿死？别说吃的，拿点穿的用的，也不算什么，我说你太不长心眼，太懒！”

“唉，”霹雳对自己的“懒”似乎有几分抱歉，“刚才黑糊糊的，啥也看不清。”

“我们怕地陷下去，赶快往铁路这头跑，”二蛮帮着大朋友解释，“云南贵州，五个公社一下子就陷地缝里去了！”

“哈哈！”海怪大笑起来，“陷下去，陷成个大海子，你在里头正好变个小王八！”

“吃完咱们走，”霹雳很尴尬，“您老领我们去。”

“我有别的事。城里有个表姨，我得看看她是死是活。你带着小崽子去一趟，过河不远有个综合食品库，现在是‘敞开供应’，快动身，多闹点回来，现在去还不算晚！”

霹雳和二蛮吃了些罐头，便“办口粮”去了。

第十五章

偶然做了件好事

清晨六点多钟，雨变得象雾一样迷濛。暴雨对庄稼、野草和路旁的小树来说，就象一次痛快的淋浴，它们被冲洗得那么彻底，仿佛一位能干的舞台美术师重新替它们刷上了最纯净的绿色。雾雨中的田野有一股子沉静清新的美，它会使你想变成一株小榆树，站在水沟边上，偷听水蓬子、香蒿和星星草们的私语……当然，霹雳和二蛮可没有这份雅兴，他们一前一后地走着，霹雳变得心事重重，二蛮脑子里全是海怪那个怪人。

海怪身上仿佛有一股难以抗拒的引力。那是大张着嘴的蛇对小鸡或田鼠的引力，但胡涂孩子毫无戒心，他对海怪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憋不住地追上霹雳问道：

“那个海怪，他是谁？”

“他就是他，他是能人。”

“他怎么能呢？他块头不算大，可看上去，好象挺有两下子。”

“岂止两下子，他呀，上房檐、下地沟、扔索套、玩刀子、脑袋拳头脚丫子，全活！”

“噢！他在杂技班呆过吗？”

“杂技班里混饭的那帮人干不了他那活。”

“你会干他那活吗？”

“我？我算不上他那行当的。”

“你怎么不练练？刚才你说你进‘少管’，那是干嘛的？”

“打听那做什么？想去呆一呆怎么的！别忙，够时候进去，你就知道了！”

“那个海怪，你怎么跟他认识的？”

“早先他带我‘玩’过，就象我现在带你‘玩’一样……你这小子，呆透了，也忒缠磨人了！”

霹雳再不搭理二蛮，二蛮只好把另外几个问题——海怪靠什么吃饭？他的本领是谁传的？他有家没有？住在哪儿——闷回肚里。

他们穿过大桥，拐了两个弯，来到一所围墙倒塌的院落里。这是本城最大的食品商店的仓库。院门口的“卡口”现在只剩下一堆瓦砾，一只脖颈上带圈的大狗在瓦砾堆前转着、嗥叫着，它是在呼唤瓦砾堆下的仓库看守员，但它的主人却永远不会回答它了。发现两个不速之客，大狗吠叫着扑上来，霹雳手中早握着一截木棍，狠狠打在狗鼻子上，狗哀号着往后退，二蛮对它补上一砖头，砖头打中狗屁股，那狗疼得立起后脚转圈子，但它并不甘心，退到五步以外，还一声接一声地吠叫着。两位不速之客再不理会它，他们猫着腰，四面打量着，确定院里没有第三者，霹雳便命二蛮在院中守望，他自己猢狲般从倒塌的墙口爬进了库房。

仓库在院落中央，是幢隔成三大间的平房，屋顶上带着一趟天窗，大门用铁皮包着，门上有笨重的铁锁，这些防卫措施现在全无用武之地，因为屋顶塌陷，南北向的墙倒塌一半，原来怕窜味而隔离的三类货物全部相通，空气里充满了香甜酸辣腥各种不协调的气味。每间库房原先都安置得井井有条，木箱、纸箱成行成趟，席包、蒲包、塑料袋按规定垫高或放在架上，铁桶、木桶、大缸小罐，都放得十分整齐……可现在天下大乱，到处是横翻竖滚的箱子袋子；遍地是散落的罐头、糖果、奶粉、海货、调料……

酒正不断地从包袋箱里渗出来，汇成一条气味浓烈的小溪，而油，不甘示弱地顺着翻了个的铁桶盖边沿往外滴答。这一滩、那一滩，象些小小的湖泊。

霹雳心花怒放，他腾出两条麻袋，不加选择地往里装东西。一刻钟以后，他扛出一只麻袋令二蛮看守，又进去扛第二只。他计划和二蛮各扛走一只。只是，他对小朋友的估计未免过高，孩子不但扛不起来，连拖着走也很困难。

“废物点心！”霹雳怒斥着。他舍不得放弃麻袋里的东西。在六街，他以打架和“拍”军帽著称，拧门撬锁和他们‘开打’的哥儿们还不是一个路子。可眼前这两麻袋东西也撩动他的心了——多便宜的买卖，好酒、罐头、烟、奶粉……全是白捡！可惜他的副手完全不中用，哭哭啼啼，没有一点力气。他只好一边骂，一边把孩子拖不动的那只麻袋扛到街拐角，发令道：“老实在这儿守着，哪也别去！我送一趟就来接你！”

二蛮坐在一截断了的洋灰柱上守着那只麻袋，四个钟头以前的恐惧已消去几分，但眼前的景象仍使他战栗。

近清晨八点钟了。若在平日，这是一天里最活跃、最富有生机的时刻：上班的人们蹬着自行车，在飘着槐花香气的林荫道上驰过；公共汽车站前排着等车的人们，其中有许多衣裙鲜艳的年轻姑娘，使得这排队伍色彩丰富；早点铺里，每天必到的顾客正用最高速度吞下油炸果子和豆腐脑儿；孩子们过来了，背着书包，手里拿着烧饼，用一只腿跳着，跳累了又换一只，吵吵嚷嚷地去上学。拎着篮子的老奶奶们出来了，她们先上菜店去侦察本季度的鱼是不是今天卖，顺便捎回半篮子稍有裂口，但价格落了一半的西红柿。几位老先生，一律穿着无领无袖夏布小衫和纺绸大裤裆半截裤，坐在长椅上悠闲地咂着玉石烟管，欣赏着横穿马路的幼儿园娃娃们。那些天真的孩子们一个拉着

一个，象串花花绿绿的链条，亮晶晶的小眼睛好奇地张望着天天看见的房子和街道，他们旁边，穿白罩褂的年轻阿姨紧紧跟随着……这是一首晨曲，一幅美丽的图画啊。而现在，一切都不复存在了，躺在灰色天空底下的，是一片大瓦砾场，瓦砾场中，乌黑的、赤身露体的人们面色严峻地在刨着、挖着。面对自己被摧毁的家园、面对死伤的同志和亲人，他们没有呻吟，没有眼泪，只是刨着、挖着……二蛮望着这些不相识的、象铁铸成的人，心里有些奇怪，他知道，当自己往城外逃命时，他们就在刨着、挖着；他知道，当轰雷闪电、倾盆暴雨袭来时，他们在刨着、挖着；他知道，当他和霹雳舒舒服服地躺在机井房干草上吃罐头时，他们在刨着、挖着；他知道，在霹雳领他闯进食品库时，他们还在刨着、挖着……在这些铁铸成的人面前，二蛮忽然觉得有点不自在，他还远远谈不上羞愧，

更不能达到自我谴责的高度，但毕竟他开始有点儿不自在了。

他看见一个人被挖出来，整个脸肿得象只青紫色的大茄子，眼珠通红，人们抠出他嘴里的泥，他就一口一口往外吐血沫。另一个人的小腿断了，白色的骨茬象刺一样从皮里穿出来……天啊，二蛮发抖了，这人会疼到什么地步呀！可是，断腿人却喊着："车间！车间！闸门……"他挣扎着要站起来，"车间……车间……"喊着就昏死过去了。人们找来一块门板，把他抬到那边空地上。二蛮不由自主地站起来，不由自主地尾随着那断腿勇士，是的，这是一个他亲眼见到的、真正的勇士！男孩子们都希望自己是勇敢而不怕死的好汉，所以二蛮崇拜这个人，崇拜他竟然不把断了的腿骨放在眼里……空地上卧着几十个伤号，他们都安静地躺着，不啼哭也不呻吟，断腿勇士躺在最边上，二蛮蹲下来，望着他苍白的脸，那是一张普通工人的脸，

平日在街上碰见这样长相的人，谁也不会多去看他一眼的，但这个普通人竟是个勇士……

“小鬼，蹲着干什么？”一个男人说，“快去给伤号们弄点水，”递过来一只泥污的塑料小桶，“那边坑里就有，快去！”

这命令使二蛮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的“擅离职守”，他回头看看麻布口袋，它好好地呆在老地方，在这种时候，谁也不会去注意它的。

“小鬼，动作利索点！”男人催促着。

二蛮不能拒绝这命令，他说不上因为什么。也许，为那断腿勇士去找一口水，是谁也不能拒绝的吧？

他提着小桶在废墟上爬着，踩着砖头、瓦片和歪扭的门窗，他从一面卧倒的、光滑的墙面上通过，再跨上趴在地面的房顶……他隐约听见水泥板底下有敲击声，这是被埋在废墟深处的人在求救，他站住，张大嘴谛听着，敲击声逐渐弱下来，最后停住了。啊……那在地底下敲打的人，恐怕是死了？他心里充满恐惧，拔腿便跑，一根突起的钢筋挂住他的裤子，他一个趔趄，几乎栽到地下，急忙抱住一棵树，树上的花被摇得飘落下来，那是铜钱般大，有着由淡红过渡到乳白的、丝线般的绒花，它们轻悠悠地往下飘落，象天上落下一颗颗淡红色的星……二蛮好象见过这棵树：光滑笔挺的树干，到五米来高时分成三个大杈，使树看去象一柄大伞……对的，顺着那特别长的枝丫，可以到达一座长满茉莉花的阳台，阳台上有好看的画、动听的音乐和会拉琴、会画画、读过许多书的女孩子……但是，那枝丫伸去的地方什么也没有了，只有残破的废墟……二蛮难过起来了：他一次也没有想起那女孩子，现在，恐怕她正压在废墟深处，或者已经死了？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他急切地喊着。

没有一点反响。

他在废墟堆上爬过来，爬过去，喊着："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他的脚碰到几块花盆的碎片，碎片旁边，茉莉花淡褐色的、湿润的根仰天裸露着，半边枝干压在水泥栏杆下，没有压住的半边却优雅地伸展着，夹在绿蜡般叶片中的小白花依然散出醉人的香气。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二蛮心烦意乱了。那女孩子画得真好，她不应该死……忽然，他的眼光固定在一堆砖碴上了，砖缝里有一只手在摇。那是只沾满泥污，带着擦伤的小手，它有着短短的指头和修剪得很整齐的指甲盖。它摇一会儿，软绵绵地垂下了，停一会，又摇起来。这种无声的求救是悲惨而可怜的，二蛮一向是个不顾别人的人，可是望着这只手，他心里隐隐地发酸，也许，是那位断腿的勇士，是那些沉默的伤号，是那些一直在废墟上抠着、刨着的铁铸的人们唤醒了他沉睡的同情心？而且，他相信这手属于她——是那个会画画的女孩子在向他呼救啊。几个钟头前，他因为恐惧不敢在城市里多停留一分钟，现在，他却在设法钻入废墟内部了……

他蹲下来，小心翼翼地把手周围的堆积物搬开，又小心翼翼地抽出两块木板。一道缝隙露了出来，往里看，一片漆黑。二蛮原是个极聪明的孩子，他努力扩大那缝隙，直到能容下他瘦小的身体。他侧着身子爬进去，摸索着，面前是两根大木梁，交叉地压在一张床上，床上躺着个人，他摸到了那人裹着毛巾被的身体和乱蓬蓬的短发。

"喂，喂!"二蛮又紧张，又高兴，他终于能够救出画画的女孩子了。他宽慰着她："你等着，很快就会弄好的!"

女孩子没有一点声息。二蛮想：她被横梁压住了，动不了也喊不出呀。她的一只手偶然地被砖头木板架起，露



在废墟表面，是这只手救了她呀！二蛮使出全身力气推那大木梁，木梁纹丝不动。不要说他，就是三个强壮的汉子也休想挪动它。他全身是汗，喘得象头牛，心里急得象火烧，天呀，那木梁一个劲儿压着，会把女孩子活活压死的！他上下摸索，从缝隙中流进来的、银线般的光亮照出木梁和床的黯淡的轮廓，他钻到床铺底下，心里忽然有了主意：他捡块砖头使劲砸床腿，砸得它松动了，才从床底下爬出来。我们的二蛮又一次显示了他的机智，他把砖头摞起来顶住木梁，然后，使足全身力气朝床腿蹬去，床腿垮了，床板下沉，而木梁呆在老地方，床上的人从木梁的压迫下解脱出来，重重地喘了口气。

“别着急，稍等一会”二蛮对女孩子说，“我准能把你搬出去！”吹牛未免过早，他独自是没法搬动女孩子的。他只好改口道，“你也太重了，等着吧，我去找人来！”

他找到两位过路的青年妇女，连床板一齐把女孩抬了出来。二蛮对两位妇女说：“阿姨，你们先走，我去弄桶水……你等着，”这是对女孩子说，“我去打水来叫你喝！”

他伶俐异常地弄到一小桶水，飞速越过各种障碍物，跑到安置伤员的空地上，他立刻发现女孩挨着断腿勇士静静躺着，他踮着脚尖走过去，“喂……喂，”他俯身对女孩子说，“疼吗？喝水吗？”

使他大吃一惊的是，那并不是她，不是那画画的女孩

子，而是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子。

男孩子望着二蛮，两颗棕色的眼珠带着一包泪水在眼眶里慢慢转动，他十分虚弱，嘴唇嗡动着，却听不出在讲什么。他累了，闭上眼，泪珠被挤出来，冲开脸上的泥垢，从眼角顺着太阳穴流下去，停留在耳壳的凹处。他又睁开眼，定睛望着二蛮，他的嘴唇弯扭着，努力想作出一个微笑，但没有作成，因为他连微笑的力气也没有了……

因为救出来的并不是画画的女孩子，二蛮有几分失望，小男孩感激的泪水和微笑又使他困惑，他不习惯任何细腻的感情，他是粗蛮惯了的。他连忙扭过头，正巧见到霹雳站在街拐角的大麻袋前，怒冲冲地朝他比划招手，于是二蛮转身离开了使他高尚过五十分钟的地方，回到大朋友那儿去了。

有什么办法呢？二蛮有生以来第一次做了好事，做得很出色。同情、友爱的美好情操在这几十分钟内盘踞在他的心上，可惜他不明白那是高尚可贵的，正如他不明白他将要跟霹雳去干的事是丑恶的一样……

“你干啥去了？”霹雳满脸温色，“怎么把东西撂这儿就颠啦？！”

“那边扒出来个小孩……还有好些人……”二蛮的嘴皮有点发颤，他忽然又想起了自己的爹妈，“压在底下真惨，断腿、折胳膊、肚子开口……我爸我妈不知咋样啦……”他哀求地望着霹雳，“咱们回家看看去吧……”

霹雳的脸色发黯：“谁说不回去看看……老爹老娘……”一丝温柔的表情在他脸上掠过，“小子，咱要去……”柔和的表情马上被贪婪的笑容代替。“要去！把这口袋安置利索就去！”

“已经弄走一口袋了，要这么多干嘛，咱们又不开小铺。”

“小孩子，你不懂。不懂嘛，咱也没工夫给你上课。快！帮一把，咱得把这口袋背回仓库调整调整，刚才缺了个心眼，啥都往里塞，得拿回去换点精的。”

这时，几个抬担架的小伙子从他们身旁走过，担架后面跟着个小姑娘，她的右胳膊受伤了，用布条捆着，左胳膊搀着一位腿有些瘸的妇女，小姑娘安慰着那位妇女：“丁婶，别着急，小宁很快就能找到的……”二蛮觉得声音有些耳熟，他细看那小姑娘，认出她就是刚才自己找了半天的阳台上的那个女孩子！二蛮拔腿朝她跑去，跑了没两步，一只铁钩似的手抓住了他：

“你往哪跑？！”

“我……不去了。”

“不去？你小子要干啥？”

“我……上那边……有事……”

“嗯!”霹雳发怒了，“你小子半道儿想飞走？！没那么便宜！过来，给老子乖乖儿扶着!”

霹雳的怒气是可怕的，他本来就很黑的皮肤变成了紫色，眯缝的眼睛里似乎窜出两束钢针，带着一块块肉疙瘩的肩膀向二蛮压了下来。二蛮能想象出这位六街的“挑号人物”在打架时有多么凶猛。他立即向这位凶悍的人物低头了——他是从来不违抗“强者支配弱者”这条街道顽童的真理的。

他回头看了看在阳台上见过的女孩子，她也认出二蛮来了，又高兴又着急地向他招手，她准是有什么急事要二蛮去帮忙。他转过头，叹口气，后脑勺上却挨了霹雳一撇子：“小爷，还楞着干啥！快瞧瞧那边!”那边，大桥对面，几辆绿色的军用卡车停下来，许多身着草绿军服的解放军跳下车，急跑过桥。霹雳急得直跺脚，“爷呀，大兵哥过桥啦！咱得快，等他们派了岗，仓库就进不去了!”

他们飞跑着把麻袋扛进仓库，霹雳手忙脚乱地重新装东西，他专挑那些值钱货：银耳、干贝、海参、味精、糖精，还有上等烟酒……这次，并不只有他俩在场，另外摸进来四、五个人，大家互相看看，并不搭腔，只顾慌慌忙忙往自己口袋里塞东西。

霹雳装到多半麻袋就住了手，他怕拖下去会出向题，正要带着二蛮爬出破墙，忽听外面一声怒吼："谁也不许进库！里头的人给我空手出来！"几个人楞住了，连大气儿也不敢出，听那人继续说："我是本街派出所民警，谁敢抢劫国家物资，我这只枪得跟他谈谈！"

"完了，晚了！"霹雳懊丧地坐到一只木箱上。他对民警具有他这类人对专政机关的天然畏惧。他很不情愿地把能值几百元的一麻袋东西往地上一撂，只往衬衣里掖了两包烟。二蛮也把手里的塑料食品袋扔到地下。霹雳说："几块花生糖，没事。你先出去，说你饿，他准放你过去。"他搡了二蛮一把，指着右边豁口。库房里几个盗贼都打算在孩子爬出豁口被民警盘问时，从左边逃走。

我们印象中的民警，总是穿着深蓝或洁白的制服，戴着佩有国徽的大壳帽，挂着鲜红的领章，又神气又威严。而眼前这位民警却光着膀子赤着脚，浑身尘土。他的小腿上捆着布条，血正从布条里渗出来。唯一能证明他身份的是头上那顶缀有国徽的大壳帽和手中的"五四"式手枪。这位民警被别人从废墟中扒出来还不到十分钟，就先奔到街派出所，所长伤势很重，命令他和另一位刚赶到的同志分头到街储蓄所和食品库去站岗，因为这两处是本街国家财产最集中的地方。

"小鬼，站这儿不许动！"他拦住二蛮，并对几个打算逃跑的家伙喝道："都给我空手出来！"他追上去，朝天放了一枪。那几个家伙（包括霹雳在内）被截在豁口里面了。

“一个一个举着手出来!”民警厉声命令。到了这步田地，想捞一把的家伙们才一个接一个，垂头丧气地举着手爬出豁口。霹雳走在最后，连掖在衬衫里的两包烟也没能带出仓库。“快滚!”民警仰着枪，“再有这样的事发生，绝不轻饶你们!”他转身看着二蛮，“小鬼，手里拿的啥？”

“吃的……我饿。”

民警看了看二蛮手中的花生糖，“你饿，就吃一点吧。小孩子，听着，不论什么时候，乱拿乱摸都要不得。懂吗？”

“懂。”

“记住！解放军已经来了，他们会安排好一切的。你爹妈呢？”

“不知道。”

“唉……去吧。”

二蛮走得很慢，他累得厉害也饿得厉害，走到大桥边，歇下来，狼吞虎咽地吃那包花生糖。

已经是下午了。解放军的到来使受难的人们燃起了希望。那些从天不亮就在刨着挖着的人们早已精疲力尽，他们从爬出废墟到现在并没有掉一滴眼泪，可见到解放军就哭起来了……大桥对面，停着长龙一样的军用卡车、货车、吉普车、马车、手推车……它们都是邻近各县派来支援的。桥墩上布满曲曲弯弯的裂纹，按说，这桥应当禁止任何车辆行人通过，但这一带除了它，没有别的道路入城和出城，所以，桥的利用率并不减于平日。汽车不敢冒险开过去，都停在桥头，人们扛着各种救灾物品过桥进城，而城里的伤号，则由担架、小推车运往对岸送上救护车。也有一些被恐怖压倒的人，搀着扶着，一瘸一拐地奔往郊外，去寻一个安全的所在。

大桥上，行人多得象搬家的蚂蚁，二蛮就夹在人流中慢慢走着。

从清晨到现在，大地的震颤没有一刻停止过，有时是一下颠跳，有时是一下横摇，更多是战栗般的轻微抖动。人们对这种微震已经满不在乎，照常干着自己的事。可是，二蛮随着人流来到桥心时，震动忽然厉害起来。二蛮清楚地感到桥身好象被一只无比有力的大手拉往，往后猛拽，桥上的人立不住，呼啦一片往前跌倒，还没等人们爬起来，桥身又被狠狠一扯，只听呼隆呼隆，嘎啦嘎啦，桥身带着可怖的声响，一点一点离开桥墩。刹那间，它象一片灰白色的光带斜插入河中，应声而起的是几丈高的水柱。桥上的人惊叫着，死命抱住栏杆，有的把身子贴住桥面，双手抠住上面的裂缝，可是谁也停不住，都象从一架大滑梯上直向河心滑去。

二蛮没有抓住任何东西，他一直落到水里，他头上横着无数胳膊、大腿、胸脯，他身下是钻动的头和划动的手，每个入水的人都拍着水，胡乱挣扎着。就是会水的人，一时也难以施展。二蛮在水底潜了一阵。憋得受不住时就狠命往上拱，一只大手拉了他一把，他才吭吃着拱出水面。水皮子上密密麻麻全是人头，会水的人追逐着浮在水面的木板，把不会水的往漂浮物前推。岸上的人迅速抛下绳索、橡皮车胎，靠岸的几只木船也划过来了……二蛮抓住一只船帮，踩着水，由木船慢慢带到对岸。

当他拖着两条沉重的腿回到机井房，霹雳已经在干草上躺着，二蛮把湿衣服一裂就倒在大朋友身边。他累坏了，也困坏了。

第十六章

聪明人理论的动摇

打从下午七点二蛮回到机井房小屋往干草上一躺，直到夜间四点他才翻了个身。他睡得象块木头，就是大炮也难轰醒的。翻完身，他伸出手在后腰上抓挠，这动作起初是无意识的，可逐渐变得急切而有意识了。两个脚后跟协助着在大腿小腿上磨蹭，他浑身上下都发痒，痒得受不了，他的脊背一上一下地贴住席子刮刺，越刮越痒，痒得他猛地坐起来四下张望。他奇怪周围没有家里熟悉的柜子桌子，他也不是坐在自己的床上。他一面拼命地抓挠，一面发楞，终于，他记起了这并不是自己的小屋，也记起了昨天发生的一切。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浑身刺痒，他往身上摸了一遍，摸到数不清的疙瘩，它们有大有小，有的成串，有的成片。这又热又潮的小屋里聚居着大群蚊子，因为附近人烟稀少，它们一直在闹饥荒；另一种居民是跳蚤，它们自从春天在放水员身上饱餐之后，至今已经处于绝食状态。昨夜不期而至的两位宿客便成了蚊子和跳蚤的佳肴美餐。它们猛吃猛喝，把肚皮撑得象黑红色的小珠子，有些贪食过度的，竟丧失了飞跳的能力，落到席上，蹒跚地爬着，不一会就被翻身的“食品库”压得爆裂了。

二蛮听见蚊子的哼哼声，还清楚地觉出跳蚤从他的肚皮上弹到他的小腿上，另有一些并不咬人的过路小虫，则从他的肩上、腰下徐徐爬过……真是欺人太甚！难道它们以为他二蛮是具死尸吗？他生气地在黑暗中拍打着、抓拿着、搓捏着，却没有一只蚊子，一只跳蚤，乃至一只过路

小虫成为他的牺牲品，他累出一身汗，只得罢休。

二蛮有生以来，还没有受过这样的虐待呢，元宝胡同他那间小屋一个蚊子也没有。妈妈每天傍晚总在小屋的窗纱上巡视，如果发现了一个入侵者，就会千方百计把它抓住。他那间小屋是很舒服的，软软的床垫上铺着最细的凉席，枕头上有枕席，盖的是一床柔软光滑的花绸面夹被，天气太热时，妈妈就坐在床边为二蛮扇扇子，叫他凉凉快快地睡觉……妈妈现在在哪儿呢？她的“二”不见了，她会急得发疯的！她真会急得发疯，这一点二蛮完全清楚。他觉得有点对不起妈妈，他希望突然站到她跟前，让她又惊又喜，为此，他情愿忍受她的唠叨和爱抚。他甚至想念爸爸，爸爸高兴的时候，也对二蛮很好哩……可是，二蛮的心房紧缩起来，妈妈也许叫砖头砸死了？也许叫房梁压死了？儿童的想象力给二蛮描绘了可怕的图景——妈妈死了，躺在床板上，盖着白被单，被单底下露出一只蜡黄的、死人的脚。爸也死了，躺在妈旁边，又大又长的身体完全僵直着……二蛮受不了，先是泪如泉涌，再就抽抽噎噎，最后竟放声大哭，越哭越响，把旁边的霹雳哭醒了。

“活见鬼！你哼哼啥？”

“妈……妈妈……”

“妈，妈，真是吃奶娃娃离不了妈！老天！好凶的蚊子，还有跳蚤！妈的，叮起人来赛过蝎子蜇！别嚎了，天还没亮呢！”

“我要找我妈，你说过带我去的……”

“别吵啦！”霹雳骂起来，“老子还得迷糊一觉，天亮了再说！”

可是霹雳也无法再入睡，浑身刺痒钻心，他翻过来掉过去地抓挠，嘴里又开始他的老一套的咒骂——骂蚊子的奶奶，跳蚤的姥姥，以及产生出这两种昆虫的，它们两家

原始时代的祖先。他骂得有声有色，而二蛮呜呜的哭声却削弱着他咒骂的效果，他心烦地用光脚踹了二蛮的屁股一下：“倒霉孩子，叫你哼哼！”

二蛮不敢再哭了，忍气吞声地吸着鼻子。

“唉——”霹雳长叹一声，“真是活受罪呀！”打火机一亮，照出他被蚊子叮肿了的眼皮，他举着火亮看了看屋里，“老海怪没回来，谁知干什么好差事去了！”燃上一只烟，“……得啦得啦，别哭鼻子啦，天亮咱就回去。是呀，也该打听打听爹娘老二位的死活了。”接连吐着烟圈，“小子，你倒说，回家见了你妈，还跟咱‘漂’也不‘漂’？”

“我……不了。这儿……不好，还是家里好……”

“小子，你真糊涂，爹呀、妈呀、家呀，其实算啥？依咱看，有几个肯为你两肋插刀的哥儿们，比啥都强。”

“你有那样的哥儿们吗？”

“眼下还没有。可咱正寻摸那样的哥儿们。”

“你是那样的哥儿们吗？”

“你瞅咱象不象？”

“不象。”

“哈哈！”霹雳大笑起来，“小子还有三分眼力。早先，我为哥儿们受过苦，他的事，我揽在自己身上。可等咱犯了事，他可是吐噜出咱啦！哼，我可看透啦，天下哪有真心拼出性命为别人的人！别说咱这帮哥儿们，就是大人先生们里头也找不出一个。咱活这么大，就没见过一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亘古以来的真理，咱六街霹雳就是信服这条真理！”

“那，你听过雷锋吗？”二蛮不再哭了，有几分好奇地问道。

“雷锋？那是报纸上宣传的。报纸上宣传嘛，还不是愿怎么说就怎么说，我才不信呢！我活这么大，连半个雷

锋也没见过！”

“可是，我们学校真有那么个老头儿，又挨批又挨斗，斗得现在下巴上还有道挺长的疤拉，连课也不叫他教，派他上总务科打杂。你猜怎么着？成天到晚不是给老师们干这个，就是给学生们干那个，烧锅炉、扫院子、背个工具箱钉呀修呀，还掏厕所，嘻嘻，就象厕所里的味儿有多么香……”

“这老头儿，八成有神经病，要不就是个大傻子。”

“我也这么琢磨来着。他看着叫人特别可笑，可他自己觉不出可笑。”

“这就是傻子的特点，他们就是卖着牛劲去干跟自己一点不相干的事，到头来什么好处也捞不到。傻子们哪，就跟驴一样，你说他们象不象驴？”

“唔，我看挺象。”

“他们连驴还不如呢，驴要能偷懒，还偷会儿懒，不用鞭子抽，就不给你好好干，傻子们呢，叫他歇着他还难受呢。你说那老头儿是不是这样？”

“就是这样。”

“所以说他连驴都不如，哈哈！真是连驴都不如！”

这对难兄难弟就用各种想得起来的字眼挖苦“灰老头儿”一类的“傻子”，觉得又开心又提神，他们挖苦得那么起劲，连身上的刺痒也好象减轻了。他们越分析“傻子们”，越觉得自己是聪明的，对人生理解得很透彻。

“所以，”霹雳摆出一副聪明人的姿态做结论道，“这些傻子们白活一世——活着替人卖命，什么好处也捞不到，卖命累死了，也没人会感谢他。其实，人生一世干什么？吃、喝、玩、乐！就是死了也做快活鬼。小子，你说对不对？”

“对。”

他们就这么用他们“聪明人”的理论攻击着他们无法理解的另一类人，瞎扯之中，天渐渐亮了，这对难兄难弟就出发去探家。

他们游过大河来到市区。休息了一夜，又吃了东西，他们恢复了体力，急急忙忙地走着。不久，霹雳发现一条通到六街的近路，便对二蛮说：

“小子，分手吧。家里如果呆不了，还上机井房来找咱霹雳。”

“嗯。”

“要找霹雳可得尽早些。一半天，咱兴许就跟老海怪走啦。”

“你们真到青岛、上海、峨嵋山……那些地方去？”

“咋不去？手里有几个钱，为啥不逛去？小子，我劝你别错过这好机会！”

“嗯……我回去看看再说。”

‘他俩分手了。分手时，二蛮对他的大朋友竟有几分恋恋不舍呢。

断断续续下了一夜的雨，现在已经停了。灰压压的云块飞快地向天边游动，好似一队打完仗撤走的士兵。洁净的蓝天从云缝中露出来，云块背后的阳光只探出来一部分，象一柄伸向大地的金纱扇，被它触到的一切——断垣残壁、歪扭的柱子、揉在砖瓦泥浆中的杏黄色毛毯、挑在钢筋上藕荷色的绸衣、四脚朝天的皮靠椅，还有被雨水冲洗得雪白的瓷茶杯……全都被蓝紫色的阴影衬托得十分清晰。二蛮越走越慢，因为城里还非常混乱，被挖掘出来的伤号到处躺着——挖掘得越晚，伤情越重——在等候着运往医院。而被营救出来的老人、妇女、孩子、轻伤号都暂时栖息着，有的坐在断残的水泥柱上，有的躺在只高出地面四、五尺的房顶上，有的蹲在卧倒的墙上，更多的人聚在街心，光

着膀子、披着被单，小孩倚偎着老人，婴儿吸吮着母亲的乳汁……他们互不相识，但共同的命运使他们互相理解，互相信赖。一个人在如此巨大的灾难面前是支持不住的，他们不是一个人，是一大群人。家庭这个小单位被灾难摧毁了。但活着的人却蒙蒙眬眬感到家并没有消灭，而是扩大了。请看那个小小的婴儿，起劲地嘬着一对丰满的乳房，嘬吮得满足了，就松开乳头，张着没牙的小嘴向着蓝天、向着灰云，向着断垣残壁甜蜜地咯咯笑，他怎么知道哺乳他的并不是他的母亲，而是一位陌生女人呢？那些互相搀扶着在废墟中蹒跚的，并不是父子、兄弟、姊妹，而是互不相识的人，他们在互相照顾互相扶持中得到了安慰，得到了温暖……

我们的小主人公就在这悲痛沉默，但又充满着同情和爱的人们中间穿行。他不得不从一排排伤号身上迈过去，轻伤号躺在铺着塑料布的地面，重伤号身子底下垫了木板。坑洼处汇集着淡红色的水，那是洗涤过无数伤口的雨水集聚而成的。他常常撞在穿着白罩衣、蒙着口罩的外地医疗队员身上，他们背着药箱，给轻伤号就地治疗。他小心地绕过一排排僵直的尸体，这些人身上散发出一股令人窒息的恶臭，戴着口罩的战士在上面喷洒消毒药水，把这些可怜的受难者用塑料口袋包扎起来……他穿行着，心里越来越憋闷、越来越焦急，他恨不能生出一副翅膀，快些飞回家。但他无法走快，这是因为废墟中正在进行的，扣人心弦的抢救工作，使他不能不停下来。

在一处塌楼跟前，他挤进人堆，关注地盯着洋灰板上新凿出来的，井口大的圆洞，两名解放军战士弯腰伏在洞口，一位披散头发的老太太围着那洞子转圈，用嘶哑的声音喊：“牛子！牛子媳妇！你们等着，小英英，你等着！解放军同志救你们来了……牛子，你听见吗？解放军同志救



你们来了……”她焦急得浑身打颤，几个女人赶快把她搀到远一些的地方。这时，圆洞中伸出一个满是尘土的头：“报告班长，里头三个人，一男一女带个娃娃，全叫乱七八糟的东西埋住了！”“马上清除堆积物！”“是！”灰扑扑的头隐进洞内，跟着，就递出来砖头、瓦片、木板和乱七八糟的杂物。递出东西的胳膊上横一条、竖一道全是刮破的伤口，血和灰拌在一起，使那胳膊看起来很可怕。“报告班长，”那个头又探出来说，“里头弯不下身子，干起来太慢，我怕那孩子熬不住！”“有别的办法没有？”“有。你们拉住我的腿，我头冲下干，包管快上五倍！”“好主意。杜根水，立刻试一试！”

杜根水？这不是杜奶奶的小儿子根水叔叔的名字吗？二蛮紧盯着那个从洞里出来的战士，看出真是根水叔叔。根水叔叔去年参军当了坦克兵，杜奶奶家墙壁上还有他的一张放大照片，戴着钢盔站在坦克车上，可威风啦！现在，根水叔叔正执行任务，二蛮没敢招呼他，只是佩服地看着他。瞧！他脱下长裤，用绳子扎上裤腿，两个战友拽住他的腿，他就头冲下地进了洞。余震始终不断，有时轻摇，有时重撼，听得见洞中被震落的泥沙和碎砖唰唰在响。“杜根水！杜根水！”洞口的战士大声喊道，“危险！拉你上来吧！”“不要紧！”根水叔叔答道。围在洞口的人们担忧地注视着战士们的每一个动作，坐在旁边的老太太用衣袖抹着眼泪。几分钟后，战士们把根水叔叔拽上来了，他双手紧攥着装满砖瓦泥沙的裤子。这个办法确实有效，可是，根水叔的下巴、胸口被震落的砖头砸得又青又肿，他的脸由于充血，红得非常吓人！脖子上蹦出青筋，连胸脯都是血红的！

“根水叔叔！”由于崇敬，二蛮忍不住喊了一声。声音小，根水没听见。这时，另一名战士“下井”了。三名战

士轮换着，到第四次下“井”，根水终于抱着个孩子被拽上来。人群里发出一阵欢喜的叹息，老奶奶一把将孩子搂在怀里，又是哭又是笑。孩子爹妈是用绳子系住拽上来的。被救出的一家人立即被医疗队抬走了。

二蛮望着收拾工具，打算离去的根水叔叔，望着他满是汗渍和血污的草绿色上衣，望着他焦裂的嘴唇和划破的胳膊，一种羞愧的心情使他不好意思前去再叫一声“根水叔叔！”是呀，半小时以前，他还把根水叔叔这样的人称作“驴”、“木头”、“傻瓜”呢……

如果根水叔叔和他的战友们是傻瓜，那么，这座城里到处都是“傻瓜”了——那提着一盘绳，攀上摇摇欲坠的楼架，把一个昏迷的小伙子捆到自己身上背下来的战士是“傻瓜”；那瘸着腿还在抬担架的妇女是“傻瓜”；那渴得嘴皮干裂，却把一口水端去喂伤号的老人是“傻瓜”；连那捧着一个苹果的孩子也是“傻瓜”——他嗅了嗅那香甜多汁的水果，却又把它递给一个更小的孩子了……

二蛮经过昨天看守麻袋的地方，躺在空地上的伤号们都不见了，那断腿勇士呆过的树下爬着十来个光屁股的、哭闹着的娃娃，一位脸色憔悴的女人正在给孩子们分饼干。

这位照料别人的孩子的女人是傻瓜吗？

断腿的勇士是傻瓜吗？

那些不停地在废墟上挖着、刨着的，铁铸般的人是傻瓜吗？

还有那位赤身露体，只戴着一顶大壳帽在仓库门前站岗的民警是傻瓜吗？

按照霹雳的理论，他们当然都是傻瓜，不折不扣的傻瓜，不过……二蛮又似乎不能把他们叫做傻瓜，因为……因为……因为什么，二蛮可说不上来。但不管怎样，“聪明人”的理论，在二蛮脑瓜里开始动摇了。

它是必定会动摇的。人民在灾难面前显露出来的力量和英雄气概，能战胜难以想象的巨大困难，也能使一颗冥顽不灵的心温热起来……

第十七章

探家

二蛮远远望见元宝胡同时，又是下午了。

越走近胡同，他越不安。起初，他的心脏只是比平时稍快地跳着，后来，却象擂鼓般狂跳起来。他担心极了，害怕会看到一幕惨剧……他的妈，他的爸……他为什么要“漂”呢？他不应该离开他们啊……到胡同口了，他一眼瞥见他们院的楼房塌了顶，烟筒倒了，他们家在楼下，看去没啥大问题，这才稍稍松了口气。可是他立刻又惊慌起来，因为胡同里停着一溜担架，上面躺着男人、女人、老人和小孩，一位护士正在替伤号们打针。他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眼睛不由地顺担架看去，突然，他狂喊着扑向一副担架，呜呜痛哭起来。

担架上躺着他的妈妈。妈妈睁开眼，发现伏在身旁大哭的竟是她的“二”，她找了两天两宵的“二”！她简直不敢相信，抖抖地伸出一只手，摸着孩子的眼睛、鼻子、耳朵和肋条突起的胸口。

“‘二’呀！真是你！”她笑着，立即又哭起来，“你上哪去了？妈以为你……以为你……你要有个三长两短，妈就活不了啦！你可是上哪去啦？”

二蛮一瞬间忽然觉得对不住妈，她为他受苦，可他从头到尾都在涮她，欺骗她。他就一边哭一边对妈妈说：“……我……我跑啦……跟六街霹雳跑啦……我们俩‘漂’出去……要是没碰上地震，我就跟他到海边转游去了……我拿了抽屉里的粮票和钱……我要去一个月，两个月，三个



月……我想吓唬吓唬我爸……”

“天哪!”妈妈吓得差点儿昏过去,“你……你……六街霹雳……天哪!六街有伙小流氓,派出所还抓过几个……天哪……你怎么敢……”她闭上眼睛,摇着头,用衰弱的哭腔说,“‘二’呀……你难道……难道一点儿不可怜你的妈……”

“我……那会儿也烦……烦您,您老是没完没了的唠叨……您老是把我当个三岁娃娃那么哄着!”

“噢——”妈这才意识到后果的严重,她平时对儿子百依百顺,却换不回儿子对她的爱和敬重——他跑了,根本没想到她,而她,伤了胳膊还把一包奶皮酥、栗子羹藏到大木箱里等他回来吃……于是,她的心碎了。

“妈,”二蛮把妈妈的手放在自己脸上,“我不啦……我再不让您着急了。”他转了转眼珠,“只是,您别告诉爸……。”

“嗯……”妈说,“只要你改,妈一个字不说。”

“妈,您哪儿伤了?”

“啊,妈不要紧。衣柜倒下来,砸坏了这边肩膀,不碍的,不碍的。医疗队给打针上药了,回头车子来就送医院……”妈眼泪汪汪地望着二蛮,“‘二’呀!妈上医院,不放心的就是你呀!八号大院里在搭棚子,大伙都要住进去,你乖乖跟着你爸,千万别惹他生气……杜奶奶会照顾你的。‘二’呀,妈可真不放心你呀……”妈又哭起来了,“你答应妈,好好跟着你爸,行不行?你的衣服都包作一包,在黑漆箱子里,你爸知道。好好跟着他,别招他惹他,行不行,嗯?”

二蛮不作声。

“嗯?”妈又问。

“唔……唔……”二蛮勉强地支吾着。

这时候，汽车喇叭在三十米外嘟嘟地响，那位护士奔过来喊道："同志们，汽车来了，担架一个接一个上车，听我指挥！"她又向八号大院招呼着，"杜奶奶，汽车来了！"立时，从八号大院奔出来十多个汉子，为首一个正是爸。

不见爸则已，一见爸二蛮心里就发毛，他象尾梭鱼那样灵活地一钻，藏到一堆瓦碴后头。

"小二子！小二子！"妈叫着，爸也回头看，没看见孩子的影儿，爸就和另一个人把妈抬走。二蛮远远尾随在后头，看着妈被平放在卡车上。妈哭着，对爸不住地说了又说，二蛮猜得出，妈是在求爸好好照顾二蛮，千万别打二蛮。

卡车起动，家属、邻居们都大声安慰车上的伤号："他爷，您去吧，医院条件好！""他二婶！他王伯伯！放心去吧，家里的事有咱们大伙呢！""玉芳，想法子捎个信来，我们也好知道你在哪个医院！"……

车开走了，爸转过身来。他光着膀子，露出风箱似的大胸脯和两条肌肉隆起的粗胳膊，一条蓝布裤衩紧紧裹住桶子般壮实的腰，一只大脚丫光着，另一只缠着纱布套在拖鞋里。他稍稍有点瘸，看去可比衣冠整齐时更要雄伟得多！爸的眼睛在人堆里搜索着，他是在找那个失踪了两天据说又归来了的孩子——那孩子仍藏在瓦碴堆后头，心口噗噗地跳，琢磨着怎么去跟他的老子会面。

"小二子！"爸转动着巨大的躯干四面张望，"小二子！！"

一点回音都没有，爸不耐烦地甩甩手，说声："我看你不出来！"就走进了八号大院。大院里正紧张地兴建一排简易住篷，爸是一员强劳动力。

爸干活去了，别人呢，还没来得及注意这个归来的浪子。二蛮就在老地方——胡同口他坐惯的那截树墩子上坐

下来。他还是那付双手托腮的秀气姿势，但从外表上看，和我们第一次看见他时可大不一样了，那时他穿着蓝条纹衬衣，烟色短裤，米色皮凉鞋，脸蛋儿白白净净，头发光光顺顺，现在嘛，他简直是一节泥塘里刚捞上来的藕，头发象老鸹窝，皮凉鞋炸了后跟，用绳子捆在脚上。他消瘦了，脸上没了原先那股无聊无赖的神气，他显得疲倦，还有几分忧愁。

“喂，躲开！”一个头上缠纱布的小孩摇摇摆摆走过来，他努力用胳膊、胸脯和肚子维持着一摞砖头，“你坐在这儿，不嫌碍别人的事？”

“我专门坐这儿碍你的事！”二蛮一下跳起来，高兴地喊道，“看看我是谁？”

“二蛮！”

“秃老美！”

秃老美撂下砖头，扳着二蛮的肩膀使劲摇，二蛮也同样扳着秃老美的肩膀摇，他们那股亲热劲，好象他们一向是最和睦相处的伙伴，而且五年不见面了。

“真是你呀？二蛮！”

“怎么不是我呢？秃老美！”

“嘻嘻！”

“嘻嘻！”

他俩手拉手，围着树墩又蹦又跳。

“二蛮，你跑哪去了？”秃老美打量着归来的浪子，“地震多吓人哪，震完事了，杜奶奶各家各户清点人数，一家一家，死的、伤的、夜班没回来的、都有数，就你们家的你，没数！”

“我……”

“你住楼梯底下，是全楼最保险的地方，柜子桌子倒了，床可没倒，哪儿也没你！你妈急得呀，嗷嗷直嚎，她

进医院了，你知道吧？”

“知道。”

“真的，我们大伙都纳闷，你倒底咋回事呀？”

“没啥……我……我从窗口蹦出去了。”

“那怎么两天不见你呀？”

“嗯……我吓糊涂了……就……跑，嗯，跑到一个顶好的地方去了。”

“呦，真的？”

“谁骗你。”

“那地方在哪？远不远？”

“可不算近。”

“那地方是顶好吗？”

“怎么不是！”

“我说，二蛮，一会儿你领我去看看行吗？”

“那地方你可去不了，一般人都去不了。”二蛮最初不过想胡乱搪塞几句，可是看到秃老美那副又好奇又羡慕的样子，心里就好笑起来，他忍不住添枝加叶地说，“那地方么，太保险啦，二十级地震也没事！告诉你吧，那儿有许多好吃的东西，有甜水喝。”他完全忘了机井房里轰炸机般的蚊子和土地雷般的跳蚤，又加上一句，“还有顶软和的床，睡着可舒服啦！”

“啊！”秃老美简直喘不过气来了，他用肩膀蹭着二蛮，“我说二蛮，你就偷偷带我一个人去，我准定保守秘密，怎么样？”

“那得以后再说，以后看你对我够不够朋友。”

“你倒算算看！”秃老美激烈地说，“咱院谁跟你顶不错？你忘了前几天是谁帮你涮走凌老师来着？”

“是你涮走那老头儿的。可后来为这我挨了一顿好揍！”

“那能怪我吗？是你自己求我涮他的。喂，我准保密，二蛮，带不带我去？”

二蛮已经没兴趣继续吹嘘他那“仙境”般的地方了。“以后，等我认为你不错的时候再考虑带你去……”他狡猾地眨眨眼，“哎，傻多儿、傻宝儿、小顺子、小鸡仔他们呢？”

“就傻多儿一人叫砖头拍伤肚子，送走了。我们几个都

是轻伤，你看我，头上一道口子，是碗橱里碟子砍的，昨天医疗队叔叔给上了药，捆上纱布，当时还有点疼，现在觉不出疼来了……”

这时，傻宝儿、小鸡仔几个小伙伴都跑过来，七嘴八舌问二蛮这两天哪去了，秃老美就替他回答，效果比刚才更强烈，人人都要求二蛮带他们去那美妙的地方，二蛮都不答应。他们就说：“那你也别去了，那地方好是好，你一人呆着多腻歪，还是跟咱们大伙在一起吧。”

“告诉你，二蛮，”秃老美说，“等棚子搭好，咱们胡同几十家全住里头，男人一边，女人一边，咱们孩子们一边，象兵营一样！”

“咱们男孩子得按个头大小排起来睡，”小鸡仔抢着说，“第一傻宝儿，第二秃老美，第三小顺子，第四二蛮，第五是我，第六小明，第七小刚，要不要虎娃？”

“不要，他还是个小嘎巴豆子呢。”

“不要女孩子和小嘎巴豆子，就咱般般儿大的男孩子在一起。”

“谁说要女孩子？女孩子老是这不合适那不对劲，哼哼唧唧的尽坏事！”

“咱们大伙一块住、一块吃、一块玩、一块干活，多有意思！”

“咱们还要任命连长，班长，每人做一支木枪，站岗

放哨，保卫咱们的营部！”

“二蛮，你说棒不棒？”

“棒！”

二蛮立刻被伙伴们描述的兵营生活迷住了。孩子终归是孩子，他们对物质上的损失并不那么在乎，他们浑身充满了浪漫精神，所以他们永远乐观。天塌下来也挡不住他们的玩耍和游戏。

“你爸就在八号院，你怎么还不找他去！”秃老美提醒着二蛮，“快去吧，咱们还得搬砖呢，杜奶奶说，搭一个大通铺，砖头缺老鼻子啦！”

孩子们搬砖的搬砖，不搬砖的簇拥着二蛮往八号大院走去。

走进八号大院，二蛮一眼就瞅见三块砖围成的炉灶上坐着口锅，灶膛熄了火，半锅玉米粥还冒着热气，几个娃娃伸着脖子张着嘴，一位老奶奶拿把长把勺，象老鸟喂小鸟一样挨着个儿喂他们。女人们蓬头散发地挤在一张四角吊起的大苫布底下，她们忙忙碌碌地在整理一些从塌楼里弄出来的生活必需品。男人们光着膀子在大院当中栽木桩，准备支起个挡风避雨的大棚子。

“迟伯伯，你们家小二子回来了！”一个孩子尖着嗓子向男人堆里叫唤。

爸立刻回过身，他又方又大的脸上挂着欢喜的笑容，但这笑容只存在了半分钟。在孩子面前，他似乎不能有笑容，只能有威严，所以他强压住心里的欢喜，不让孩子看出他的失踪使做父亲的焦急了两天两夜。他板着脸走过来，一手拿根碗口粗的大木桩，一手提柄斧头，除了一条裤衩，全身赤裸裸。汗淋淋，那模样，活象能把大树连根拔起来的森林巨人。归来的浪子望而生畏了，他缩到女人们后头。女人们亲昵地拍着他，推着他：“去，去，怕啥？你妈为找

不见你，差点儿没急得发疯，你爸也愁得什么似的，快去，他不会揍你，他高兴还来不及哩！”

二蛮绝不肯自动走过去。打从那顿狠揍之后，他跟爸两人之间，还没有过正式的交往呢。

父子俩就这样僵持着。幸亏杜奶奶过来才打开僵局。杜奶奶是元宝胡同三十九户居民的首脑人物，现在是八号大院土建工程的总指挥。她是热心而又很有组织才干的，受灾后的抢救，元宝胡同比别处提前一天结束，集体的住棚又比别处先动工，这一切，并没有上级指示。她把男男女女分为许多小组：盖棚的、做饭的、找水的、照料伤病号的、对外联络的、带孩子的、收拾零碎的……连孩子们也组织起来，所以元宝胡同人人忙碌，个个有信心。杜奶奶上前拉住二蛮的手："唉呀小二，你跑哪去了？就不怕急坏你爹你娘？”她把二蛮拖出来，送到爸跟前，“来呀，爷儿俩见见，讲讲和。你嘛，”她摸着二蛮老鸹窝般的脑袋，“要听你老子的话！你嘛，”她对那“森林巨人”说，“教育孩子别指着打，越打越皮呀！你们爷俩，都跟大伙一道，过过集体生活！去呀小二，跟你爸亲热亲热去！”

二蛮被杜奶奶推着，一点一点冲爸挪过去，隔两三步远，他站住，抖抖索索地叫了声："爸……”

“唔。”爸望着儿子，心里想说两句亲热话，不过，连他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冲出嘴来的却是严厉的诘问，“这两天，哪去了？”

面对巨人般的爸，二蛮刚才应付秃老美的那股机灵油滑劲一点没有了，他结结巴巴地说："没……没上哪……”

“什么？没上哪！”

“我……”

“放屁！”爸见这个小浪荡子哪儿都好好的，想起昨天因为找不见他，老婆哭晕过去三回，自己也急得象热锅上

的蚂蚁，心里就来了气，“我整整找你一天一宵，你妈急得晕死过去，你钻哪儿去了？！”

爸向前迈一步，二蛮就往后捎两步，每后捎一次，身上那些挨过皮带的地方便惊醒似地疼痛起来。退到院墙根，爸虽没有碰二蛮，二蛮却抱住脑袋，“哎唷哎唷”地尖声叫唤起来。

杜奶奶忙把身子插到爸和二蛮中间：“迟伯伯，这可不行啊！孩子没灾没病好好回来了，连句好话都没有，连个笑脸都不给，还打算揍一顿呀？在咱们八号大院，这套可行不通，有我老婆子在，你甭想动不动跟孩子耍威风，走吧，干你的活去，把桩子下结实点！小二子，跟杜奶奶走，那边有黏粥呢，孩子们都有一碗，杜奶奶也给你盛一碗，满满的、稠乎乎的一碗……”

“老实呆着！再乱跑，老子打断你的狗腿！”爸发完令，就回到男人堆中去了。

杜奶奶把一碗粥放在二蛮手里，眯缝着眼看着孩子喝粥。“小二子，”她含笑问道：“告诉杜奶奶，你这两天上哪去了？”

二蛮埋头喝粥，不开腔。

“小二子，杜奶奶疑心别是那帮大小伙子钩上你了？”

老太太怀疑地望着孩子，“前几天，我瞅见六街一个打架出名的小子在咱胡同口逛荡……”

“不……我不认识他！”二蛮矢口否认，他知道把霹雳“出卖”给街道主任是危险的。他灵机一动，连忙扭转话题，“杜奶奶，我看见根水叔叔了！”

“根水？在哪儿？”

“他和他们部队的人一起挖洞救人，他倒着吊下洞去，救出来一家子人！”

“在哪儿？”

“离河边不远。”

“嗯？你跑到河边去了？”

“没……不是……”

“小二子，不兴许说瞎话哪，你得跟杜奶奶讲讲你这两天的事！”

二蛮一脸尴尬相，他绞尽脑汁想编圆一个故事讲给杜奶奶听，可巧有人叫走了杜奶奶，二蛮才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他小口小口地喝着粥，喝完了，放下碗，双手托腮，闭上眼睛，脸上现出苦恼和烦乱。他回来了，可是妈走了。妈不在，让他守在爸身边跟爸过，这可是再糟不过的事！杜奶奶虽然镇得住爸，可杜奶奶事多，怎么能成天守着二蛮呢？……他望着那群正在起劲搬砖的小伙伴，脸上又现出一阵惋惜，他很愿意参加孩子们的兵营生活，可是，爸发起威来，要‘打断他的狗腿’时，秃老美、傻多儿、傻宝儿、小鸡仔……他们谁也救不了二蛮哟。他深深叹口气，真的，跟爸呆着，还不如回去找大朋友霹雳呢！他忽然想起临分手时霹雳对他说的话，是啊，明天，也许是后天，霹雳就要跟着海怪到青岛、到上海、到南京，还要坐上江船到峨嵋山去了！他为什么不跟他们去呢？峨嵋山上有猴子，二蛮一定能逮住一只，带回来训练它，教它耍把戏，那时候二蛮就阔喽！秃老美、傻多儿他们会成天围着二蛮转，不单他们，所有的孩子都会围着二蛮转！他愁苦的脸上现出笑容，他的决心已经下定了！他要跟霹雳走，等妈从医院回来时，他也从峨嵋山回来了……噢，他要从上海给妈捎一件顶漂亮的衣服，妈常常夸上海的衣服又合身样子又新，二蛮给她捎回来，她就会整个儿原谅他的……这个小浪子考虑完毕，瞅准大伙都没注意他，便拾起块白墙灰在自家门板上写了几个大字：“妈不在，我怕爸打就走啦。二子。”写完，他钻过一根翘起的梁柱，踩过一溜房瓦，立

刻消失在废墟后头了。

当孩子们发现了二蛮的留言并将它报告给二蛮爸时，他楞住了，他也象二蛮妈一样感到后果的严重，他心里真是十分后悔，他对自己发誓再不粗暴地对待孩子，可是，哪儿去找他的孩子呢……

第十八章

海怪是什么人

二蛮回到机井房时，天已经擦黑了。霹雳趴在席子上，身边扔满了烟头，他的肩膀和头发上全是一片片的烟灰，头缩在肩胛里，手里夹着的烟快烧到指头了，但他连动也不动。海怪坐在摞起的砖头上，脚边放着一只酒瓶和几筒打开的罐头。二蛮进门，他们好象没听见也没看见。

“算了，起来喝几口，威士忌这种洋酒我还真没尝过，味道还行。”

霹雳翻身坐起，抓过酒瓶，仰脖咕咚咕咚喝了几口，放下瓶子，双手捂住脸。

“喝！”海怪也用同样的姿势喝着，“喝下去，就什么都忘了。”

两个人没有更多的话，瓶中的酒却消失得很快。一瓶



威士忌喝完了，又打开一瓶芦州大曲。霹雳的脸越喝越红，连脖颈、胸脯都红了，红得象从炉膛里挟出的煤球。海怪却相反，越喝越白，白得跟新刷的石灰墙一样。

“哈哈，哈哈！”霹雳突然笑起来，抓起酒瓶，还要往嘴里倒，可他的手哆索得厉害，酒泼了一脸，顺着下巴滴到胸口。他摇晃酒瓶，头也跟着摇晃，显得那样快活，望着二蛮不禁笑了起来。“娘，老娘！”他爬起来，摇摇晃晃，走近二蛮，边晃边说，“您没死吆？没死……啊……咱知道，您放心不下您老儿子哟……嗦嗦……嗦嗦……”他揪着头发，抓着心口放声大哭，嗓音拖得又长又粗地吼：“老爹哟……老娘哟……别丢下你们老儿子去了哟……老儿子不成器，累了你们二十年哟……”

他的号哭是粗野而悲伤的，但又有那么一股滑稽劲，好象不是在真哭，而是在表演一出哭戏，使二蛮看着总忍不住要笑。

“老娘，您尽管乐呀……”他向二蛮伸出两只手，“您老儿子来了，来了！”

望着醉汉那双狂热的、血红的眼睛，二蛮不再觉得可笑，他害怕了，他慌忙匍匐到地下，手脚一齐爬着，躲闪着。那醉汉则在后面摸着、跟着。忽然，醉汉被横在地上的铁铣把绊了一下，象粮食口袋那样沉重地倒了下去，他喊着爹娘，求饶、咒骂，挣扎着要起来，但无论如何也挣扎不起来了。

二蛮跪在地下盯着那醉汉，断定已经没有了危险，才坐起来。他肚子饿，拿起一筒罐头住嘴里倒着吃。他安顿下来还不到一分钟，又听海怪开腔了：“过来，伙计。”声音冷而阴。二蛮害怕，没有动。“过来！！”这次喊得凶而急，二蛮只好硬着头皮爬过去。“坐下！”二蛮双手放在膝上，规规矩矩坐在海怪对面。月亮升起来了，月光直射进窗洞，

照在海怪脸上，使他那本来就惨白的脸带上了腌鸭蛋皮那样的青色。海怪提起酒瓶，短粗的手也抖索得厉害。

“喝！”他把酒瓶塞到二蛮嘴边。

“不，海大爷，我不会。”二蛮扭动着，退缩着。

“不会？装什么蒜！老伙计……那次……你不喝下……一整瓶？”

“我没有，海大爷。那不是我。”

“胡扯！不是你是谁？咱俩弄到……五百块……喝了他妈的……五瓶！”

“不是我！真不是我……”二蛮弯下腰，想悄悄爬走，躲开这个眼睛雪亮的可怕的人。

“你跑哪去？”海怪捏住二蛮的手腕子，他的手比爸的要小到一半，可那劲头并不亚于爸，他只那么稍稍一使劲，二蛮的整条胳膊立时又酸又麻，二蛮不敢挣扎，他知道越挣就会捏得越紧。“噢，老伙计，你嫌咱穷哇？咱不穷……咱发横财啦！拿……给你！”他捋起袖子，露出一块挨一块，满胳膊的表，那些表在月光下发出冷冷的光。他褪下一块，递到二蛮鼻子跟前，那是块小巧的，有着细细的金链子的坤表。“拿去！老伙计，海怪不在乎一块表，海怪发财了！”他拍拍黑旅行包，“多着呢！哈哈！人都伤了、死了、不能动了……你就从他胳膊上捋……捋去！”他作出捋表的动作，“哈哈……没这么省劲的！明儿你也去，海爷叫你发一笔财……老伙计，喝！”他毫不觉察那块金色的小坤表落到地下，只管把酒瓶翻转过来，往二蛮头上浇，“喝！你给我喝！”酒流进二蛮的眼角，钻进二蛮的鼻孔，又辣又呛，二蛮使劲甩着脑袋尖叫。“叫唤什么！再叫我让你脸上开朵花儿！”海怪从腰里一摸，一柄又窄又尖的刀握在手里，顺手一甩，那刀飞出去，插在门上，刀屁股不住地晃。“过来！老伙计，咱们亲热亲热……过来呀！”还没来得及逃开，

二蛮就被海怪两只胳膊搂住，那胳膊象铁杠一样有力，二蛮叫它夹得连气都快出不来了，再这么夹上几分钟，二蛮确实会被憋死的。幸亏那老家伙一阵恶心，松开他的俘获物，开始呕吐，吐完之后倒在地上不动了。

二蛮满头满身是汗，说不上是因为闷热流热汗还是因为害怕冒冷汗。按他当时的心情，恐怕后者的成份更多吧。屋里已经安静下来，他的心还在跳，跳得象要冲出喉咙。即使他再没有判断力，此时也会明白海怪是什么人物了。强盗，杀人放火的强盗，让民警抓住就要枪毙的强盗！二蛮听过人们议论贴在街上的告示，那上头就有强盗犯法被判罪的。有一回，一辆囚车上绑着几个插纸标的人，是拉去吃"黑枣"的！天呀！二蛮跟霹雳"漂"出来，是想去海边游泳、到河里钓鱼、到上海、南京逛一逛，到峨嵋山上逮猴子，是出来玩儿的，可不是去当杀人放火的强盗！"天呀"！这个可怜的小家伙眼泪汪汪地想，"我多倒霉呀！旁边躺着个凶神一样的强盗，他弄死我，比弄死一只蚂蚁还容易……天呀，我多该死！我干嘛跑到这地方来呀，其实，爸并没有真要打我的意思，杜奶奶也答应照顾我……唉，唉……我真糊涂呀……"

霹雳早就在打呼噜、说梦话，梦中还发出一阵阵痛苦的呜咽。而海怪，一点声息没有，若不是他的胸部一起一落，就跟死人一样。蚊子和跳蚤又发起攻势了，但二蛮感觉不到虫豸们针一样的嘴插进他的皮肤，他顾不上，他得赶快离开这儿，乘醉汉和凶神都熟睡了，赶快逃走！

他大气儿不敢出，蹑手蹑脚向窗口爬去。他迈过横在地上的霹雳，就要到达窗下了。海怪躺在门边，如果轻轻地翻上窗子，是不会惊醒他的。二蛮双手抠住窗沿，双腿准备往上蹬，就在这时，他回头朝海怪瞥了一眼，瞥这一眼不打紧，他可是整个儿吓瘫了——从窗台直瘫到地上。

他看见了什么呢？他看见月光照在海怪惨白的脸上，那低低的额头下，两只凶光闪闪的眼半张着，一眨不眨地瞧着自己！其实海怪睡得很熟，轻微地响动绝不会吵醒他。但海怪是半睁眼睛睡觉的人，二蛮不知道人还有这种毛病，他认为海怪一直在监视他哩。但海怪不说话也不动，真是怪极了。二蛮就坐在墙角，偷偷盯着海怪的脸，想等他闭上眼后再翻窗逃走。可怜的孩子，他哪等得到海怪闭眼呢？他疲困得闭上了自己的眼，海怪的眼睛仍是睁着的！

当二蛮醒来时，太阳已经照在窗棂上了，他没有动，也不睁开眼睛，因为他听到海怪和霹雳在小声交谈。

“现在还不算晚，”是海怪的声音，“大兵哥忙着救活人、扒死人，只有银行、金库和重要机关才派了岗。”

“恐怕不好办。”霹雳说，“前天我不过弄点儿吃的，食品库门口就跑来个民警，光着膀子站岗来了……后来我家去时，又见十字路口绑着个人，老百姓逮住的，要晒他的‘干’，都说他扛走百货大楼五匹呢料。两箱毛线。”

“这家伙是笨蛋，去弄呢料毛线那种松货。咱爷们就不干这种蠢事。我可告诉你，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打我干这行买卖，还没遇上过这么好的机会！以往嘛，踢个‘飞轮’就要了命，那‘飞轮’才值多少？现在呀，钱柜都敞着呢！老天给的财运，不去拿，枉活了这一世！”

沉默半晌，霹雳才说：“咱没干过这个……在六街，只是帮哥们打架闹事，顶多拍几顶帽子。”

“那是过去。现在你爹妈死了，你哥你姐还能供养你？得自己找饭吃。傻兄弟，费不了多大事就能抓来一大笔！现在一天抓的，能比早先两年抓的还多！抓一笔，够你大吃八喝玩几年了！怎么样？”

霹雳叹口气：“奶奶的，算了！混一天是一天，混到混不下去，拉倒！反正咱这块料迟早也是个烂！”

“你这才算明白过来喽。兄弟，老惦着找啥工作，那是你死心眼儿。工作，哼，一天累个贼死，拿不了几个钱，累上一年，还不抵咱爷们出去一天闹的多！”海怪冷笑着，“早先咱也当过那样的傻瓜，打从十六岁起，咱就学会做个聪明人了！”

“你要我怎么办？”

“我看准了几家店铺、旅馆，塌得死死的，会计室、账房都好好埋在下头。咱装做去扒人，谁也不会注意咱，打好洞子，一个人下去，一个人在上头盯着，回来对半分。”

霹雳再没说出啥来，他们把东西藏好，准备走了。二蛮暗地松了口气：他们走了，他也就可以走了。海怪开了门，忽又停下来。

“这小东西，咋办？”

“由他睡吧，”霹雳说，“等回来再告诉他。”

“不行！你找这孩子，笨倒不算笨，可还不够‘板’，娇生惯养的！”

二蛮听着这番评语，不由心里高兴，海怪看不上他，就会放过他了。可那老家伙第二次停下来：“不行，昨天晚上，我大概‘露’了。”他疑惑地说，“早起，我那刀子插在门框上，一只坤表扔在地下……那小东西好象没睡？闹不好，叫他坏了大事……”

“咳，您放心，他是个没长心眼的小糊涂虫，这路小糊涂虫，你叫他吃屎他也不嫌臭。昨天他回趟家，咱估摸小子准跟家住下了，嗽！今儿早起一看，小子还睡这儿！”霹雳得意地笑了，“他爹他娘也不如咱霹雳拴得住他！他才不会疑心呢，他佩服您老，还以为您老会耍杂技哩，‘飞刀华’，变魔术，哈哈！将来他准能当您老的大弟子！”

海怪也笑起来：“算啦，叫这小玩意睡去。”他走过来，弯身察看二蛮，一股酒臭直钻到二蛮鼻子里，二蛮把全身

力气都使出来憋住不动，假装睡得很熟。他心里祷念着：快走吧！快走吧！听海怪走出屋，他高兴坏了。不想那老强盗又说："白天不能叫这小子上外头去，晚上回来再说！他要不乖乖顺着咱，哼，咱就斩草除根！"他把门咔嚓一声锁上，二蛮希望他会忘了那小窗户，那老强盗什么也没忘，他不知从哪弄来块木板，又找棵树桩把木板顶在窗户上，直到老强盗觉得安置得满意了，才和霹雳离去。

第十九章

海怪的黑手

二蛮成了囚犯。他推门，门上的锁挺牢实，他推窗子，窗子叫树桩顶得死紧，他察看墙壁、屋顶，想发现可以钻出去的地方，可是找不到一个洞或是一道缝。他在屋里打转，象头被关在铁笼里的小兽。

远处，有一群妇女在棉花地里喷洒农药，风不时地把她们的说笑声送过来，二蛮捶着门，呼叫着，可是那些人毫无反映——因为风不怜恤二蛮，根本不向那边吹。

可怜的孩子喊得喉咙痛，就在席上坐下来，想着自己的不幸。天哪，难道就这么坐着，等海怪回来掐死或是给一刀吗……他后悔极了，悔不该从家里“漂”出来，落到这一步。他为什么要鬼迷心窍地跑出来呢？爸虽然厉害，但终归是他的爸，不会要他的命……真是鬼迷心窍呀！昨天，要留在八号大院该有多好，男孩子们排起队来在“兵营”里睡觉，他就睡在小顺子和小鸡仔中间，说不定，还会选上他当班长，过去，二蛮就是孩子们中间的“大王”哩。可是，这些好事也只能想想罢了……小伙伴们再也见不到二蛮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二蛮会落到强盗手里。活不了多久啦……谁也救不了他。霹雳在海怪面前乖得象个娃娃，他也救不了二蛮……。想着自己活不成了，二蛮的眼睛就变成两股喷泉，泪水把他那件脏得不成样的衣服前襟全染湿了。他时而抽噎着，时而嚎哭着，哭得顶凶的时候就在地下打滚，“我真是活该呀！”他边哭边骂自己，“因为我太坏了，太坏了，骗子、强盗才看上我的呀！我早先

要听别人劝告多好，那老头儿，凌老师怎么说来着？要做个好孩子，要诚实，不自私……还要同情倒霉的人……他说得不错呀，我当时偏偏听不进他那一套，还挖苦他，说他傻得象驴……天哪，我只要做到不骗人这一条，也就不会背着家里‘漂’出来了。也就不会在这儿等死了……天哪，天哪，我现在算完啦……”

他哭累了，嚎累了，就呆呆地坐在地上。他的模样可真够惨的，昨天探家时，他只不过脏一些，瘦一些，可现在，如果让元宝胡同那群小伙伴到这小屋来一趟，他们哪能认出这个浑身沾满泥灰、干草，腮帮子陷下去，眼睛肿得象两颗红枣，满脸绝望的可怜虫，就是过去丁字街顶神气顶漂亮的小后生二蛮呢。

可怜的孩子呆坐着，脑海里是一片空白，两只眼睛毫无神采地望着墙壁。没有粉刷过的墙壁上，许多小虫在忙碌：红皮带黑点的瓢虫昂着头，好象在倾听什么，如果对它轻轻说：“花姑娘，花姑娘，你家房子着火了，你的孩子烧死了！”它准会马上飞走，飞去救火；几只金龟子，背壳闪着奇妙的蓝光，慢条斯理地爬着，好象几位老神仙在散步；许许多多的蚂蚁，一队向上走，一队向下走，整齐得象两队士兵。另一种不知名的紫皮小虫，老是在原地打转儿，转一阵，飞起来，落下去还是打转，好象打转会给它带来很大的愉快……这些虫子们，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各自找各自的乐趣，它们都是自由而快乐的，因为它们不是囚犯。一只黑油油的大蛐蛐登场了，要在平时，这该是一件了不起的宝贝，带着它，二蛮能打败丁字街所有的蛐蛐，它可以被封为“大将军”或“元帅”，丁字街那些蛐蛐，个头还不及它一半呢！可现在，二蛮却冷淡地看着它，正如陷井里的熊对过路的蜜蜂不感兴趣一样。于是，那肥壮油黑的斗士就自由自在地满墙游逛，逛了一程，遇到机井伸

出的铁管，它停住，好象在考虑下一步如何办，然后，它掉过头，顺着铁管爬，爬到铁管和墙壁交界处，一下就不见了。虫子哪去了呢？二蛮混沌的脑袋忽然转动起来，活跃起来：难道那儿有个洞？他跳起来，把脸贴到机井铁管上，用手抠着铁管周围的墙，他终于发现，原来为了把水管接到外面，墙上曾经留过一个缺口，装好水管之后又用泥堵死，抹平了。但水管周围的泥却比墙薄得多，也松得多。贴近管子有窄窄的缝隙，那油黑的“斗士”就是从缝隙里爬出去的。

我们知道二蛮并不笨，他马上有了主意。

他找到那柄断头铁锨，用它去捣水管周围的泥，没费多少事就捣通了，但只有碗口那么大，中间还夹着铁管，想爬出去还差得远呢。下一步对付土坯就麻烦得多了。二蛮有了奔头，心里不再烦乱，他吃了两筒罐头，觉得力气足了，就动手扩大那土洞。他累得浑身汗湿，背心和裤衩都溻透了，他越干越猛，因为天色已经在暗下来。打从他出生到现在干过的活加起来，恐怕也抵不上今天的一小半，可安慰的是洞子越来越大，清风从洞外吹进来，带着一股玉米叶的香气，而洞外的庄稼、树、草一片青绿。二蛮心里充满了对绿色的渴望和对清风的渴望，这是一个囚徒对自由的渴望啊！

终于，他成功了，洞子已经足够他钻出去了！他忙乱地用牙撕下一块麻布，裹上几筒罐头，把麻布包先扔出洞外，然后，把头和肩探了出去，他看到满天绯红的晚霞，清风舒适地抚摸着他汗湿的脸，只需要几秒钟，他就自由了！他要跑得远远的，离开这两个强盗，永远不沾他们！他要回家去，将来也要读书、画画，象阳台上那个女孩子一样！可是……不幸的二蛮哟，厄运老是跟着他。比起将要发生的事，眼下的光景还算不错了。

二蛮的头和肩已经自由了，他的两只脚还站在“囚牢”里，而他的腰，在自由和囚牢分界的墙洞上，那么，往外一使劲不就成了吗？二蛮没有使劲，他缩回来了，急急忙忙地缩回来了，因为他看见三十米外的玉米叶中，两个人头在钻动，那是海怪和霹雳，他们的脸正冲着洞口，他们只顾走路，并没有注意那面墙发生了什么变化。但如果钻出去，他们马上会看见的。

二蛮慌了手脚，现在，逃跑已经晚了，他得赶快拿主意。也许“急中生智”这句成语还是相当有道理的，我不知道其他人在危急时如何处理，但二蛮安排得真算不错，他三下两下，把挖洞时撒在地上的土拢到墙角，盖上干草，又把秫秸秆拖过来立在洞口，用它把洞口流进来的光线完全遮住。两个家伙进屋时，二蛮正半睡半醒地躺着。因为光线越来越暗，他们并没有注意屋里一些小小的变化。他们坐下来吸烟、吃东西，两个人都累得要命。

“起来，小子！咋睡不醒了？”霹雳用脚踢着二蛮的脊梁。

二蛮伸懒腰，打呵欠，假装埋怨道：“早就醒了。你们出去也不叫我一声，多憋得慌！”他竭力不看海怪，半明半暗中，海怪的眼睛亮闪闪的，他觉得这双眼睛老是在他身上扫来扫去，使他止不住地要发抖。他努力压住慌乱，又说，“可真憋死啦，我吃了好些东西，还逮到一只大蛐蛐，后来它跑啦，这屋里蛐蛐可多呢，又大又肥，赶明儿，咱们逮几只斗蛐蛐玩……”他又假意埋怨道，“你们干嘛把门窗顶起来，我想上沟里喝口水都没办法。”

“怕你小孩子外头瞎跑，不好好看着屋里东西，这点儿吃的，现在比金子还贵！”霹雳笑着递给二蛮一罐头盒水，“喝吧！”

“明儿我可不在这里看东西了，我要跟你出去，上哪

都行。”

“那得问他。”霹雳指指海怪。

海怪不作声，停了会儿，他说：“跟我出去，你不怕我揍你？昨晚上多喝了几口，没揍你小子吧？”

“嘻嘻，”二蛮傻乎乎地笑着，其实心里直发毛，“嘻嘻，没揍我，您老可真有意思，尽唱，尽唱……”

“唱的准是吕剧调儿，”霹雳挺感兴趣地插嘴，“海大爷高兴起来，就爱哼他们山东老家的吕剧调儿。”

“谁知那叫啥调，反正，就是哎哎哎——呃呃呃——比你可哏多了，你呀，尽哭，爹呀娘呀，哭个没完……”

“后来呢，我没吓唬你？”海怪随口又问道。

“没有。您老那出戏哼得太长，哼得我直困，熬不住就睡着了。咦，怎么，您老哼哼半天，啥也记不住了？”

海怪没有再问，他吃足了罐头，喝了不多几口酒，身子一仰躺到席上，霹雳滴酒没沾，愁眉不展地尽抽烟。

二蛮暗暗庆幸，他想，今晚可以平安无事了，等明早那俩家伙出去，他就跟他们来个不辞而别。他感到安心，而且也实在劳累了，所以他很快便睡熟，还梦见和秃老美、傻宝儿一群孩子住在“兵营”里，他们选他当了班长。

可是，和老牌强盗同在一个屋子里，哪能得到安宁呢？不知睡了几个钟头，也许五个钟头，也许六个钟头，二蛮被争吵声惊醒了，防御的本能令他不要动，他就一动不动地听着。

“您老说过对半分！”霹雳的声音。

“这就是对半分。”海怪冷冷地答道。

“这可不公平，您老还掖着一半呢。”

“那跟你不相干。”

“不相干？那是咱两一块去弄的。”

“怎么着，想上海大爷嘴里抢食呀？哼，你小子还不

够格。”

“海大爷，”霹雳的声音硬起来了，“您老把该得的那份给咱，明儿咱还跟您去，要不，咱不干了！”

“老子就这么分，跟老子讨价还价，不成！”

“海大爷！”霹雳的声音越来越高，“别欺人太甚，没听说过，兔子急了也咬人！”

“老子怕你兔崽子？哼，牙还没长齐呢！咬××去！”

“老海怪！”霹雳显然叫怒气烧昏了头，从牙缝里吐着字，“老恶鬼！别以为咱不知道你的底细，你判的是无期……”

这句话没说完，他的喉咙就让海怪掐住了。霹雳对打架并不陌生，他起脚蹬住海怪的肚子。两人便在屋里撕扭起来。霹雳仗着自己年青力壮，一猛劲把海怪压倒在地，从裤腰上摸出那支自制火枪。而海怪却象猴子般灵活，顺势飞起左脚，踢掉霹雳手中的家伙，抓住霹雳的右臂一拧一翻，那胳膊咔地一声脱了环，动不了啦。小伙子死命挣起，使左手抓起斜倚在墙角的断头铁锨把，正要朝海怪甩过去，不想海怪抢在他前头扔出块砖，正中霹雳心窝，小伙子“喔”地哼了一声，仰面倒下，海怪扑上去，从腰间拔出匕首，朝霹雳肚子上猛戳，霹雳全身抽搐了一下，嘴里含糊不清地喊了声：“小子……快跑……”就不再动了。

杀人惨剧进行时，二蛮的恐怖已达到极点，他大张着嘴，却喊不出一点声音，他的腿软得象面条，心房几乎停止了跳动，直到他听见霹雳临死前含糊的忠告，才触电般惊醒了。凶险的境遇使他头脑变得异常清楚，他不声不响地向墙洞爬去，他的手碰到一件东西，是霹雳掉在地下的火枪，他抓住它，继续往前爬。难以提防的是地面有各种障碍物，尽管他轻而又轻，一块砖头移动了几寸，“唰”地发出声响，而横在地下的秫秸秆“簌啦簌啦”地擦着地皮，

声响很轻微，但那老强盗仍然注意到了。他正在拭擦血污的匕首，一面紧张地盘算如何把尸体拖出去、扔在路边——几天来死人很多，谁也不会疑心是凶杀——然后，带上全部赃物远走高飞。……他忘了屋角蜷缩着个第三者，朝发出轻微的声响的地方望了一眼，才突然发现那个孩子正顺墙偷偷爬着。好！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孩子什么都看见了，就别想活着离开这里！海怪不再拭擦匕首，他慢慢站起来，瞪着凶光闪闪的眼，一步一步朝孩子逼过去。他不用忙，孩子无路可逃，不出半分钟就会象捏小鸡般被他捏死……没料到“砰”的一声响，白烟立时弥漫在昏暗的屋里，海怪的左边腮帮和肩头一阵火燎般的烧痛，他还没来得及弄清是怎么回事，那孩子却象枚炮弹，穿墙逃走了。

可怜的孩子奔跑如飞，他不知哪来这么大劲，蹦过一丛丛荆条，跨过一道道沟渠，刺儿菜的叶片划破了他的腿，“老牛筋”的藤鞭抽打着他的胳膊，蒺藜果死死抓住他的衣裤，荨麻扎肿了他的肉皮，他毫无知觉，只顾没命地奔跑。他的速度，如果正式用跑表计算，恐怕连世界越野冠军也会吃惊的。即令如此，他却摆脱不掉海怪。那凶犯起初距离还远，因为二蛮先出屋近一分钟，墙上的洞太小，海怪钻不出，他是开了门跑出来的。可是，海怪渐渐赶上来了，二百米、一百米、五十米……二蛮听见那老强盗紧紧跟在后头，脚步轻捷得绝不象个近五十岁的老人！二蛮希望能遇上村庄，住户，希望能跑到有人烟的地方，不幸的是他钻出墙洞后完全不顾方向，见路就跑，村庄被他扔在相反的方向，越跑越荒凉了……就在追与被追者之间只隔三十余米时，前面突然出现一排很高的篱笆墙，可怜的孩子一头撞在墙上，撞得两眼发花，跌翻在地，他一骨碌爬起来，顺着篱笆墙继续跑，而狡猾的海怪却抄到前面堵住去路，孩子掉过头，只是脚步越来越慢，越来越不稳，



他已经精疲力尽，但还勉强捯动着两条无力的腿，每迈一步，都象踩在棉花堆里。最后，他再也拉不开腿了——两条腿已经不听使唤，而他的心，马上就要爆裂。可怜的二蛮，他要知道会有今天，那他是死也不肯从家里“漂”出来的啊！他绝望地背靠篱笆墙，用最后一点力气喊着：“救命！救命！”

兔子已经挂在恶狼嘴边，绝对跑不掉了，海怪停下来，嘴角带着一丝狞笑，他的半边脸布满了火枪子留下的血点，两只眼在月光下闪出绿色的凶光，就是魔鬼从地狱中跑出来，也不会比他更可怕！可怜的孩子情愿马上死去，也不愿再看凶犯狰狞的面孔。他闭上眼，等着死亡的降临。

第二十章

遇救

在郊外，如果地形不熟，对东西南北又没有牢固的概念，很容易被一模一样的庄稼地、村舍、小路弄得迷迷糊糊。为了便于把故事讲清楚，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城北一带的地形。

我们已经知道，从北城出来是一条大河，与大河并行的是铁路。公路由市区伸出，遇到大河时变作桥，过了桥，公路与铁路有短短的交叉口，然后，它一直伸延九十余里，到达另一个小镇。我们熟悉的机井房在公路与铁路交叉口西北约三华里。机井房所属的生产队在公路东面十华里。机井房西北五、六华里，是某地质队驻扎过的一座大院，地质队的活动板房早已迁走，据说要在这儿修建一所气象站，但至今还看不出动工的迹象。看得见的，是一圈用树枝编成的高篱笆墙，墙内杂草齐腰、树木成荫，树上是鸟雀的乐园，草里是昆虫的世界。草丛中有一口井，井并不深，探下头去，可以看见映在水中的绿树和蓝天。地质队迁走后，这口井便冷落了，下地干活的姑娘小伙十分口渴时才偶尔光顾它一下。篱笆院四周全是庄稼地，唯有一条稍宽的土路可以斜穿到铁路线上。再向西北还有许多村落，因与本文无关，就不作介绍了。

就在机井房发生凶杀案时，公路上来往车辆不断，大桥虽断，解放军却在一天内抢修起一座浮桥，保持运输线的畅通。各种车辆往城里运口粮、运水、运塑料布、运油毡、运药品、运起重设备……城里往外运的全是伤号，一

车一车送往邻近城镇或部队医院。由于路面断裂、下陷或凸起，来往车辆速度都不快，有时统统停下，形成“长蛇阵”，长度可达到一、二百米。这种时候，听得见车内的伤号呻吟着：“水……水……”震毁的城市水源断了。震后第一天，因为下雨，情况不严重，第二天、第三天，被骄阳蒸烤的人们口干舌燥，喝干了养鱼池，喝干了游泳池，后来，连造纸厂纸浆池里发臭的水也被掏光了。救灾的飞机能投下饼干、面包，可是无法投水，有几次投下冰棍、水果，但数量少，解决不了问题。救灾部队派来运水的罐车，因为公路堵塞，无法加快速度。干渴的伤员们呻吟着，司机下车，从沟中舀起一桶浑浊的泥浆，伤号们就贪婪地咂着泥浆……有的司机知道附近地质队大院里有口井，但“长蛇阵”随时可能起动，所以谁也不敢离开驾驶室。伤员们也无法自己去取水，只有煎熬着，到前面公社再说了。

“长蛇阵”中走出一位提着铁皮方桶的老人，他似乎熟悉这里的地形，因为尽管小路弯弯曲曲，他的目标却很清楚，一点不差地走到了地质队篱笆院的水井旁。他系下铁桶，那是只空投下来的饼干桶，从井里打起一桶水放在井台上，桶中的水被月亮照得银晃晃的，他把嘴凑到桶边喝了几口，提起水桶，一瘸一瘸地从原路返回去。

“长蛇阵”还在原地，老人提回的水成了救命甘露，他用一只小杯轮流喂车上的伤号，邻车的司机们也来讨几碗送回自己车上。水很快被喝光了，希望喝一口的人还很多，“长蛇阵”并没有起动的迹象，老人拿上桶，又找那口井去了。

这一趟，他显得比刚才吃力，他提着桶往回走，瘸得更厉害了。他穿过草丛和树林，忽然停住脚步，侧耳细听，他分明听到奔跑声，不止一双脚在跑。这样的深夜，农家孩子们不会出来游戏，好寻开心的小伙子也宁愿睡上个舒

服觉，那会是谁在追逐呢？奔跑声渐渐减弱、消失，可是，尖锐而急切的呼救声从篱笆后面传过来，它与静谧的夏夜如此不协调，因而格外的刺耳和凄惨。老人撂下水桶，朝声音跑过去。月光下，他见到两个人扭在一起，一个粗壮，另一个瘦小，瘦小的显然失去了抵抗能力，脖子被掐住，已经喊不出声。老人大叫“住手”，上前拽开那粗壮汉子，不想被那家伙一脚踹倒在地，他翻身又扑上去，死命抱住那家伙的腿，急中生智地朝通向铁路的土道大声喊：“来呀！他在这里！快来抓住他呀！”好象回答他似地，铁路那边传来清脆的枪声和摩托车的嘟嘟声，凶手发慌了，猛地窜起，向北边，朝那没路的方向逃走了。

关于“海怪”的下落，我们不妨公布于众。其实，那枪声和摩托车声并不是冲他来的。他心里有鬼，借着田野的掩护逃上公路。这老牌强盗非常狡猾，他用万能钥匙打开了一辆 212 型吉普车，闯到百里外的一个集镇。镇上民警已接到追捕逃犯的通知，跟住吉普车。他发现已被跟踪，立即甩掉车子混入人群，又闪到一家院中，钻进柴禾垛。院中有只狗，狗老围着柴禾垛吠叫，狗的主人觉得奇怪，就拿木杈捅柴禾垛，老强盗被捅得受不了，跳出来往集市上跑，那位勇敢的居民带着狗在后头紧紧追赶。海怪在路边抢了辆自行车骑上，顺着公路逃窜，居民、自行车主人，还有过路的几个青年紧跟不放。镇上民警接到报告，出动了摩托车。海怪眼看要被追上，扔掉自行车跳下河，民警也追进河里。老强盗号称“海怪”，水性极好。他潜水到对岸，看准追捕者，“嗖”地扔出匕首刺中民警右臂。英勇的民警一秒钟一也没停顿，他左手执枪，瞄准已经上岸的凶犯，打中凶犯的踝子骨，凶恶的海怪终于就擒。法院判了他死刑，立即执行。在办案中，二蛮提供了许多重要材料，这些都是后话。而且，海怪既已就擒，我们就不必在他身

上浪费笔墨，我猜小读者们也希望赶快回到地质队的篱笆墙跟前去呢。

第二十一章

田间小路

凶手逃走后，老人俯身查看孩子，孩子大腿上的股动脉被割开，血涌出来，沿着腿弯流下去，身下的野草染成一滩紫黑色。老人急忙脱下汗衫，把伤口紧紧勒住。孩子全身布满擦伤，颈部被扼出一圈紫印，双目紧闭，衰弱得只剩下一丝气息。

端详着孩子苍白的脸，老人疑惑地自语道："真象那个孩子……真象他……"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仔细看了又看，不错，正是三天来他一直惦记着的那个孩子——那孩子从窗台上落下去后，他找了又找，全无踪影。孩子昏迷着，脸上安详而庄重，只有重伤才能赋予他安详和庄重，这个不怕天不顾地的孩子！

你们自然已经猜出老人是谁了，他正是咱们很熟悉的凌清流凌老师呀。

凌老师是第一批从废墟中站起来的人。三天来，他不停地扒人，抬担架。劳累、饥饿、干渴，加上肺心病，他抬着担架就倒下了。一位外地医疗队大夫诊断他内脏出了毛病，强迫他跟着救护车到医院去。

凌老师奇怪孩子怎么深夜在野地里被恶人追赶，但现在顾不上追究这个问题，孩子失血过多，伤势很重，必须立刻送到医院去。

他找回水桶，背起软绵绵的孩子，摇摇晃晃朝公路走去。

从篱笆院到公路并不远，如果笔直地拉一根绳子，是

六百五十米，不到两华里，但人们只能顺着田垄上的小路走，即使如此，也超不过两华里。腿劲足的人，十分钟足可以走到了，腿劲差的，也用不了二十分钟。

但是，请设想一位三天没有睡觉，三天只吃过半个馒头、几块饼干，只喝过两次纸浆池里的污水和几口井水，不停地在参加抢救的六十一岁老人，如何在夜间背着体重四十公斤的孩子走完这两华里的田间小路吧！何况这位老人本来患有肺心病，医疗队大夫说他在地震中脾脏又受了内伤。

他走了不到二十步，发现自己不是提着水桶而是拖着水桶在走，水桶和孩子他只能选择一个，于是，他放弃了水桶。情况似乎好了一点，又继续走了一百多步，只是越走越慢。因为他喘得厉害，是一种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哮喘。他不得不停下来，让气管稍稍缓和一下，可是只要停住，身体就打晃，他抱住近旁的一棵榆树支撑了一会儿。又开始走了。他蹒跚地走着，每一步都十分沉重。突然，被横在路当中的槐枝绊了个踉跄，他连忙佝下身子，两手撑着地，可是，再要站起来却不那么容易了。他试了几次都没成功，只好叹口气，慢慢侧卧下去，使孩子就势躺在地上。

就这样卧在带着草香的小路上该有多么舒适啊！周围静悄悄的，各式各样的虫子都停止了啁鸣，草丛中偶尔听到一声“扑通”，那也许是一只做梦的青蛙不慎落入沟中，也许是一尾好奇的小鱼跃出水面看看月亮？如果仔细听，能听到玉米地里轻微的咯咯声，那是玉米秆儿在偷偷的拔节……白天的暑热似乎到现在才散尽，夜是湿润的、凉爽的……

凌老师不知不觉闭上了眼睛，他已经疲倦到只要静止下来，立刻就能入睡。他侧卧在小路上，姿势很别扭，但

他睡着了，还做着梦。然而，顶多不过五分钟他就醒过来，是被自己那颗焦灼不安的心催醒的——它一直在抗议：“不能睡，不能！”他僵直地坐起，“该死！”他责怪着自己，“我居然睡着了！”他察看孩子，孩子安静地躺着，面色惨白，眼皮底下有青色的阴影，鼻翼似乎变得透明，如果不是它在微微翕动，那就象一副死孩子的面孔。“可怜的孩子，完全支持不住了……”老人喃喃地说，撕下裤角的一片布，捆在孩子的腿上，原来勒住伤口的布条已经被血渗透了。他摸摸孩子的额角，滚烫滚烫的。“咱们得快！唉，我要是一匹能跑的马该有多好……”他重新背起了孩子。

五分钟的睡眠并没有使他恢复体力，反倒觉得更疲累了，他吃力地站起来，两条腿直发抖，他的脚上没有鞋，乱七八糟地绑着些破布，其实那管不了什么用，脚掌昨天就被废墟里的玻璃碴子划破了，他一直不感到疼，经过几分钟休息，那该死的神经好象醒了过来，一沾地就撕心地疼。他不理它，他知道，走一会儿，它就会驯服的。令他难堪的还是那该死的哮喘，哮喘逼着他停下来，可是一停下来，身体便不由自主地要瘫倒下去。他咒骂自己，又鼓励自己：“不远了，顶多还有一里地……汽车的喇叭声都听得见了！”他没有停，只是，驮着孩子的脊背越来越往下弯，弯得象柄镰刀。他想直起腰来，却不能够，孩子的体重原是四十公斤，现在大约不够三十五公斤，可压在背上象一盘磨，一盘热烘烘、软绵绵的磨。

前头出现了水沟。（其实并没有多少水，一多半是泥浆）地里的水沟多极了，排灌水的干渠和支渠象网一样纵横交错，它们割断田间小路，互相通连。在被割断的路上，宽沟搭上木板，或嵌进一段粗水泥管，犹如一座小拱桥。凌老师先遇到座“板桥”，桥面有些晃悠，他用木棍帮忙，蹭着过去了。可是，过“板桥”不出一百步，横着道小沟，

小沟只一米多宽，农村孩子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蹦过去。可是，凌老师在这道小小的沟渠前犹豫着，他的腿脚、他的腰、他的腹部和心脏都在发出警告。他知道，凭他剩下的气力，是不能背着孩子跳过这小沟了。他慢慢地、极其谨慎地转过身，背朝水沟蹲下，双手抓住沟边的小榆树，右脚先伸下去，触到沟底的稀泥，再把左脚放下去。沟水只有薄薄一层，在月光下象油一样平滑，但沟底的泥却一直漫到他的膝盖，孩子的两只脚也浸在水中了。“喔……”孩子发出微弱地呻吟，他被冷水刺激得清醒过来了。凌老师后颈上能觉出一丝温湿、细弱的呼吸。他慢慢旋过身，只要跨上沟沿就成了，但这是极困难的，他必须攀附着什么才能提起腿来。沟那面没有小树，他只好揪住沟边的野草，向上迈腿，但是，他的脚插在泥里，包脚的布被稀泥紧紧吸住，简直无法拔出来。咝——赫——咝——赫的哮喘窒息着他，他的胸脯、肚子紧贴沟沿，喘着气往上蹭，待蹭上对岸，他的心脏似乎不再跳动，而他，也趴在地上不动了。



如果没有背上的孩子，这位老人恐怕就会枕着芳香的野苜蓿，舒舒服服地永远趴在地上了。可是，紧贴着他赤裸的脊背，一颗稚弱的心在跳动，它的跳动好象在召唤老人那停了摆的心脏，使它挣扎、反抗、苏醒，于是，老人又有了意识。下巴顶在泥土里，他微微抬起头往前看，小路尽头滑动着一道道乳黄色的光，那是公路上奔驰着的汽车队，马达的轰鸣声在静夜中清晰可闻，他觉得这声音赛过了最美的交响乐……不远了，顶多只有三百米了！他要站起来，要向前走，孩子必须尽快送到医院去！但他无论怎样努力，也站不起来，甚至象镰刀那样弯佝着也不可能了——就象一盏将要耗尽油的灯，怎么剔也剔不亮了一样……

他开始爬，用膝盖和前臂撑着地面，慢慢爬着。爬不多远便失去知觉，醒过来还继续爬。后来，他已经不是在用膝

盖和前臂爬，而是全身贴地，一寸一寸地往前蹭……他并不感觉痛苦，身体好象已经离他而去，他不是用身体在爬，他是在用支撑着他的生命的最后一点精神、一点对孩子们的情爱在爬……

二蛮浑身软绵，但头脑逐渐清楚起来。他记起了夜间的格斗、霹雳的被害、野地里的奔逃……他被救了，一个人背着他走，又背着他爬，这个人为什么要爬，不站起来走呢？恐怕这个人没有劲了，或许也叫海怪那恶鬼弄伤了……二蛮觉得嘴里发焦，喉咙要冒出烟来。“渴……”他模糊地说，想从背着他的，瘦得象柴板似的脊背上翻下来，他听见一个衰老的声音喘息着说：“……舐……露水……”那背他的人已经没有精力把他放下来，到沟里去为他弄一捧水了。二蛮顺从地侧转头，脸颊便触到路边牛舌草阔大的叶片和老鸹瓢弯曲的藤蔓，他舐着上面的露水，觉得浑

身冷得发抖，可是脑袋烧热，热得好象里头装的不是脑浆而是开锅的稀饭。

“我……冷……”

“快了……”

二蛮身子底下，柴板似的脊背一寸一寸，又在移动。他听见那衰老的喉管里，呲儿——赫——呲儿——赫，喘得那么厉害，好象时刻都会因为上不来气憋死过去，啊，这个驮他的人，恐怕要不行了呢。他忽然觉得不安：“别走了……我自己……走。”脊背不听他的，仍在一寸一寸往前蹭。一寸、两寸、一米、两米……脊背突然停住，呲赫呲赫的喘息也停止了。他是不是死了？二蛮担心地想。少顷，脊背又动起来，呲赫，呲赫的喘息又听得见了。一寸、两寸、一米、两米……只差十几米就是公路，明亮的车灯，嘟嘟的喇叭，滚动的车轮，似乎就在眼前，突然，扑地一下，那喘息着的嘴贴在地面，不再动了。

发烧使二蛮一阵一阵昏迷，可是昏迷中有一种警觉抓住他，他觉得驮着他的人已经死了。他伸出手摸索，摸到浓密的头发、高耸的额角、隆起的鼻子和满是胡茬的嘴，嘴很薄，还是温热的。二蛮牙齿打战，使出全身力气叫：“醒醒！醒醒！”他觉得自己的声音很大，其实只象蚊子嗡嗡。可怜的孩子，三天来的种种遭遇弄得他衰弱极了。他用手撑着地，一点一点从那柴板似的脊背上往下移，失去重心时，他翻倒在地上，用软弱无力的手推着身边的人，用软弱无力的声音喊着：“醒醒……醒醒呀……”

第二十二章

为了祖国的孩子

这是一个充满生机的黎明，是诗人们反复吟诵的“金色的黎明”。

东边天上，隐隐透出一线乳白，它逐渐扩大、变暖，由乳白化为乳黄，再化为乳红，早已偏在西天的月亮不知什么时候没了精神，它那银色的光辉褪得淡淡的，好象一片切得薄薄的奶油。而星星们，在月亮褪色之前就隐藏起来了。一条狭长的、深灰色的云横在天顶，样子象尾梭鱼，它张着带尖牙齿的大嘴在追逐前头的几尾小鱼，追逐中，它渐渐变得透明、发暖，象是国画家用淡黑掺上赭石染成的，肚子上还抹了一笔清淡的朱磦，前头的小鱼通体银红，银红浓重起来，变为桔红、朱红。天空、大地全被柔和的红色罩住，东边天上的红色还在继续加重，越来越艳丽，当它达到饱和状态时，象变魔术般，一下转换成耀眼的金色，于是，远处的山巅，树枝的顶梢，排列在电线上、五线谱音符似的雀儿们，还有天空那尾梭鱼的肚皮，都被一柄神奇的喷枪喷上了金粉。公鸡在打鸣，喜鹊在喧噪，两只屎坷螂一前一后飞快地捣弄着一枚比它俩加起来还要大三倍的粪球，而一只带褐斑的白蝴蝶停在苘麻的叶片上，等待着晾干翅膀……

也许是大地万物都在苏醒，也许是听见了孩子的呼唤，凌老师睁开了眼睛。

他们两人，一个翻趴着，一个仰卧着，面孔挨得很近。他们的眼睛相遇了，久久地对望着。那孩子，脸上渐渐出

现了惊奇、惶惑和不安。他看到了正对着他的老人那方正的额角，那一头茂密的银发；高耸的眉弓下，是一双和蔼的、却又能看到人心底的眼睛；而那满布胡茬的下巴上，横着一道曲扭的伤疤；……啊，这张脸是多么憔悴，多么疲惫，皱纹更加深了，白眼球上爬满了血丝……

“凌……凌老师，是您？”

老人望着孩子，疲惫的眼里露出一丝慈爱的笑。

两个人都没有更多的力量说话，只是默默地对视着。

我们的小主人公心里越来越纷乱。过去，他有过各种情绪：快活，得意，愤怒，恐怖，胆怯，萎靡……但从没有过现在这样的痛苦和纷乱。一连串的问号在他的脑子里转悠：这位凌老师多么古怪哪，他为什么要救一个轻视他、咒骂他，给他捣鬼、出洋相的小坏蛋呢？他为什么拼着老命背这小坏蛋，情愿自己累到快要死了，还要送这小坏蛋上医院呢？这奇怪的老人哪，他究竟为了什么？图的又是啥？

问号象许多大钩子，钩得我们的小主人公脑子麻乱，可怜的孩子，他是回答不了的。

“啊，凌老师……我，木头是我……偷的……”

“我知道。”凌老师的眼睛在说。

“我……让王凯……骗您说……搬了家……”

“我知道。”凌老师的眼睛在说。

“我……爬上您的窗台……去……去……”

“我知道。”凌老师的眼睛在说。

“您干嘛……还要，费那么大劲……救我？”

凌老师蜡一样的脸上掠过淡淡的笑容：“……你……祖国的……孩子。”声音象耳语般细弱。

祖国，这个神圣的名词，在二蛮心中一向很模糊，他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因为他不是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

除此而外，再没有什么了。但作为中国的孩子，祖国对他有什么要求，他又应该为祖国做些什么，他可从来没想过。现在，凌老师对他说，他是祖国的孩子，老人的声音虽然细弱，但祖国两个字却带着千万斤重的份量扎进了二蛮心里。他是祖国的孩子，可他二蛮，是怎样一个孩子啊！他的心里搅动着不安和歉意。

“我……我是个坏家伙，坏孩子……”

“未来……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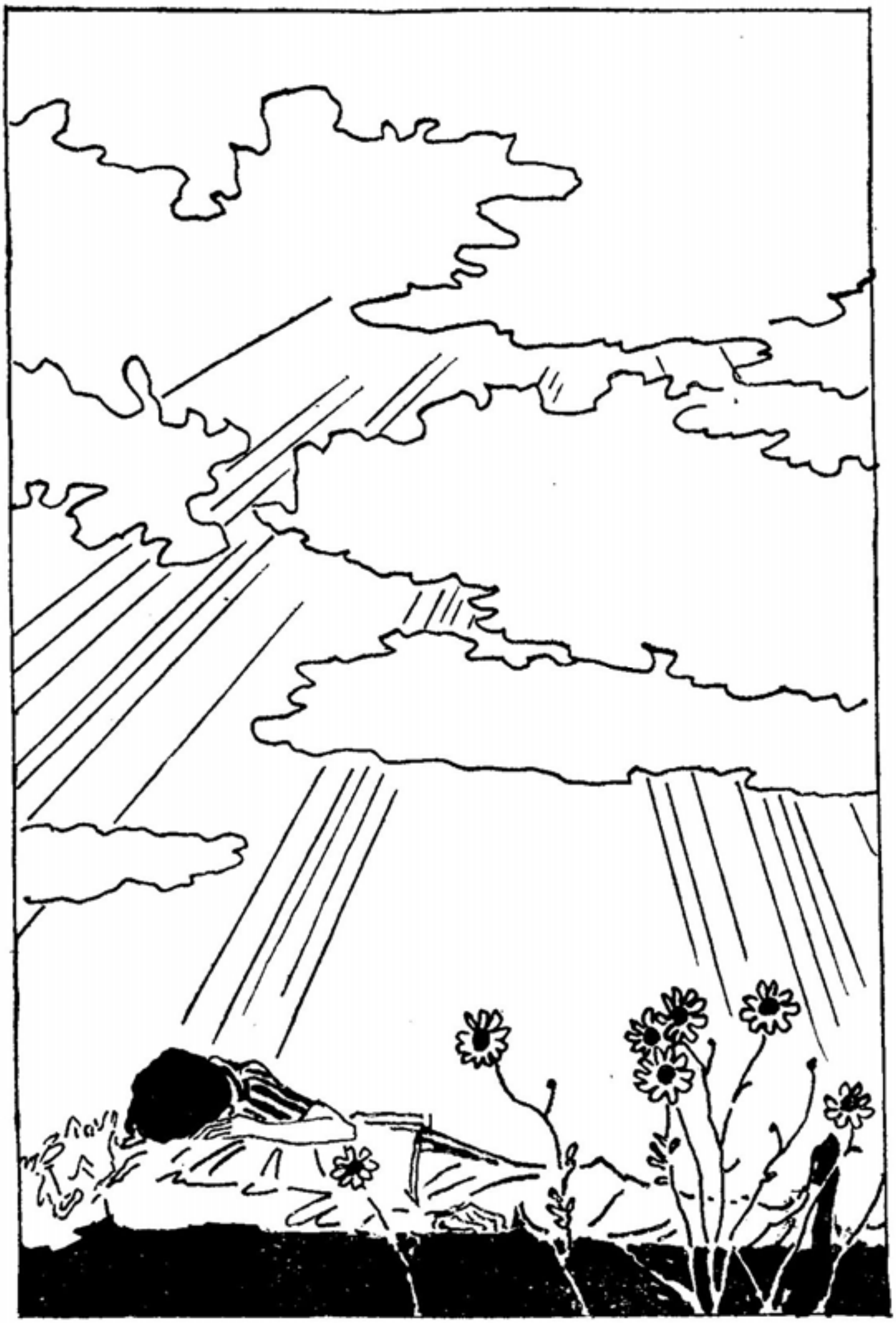
凌老师匍匐在田间小路上，好象在倾听什么，然后，他微微昂起头，用逐渐黯淡下去的眼睛望着晴空和碧野，他干瘦如柴的手摸素着，摸索着，摸到了孩子柔嫩的脸。

“……长大……为……祖国……”

贴在孩子脸上的手不动了。老人耗尽了身上最后一滴血，但他终于保住了孩子。孩子会长大起来，象小树会长成参天的大树。老人的任务完成了，因此，最后支撑他的那一点精神便化作一股清风，离开了他的身躯。

露珠带着阳光赋予的五色光彩在青草上滚动，娇黄的、水红的、粉紫的野花好象从梦中醒来，张大嘴在打哈欠，甜蜜的香气就从它们的嘴中流出，使芳香的小路更加芳香。那只停在苘麻叶片上的白蝶，已经晾干了翅膀，它飞起来，落在淡青色的铃铛花上，又飞起来，落在繁星似的野兰花丛中，那茂密的银色头发上……

我们的小主人公呆望着那被阳光和绿草照映得光华灿烂的银发和银发下宽阔的额颅，他忽然觉得面前耸立着一座庄严的雪山，这雪山是如此巍峨、如此美丽！而他自己，就象山下草坝子上，一匹患病的羊羔那样丑陋、那样渺小！于是，他把脸埋在草丛中，心肝碎裂地哭起来。痛苦这种感情，在二蛮身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而现在，它暴风雨般袭到他身上，重重地压着他的心。为别人，他从来没有落



过泪，而现在，为了可亲可敬的凌老师，他痛哭；他揪着自己的头发，捶着自己的胸脯，为痛恨自己而哭……

故事写到这里，似乎可以收场了。因为谁都看得出，我们的二蛮不能、也不会再继续当过去那号坏孩子了。

但我猜你们不会满意，我认识许多小朋友，他们听一个故事，必定要把故事里的人、事、一切一切问个水落石出，向到没法再问。如果不向他们交代清楚，他们会成天缠着你，叫你连饭也别想吃好的。所以，为了安安静静吃完我的晚饭，我还是赶快补上一个结尾吧。

第二十三章

补上一个结尾

顺着我们熟悉的那条公路走上一百二十华里，能看到一条笔直的林荫道通向两扇灰绿色大门，门内有三幢摆成工字形的白色楼房。远远看去，绿树衬着白楼，白楼又衬着楼顶朱红的五角星，真象画出来一般鲜艳好看。

这里平日十分安静。清晨和黄昏才有穿着直条纹睡衣的人在林荫道上慢慢走动，他们和周围的环境很协调，从不高声说笑吵闹。

可是现在，林荫道上车来车往，离灰绿色大门四、五十米，就能嗅到一股酒精、药物和溃烂伤口的混合气味。再走近些，还能听到由脚步声、呼喊声、命令声、呻吟声……组成的声网。如果走进大门，就会看到。这儿象战场一样紧张。

卡车一辆接一辆，停在大门左侧的球场上，担架队员——有战士、机关干部、工人、学生和农村小伙子——小心而迅速地把车上的伤员接下来，送到门诊部。所谓门诊部，是一个临时搭起的大棚子，四十米长、六十米宽，里头成排地摆满伤员，不仅棚子里，连树荫下、花坛上、养鱼池边全摆得满满的，十几名白衣姑娘在伤号中间跑来跑去，往卡片上登记伤情，作鉴别，然后再派担架转送到各科。医院的工字大楼已有裂纹，暂不能使用。各治疗科分别安排在各个帐篷里，容纳不进去的伤号被安顿在四角吊在树上的大苫布底下。帐篷都编了号，外科帐篷群曾达到九十多号。帐篷群中那高大、六角梯形的是手术室，戴着

口罩的护士不断用平车推进去盖着白单子的人，推出时不是脚、手打上石膏，就是头、胸、腹部缠满纱布。从手术室里抬出来的，有时竟是累昏过去的医生，护士为他们注射药针，炊事员给他们端来糖水，当他们醒过来，又心急如焚地奔进手术室。

这所医院的全体工作人员——从院长到炊事员，没有一个不是两眼赤红、面目浮肿，他们已经四天四夜不曾合眼，也不可能有一刻停顿。医院最大的容量是五百张病床，现在已超过两千五，从百里之外送来的伤员全部都是急诊！

让我们绕过白色的工字楼，到后面海棠林中去吧。

这是一片幽静的海棠林。春天，一树树喷火蒸霞似的花苞，秋天，一树树玛瑙豆般的果实。现在是盛夏，海棠果儿藏在纺锤形的叶片下，冷眼看去，只觉得枝叶格外青翠，认真看，才发现绿珠子似的海棠果儿满树垂累。树荫象一团团绿色的云，挡住了阳光，使这儿的帐篷比别处凉爽，因而是医院里最“高等”的病房。

吃过早饭，帐篷的四只角卷了起来，风从这头钻到那头，使病床上的伤员们觉得非常惬意。

海棠林边的那座帐篷也同样卷起四角，一个面色苍白的孩子，从卷起的篷布下探出头来，向外凝望。孩子心事重重地望着纺锤形的海棠叶，望着藏在叶下的青豆般的海棠果，望着从枝叶中露出来的蓝天和白云，他是那样出神，仿佛枝叶和果实中有什么需要窥探的秘密，又仿佛蓝天和白云会告诉他什么答案。

“这个孩子，性情真格涩。”帐篷中，一个胸部缠绷带的小伙子说。

“孩子身体太弱，虚弱的人总是不爱讲话。”另一个胳膊打石膏的老人解释道。

“叫我说，这小家伙就是体格好的时候，也是个顶蔫

儿的小子。”第三个人说，“长的挺斯文，比女孩子还秀气。”

“他来这儿十多天了，”第四个人说。他是病室里资格最老的伤号，发言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听说是位司机在路边上捡来的，股动脉受伤，作完血管吻合手术，又输了血，现在好得差不多了。可这孩子，总是愁眉苦脸，夜间常常哭呀喊呀，恐怕是家里没剩下啥人了……”他侧转身，温和地问旁边床上的孩子，“小弟弟，你家住哪？爸爸妈妈呢？”

孩子不回答，也不转过身来。病室里的成年人便一齐摇头叹息，交换着同情的目光。

医生和护士查病房来了，他们挨床查看病人，安慰他们，鼓励他们。

“情况不错，”医生查看孩子的病情记录时说，“还是小孩子恢复得快。”他握住孩子的手腕，摸他的脉搏，“很好。小朋友，为什么不快活？是想妈妈吧？没关系，复原了，就送你回去。好不好？”

孩子点点头，眼睛忧郁地望望帐篷顶。圆脸的护士温柔地摸摸孩子的额角，“想吃什么？阿姨给你去弄。”孩子摇摇头，护士就对医生说，“他恐怕是憋坏了，孩子嘛，成天躺着哪受得了？他的缝线拆去四天，伤口长得很好，能不能放他出去遛遛？跟孩子们在一起玩玩，他会高兴些的！”

“可以吧，”医生说，“不要玩得太累。”

半小时后，我们的二蛮已经在海棠林中一瘸一瘸地走着了。他仍然愁眉苦脸，身上的伤口虽然愈合，可是他精神上的重压一丝也没有消减，每天晚上，他都梦见一个眼睛雪亮的可怕的人紧紧追赶他。他喊：“救命！救命！”雪亮的眼睛消失了，跟着出现的是田间小路，是吆赫吆赫的喘息声，是草丛中银丝般的白发……他哭着醒过来了。对

于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来说，这种精神负担是过于沉重，如果他对病友们，对护士、大夫们讲出来。会好一些，他们会分担他的痛苦，但他却沉默着，固执地沉默着……

阳光穿过树叶落在地面，形成了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圆点，当叶片被风轻轻摇曳，大大小小的圆点儿便你追我挤地玩耍起来，那活泼劲儿能赛过一群踢小球的孩子。树梢上坐着一只褐色的松鼠，两颗黑豆似的圆眼睛转来转去，满脸的调皮样儿。几只红胸脯鸟在枝丫间飞来飞去，吱威吱威叫个不停，好象在劝说树下那个忧郁的孩子：一切都十分美好，一切都十分有趣，不要再烦恼啦！

孩子终归是孩子，他已经愁闷了十三天，他的神经就要支持不住了，他终于长长地舒出一口气。松开了紧锁的眉头。当然，他要干的第一件事是嘘那调皮的小松鼠，小东西却毫不在意地搓着前爪，他拣了块小石子抛过去，它才箭一般射到绿荫中，不见了。

医院已经不象十几天前那样紧张繁乱，因为部分伤员已转送到外地，痊愈的也出院回去参加救灾工作，医护人员每天可以睡上四至六小时了。医院的环境也正在改观，一些能起床走动的病人抢着帮护士们喷洒消毒药水，一位年青的姑娘左手吊着绷带，右手在小黑板上抄一首表扬护士长的诗。赶着大车的农村老汉正把院里的垃圾运走……

二蛮在进行各种活动的人们中间，忽然看见几个小孩子，他们拿着扫帚和铁簸箕在清扫林荫道上的垃圾。他走过去，站在一株海棠树后头，不声不响地望着他们。

“咦，树后头有一个新来的！”孩子中间的一个喊道，“真是一个新来的！”

只不过几秒钟，那群孩子扔下手中的工具，成半圆形地把“新来的”围了起来。

如果是过去，二蛮在这阵势下就会进行一场开打——

围着参观“蛮爷爷”，那是绝对不成的！可现在的二蛮没那份心思，他只想躲开孩子们。

孩子们哪能让他走开呢。为了找话说，最大的男孩子问：“喂，你住几号（病房）？”

“新来的”用嘴朝海棠林边努了努。

“噢，他住传染科。喂，你的腿受伤了？”

“新来的”不作声。

一个小姑娘弯下身查看“新来的”伤势，用内行的口气说：“已经拆线了吧？恢复得不错！”

对于女孩子的鉴定，“新来的”一点反映都没有，他简直象个木头人，孩子们有点惊奇，也有点气恼，这个“新来的”真是目中无人呀。

“走，他懒得开腔就算了！咱们没时间跟他泡，十二点慰问团就到，咱们得赶紧扫地去！”

孩子们一个接一个撤退了，只剩下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子没走。这男孩子皮肤雪白，蓬松的头发又软又黄，眼珠是棕色的。他固执地盯着“新来的”。

“我见过你……”男孩子脸上露出笑容，“我真的见过你！”

他见过我？二蛮心想，他在哪儿见过我！也许在街上见过我跟人打架，在胡同里跟人“逮柴儿”，要不，见过我爬房顶，把猫儿吊在树上，或者见过我跟霹雳“漂”在外头……这些回忆使二蛮不舒服，他转过身，慢慢地走开了。

男孩子跟上来，轻轻抓住二蛮的胳膊：“你不记得我啦？”他举起一只短短的整洁的手，摇晃着，“是你把我从房架底下扒出来的呀！”

二蛮想起来了。

“我老想着你，因为没记下你的名字，朱玥姐姐还说我不中用，”男孩子眼里突然含满了泪水，“没有你，我早

就完啦……”

“没……没什么……”二蛮很尴尬，他不习惯别人的赞美，何况，这些日子由于良心受到责备，他的心情很不好，听到赞美，反而更难受了。他想摆脱男孩子，赶快走开。

男孩子哪肯放走这位救命恩人，“哎，你们来呀！”他招呼着伙伴们，又把二蛮往他们那边拽。

孩子们聚拢来，神情很紧张。

“怎么的，要打架呀？丁小宁，别招惹人家！”

“咳，你们瞎说些什么，”丁小宁分辩道，“你们都不知道，就是这小孩，就是他把我从房架底下扒出来的！”

“哟！真的？”

“一点不差！”丁小宁急急忙忙地回忆着，“我那个时候，身上压着一根大木梁，嘴里又是泥又是沙，喊不出声来，就这只手，”他扬起那只短短的，干净的手，“别在砖缝里还能摇晃，我就摇晃、摇晃，可心里又想，手这么小点儿，谁会看得见哇？后来，真有人看见了，来扒我了。扒开条缝儿，我才看出他是个小孩，小孩咋能弄走压在我身上的木梁子？我心想要是个大人多好！那大木梁子，压得人可真够受！”男孩子闭上眼，两手交叉在胸前，作出被木梁压住的痛苦模样，他又睁开眼，用赞叹的口气说，“可这小孩，想不到他真有办法，你们根本想不出他会咋办，我敢说，一百个孩子里头有九十九个都想不出来！我就想不出来。李明，要是你，你咋办？”李明摇摇头。“张元林，你呢？”张元林摇摇头。“何莺、何燕你俩更想不出来，对不对？”何莺、何燕默认了。“告诉你们吧！这小孩呀，从墙缝里钻进来，钻到床底下，把床腿凿活了……”“对，凿活了，床板往下一沉，人就能动了！”张元林抢着说。可是丁小宁对他掸掸手，“去去，你根本不行！床板往下沉，大

木梁也会跟着往下沉，照样压在我身上呀！你说该咋办？”不等张元林开口，就接下去，“我说你想不出来就是想不出来，告诉你吧——用砖把木梁顶住，他就是这么办的！床腿一蹬，我就‘呼’地一下松了口气，我就得救了！你们说，他是不是智勇双全呀？”



丁小宁讲的细节大体真实，但经过他的一番渲染，二蛮就成了一位出色的英雄人物了。看一看孩子们的眼神吧，他们眼中的钦佩和赞美，简直要溢出来了。

过去，当二蛮打赢了一场架，骑在“敌人”身上狠狠捶他屁股，或是“逮柴儿”、弹球儿大获全胜，捞到许多战利品时，他也曾接受过顽童们赞赏的目光。但那种赞赏和今天这些孩子们的赞赏完全不同，也不能相比。我们的小主人公究竟漾起了一种什么情绪，他说不上来。那是一种认识了高尚行为后产生的激动；孩子们崇拜的目光又叫二蛮受不了，因为他毕竟比那些孩子更知道自己的底细。

丁小宁问：“我记得当时你没受伤哇，后来怎么伤了的？”他立刻恍然大悟地说，“还用问，后来你一定又去救别人了！那时候，救人挺危险的，我们病房一位阿姨，就是扒人时砸伤了腰，你也是这样受伤的，对吧？”

丁小宁望着二蛮，孩子们也望着二蛮，他们相信，除了刚才那段故事，这位小英雄身上还潜藏着许多更加了不起的事迹。他们兴奋地出着主意：“哎，咱们应该给他来篇广播稿！”“对！还登黑板报，叫朱玥给他画个图！”“朱玥会给画的！”

而我们的小英雄，脸涨得通红，红得象块红布，他转过身，钻出崇拜者们的包围圈，拔腿便跑。回到自己的病室，他把脸埋在被褥中，耸动着肩胛抽泣起来。

他流出的是惭愧的眼泪。

他再也不愿见到那群小崇拜者了。

而孩子们绝不会丢开这样一位值得骄傲的伙伴不管。他们打扫完林荫道，十二点在大门口列队欢迎慰问团，午饭后，又拿着刚分到的慰问品，吵吵嚷嚷地来慰问他们的小英雄了。他们打算办的是一件完全正经的事，因此他们忽然都变得拘束起来，而那位“小英雄”呢，比来访者还

要拘束三倍，他坐在床上，连头都抬不起来呢。

个子最大的李明想了半天才说："我们……来慰问你，诺……拿着！"他变魔术似地把一只装着糖和苹果的塑料袋放在二蛮床上。别的孩子也争先恐后地献出了自己的一份。

"不！不要！……不要！"小英雄好象挨了一耳光似的，连句整话也说不出来了。

"别推呀，"丁小宁坐到他的救命恩人旁边，"我们想来想去，才想出来这个办法，你要不接受，就是……就是……"

"就是看不起我们。"张元林说。

"对，就是看不起我们。我们要给你写一篇表扬稿子，送去广播，还要登黑板报，让朱玥姐姐给你画个图。咦，朱玥姐姐呢？"

"她把送慰问团的画交到指导员那儿去，这不是，她来了！"

名叫朱玥的女孩子挟个画夹走到二蛮跟前时，两个人都楞住了。朱玥——她就是阳台上会画画的女孩子啊！

他们楞了一会儿，还是朱玥先笑起来："原来是你呀！我听丁小宁说过你的事了。你真是怪行的！他们要我把你画下来，登黑板报上……你成小英雄啦！"

"不！不……"小英雄突然用手蒙住脸，背过身子，再也不回转过来。

"他太激动了。"李明说。

"他挺谦虚的。"丁小宁说。

"可他……有点儿怪……我见过他三次，三次他都有点怪……"朱玥说，"也许他累了，咱们明天再来吧。"

孩子们一个跟一个离开了帐篷。他们走后，二蛮转过身来，望着整整齐齐摆在床上的慰问品出神，他不配收下孩子们的慰问品，可又怎么对他们说呢？要是他们知道了

这位被崇拜的小英雄其实是个坏东西，是滩臭狗屎，他们又会怎么想呢？对不对他们说出真情——这实在是件痛苦的事情啊。

这一次，二蛮在痛苦的思想斗争中没有败下阵来，他把慰问品裹成一大包，找到了孩子们，把自己曾经经历的那场恶梦从头到尾给他们讲了。他越讲越难过，流着眼泪，但心里轻松了。

“凌伯伯！”一边听，一边哭，哭肿了眼睛的朱玥喊道，“凌伯伯！您是为祖国的孩子们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啊……”她泣不成声地拉住二蛮的手，“你要照凌伯伯的话去做！一定！！”

“我要这样……可我觉得，你们都不会再搭理我了……”“不，为什么不搭理你？我们欢迎你！”

收尾

有关二蛮的故事写到这里，确实应该打住了。但我还想把故事结束后的一个故事讲出来：

有一天，我接到一份出席虹城紫晶宫落成典礼的请柬，我非常高兴，因为这座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宫是人人都希望有机会去瞻仰一番的。时间紧迫，我便乘飞机出发。虹城的历史只不过十年，但它是我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城市设计的大胆奇妙我久已闻名，这次可以亲自领略一番了。

从飞机上向下看，第一印象就使我惊叹不止，城市由七种最柔和的色彩构成：淡黄、淡绿、淡蓝、淡青、淡紫、淡红、淡橙，就象彩虹那样和谐美丽。

飞机降落在城边机场，小车把我们送进市区。我恍惚间觉得，是不是进入了神话世界？这里的房屋、街道都由半透明的材料构成，明亮、闪烁，却又毫不刺眼。街面极宽，种着两层树，一层花，这些树和花，都和街道、房舍色调一致。我的车穿过蓝区、橙区、来到了紫区。在被紫色植物环绕的远处，站着一群巍峨的殿堂，中心一幢高达四十层，椭圆形的屋顶在阳光下犹如一只紫水晶的大球。当然，这就是紫晶宫了。

参加落成典礼的有许多著名科学工作者，也有从国外赶来的科学家和新闻记者。典礼完毕，紫晶宫各殿堂都开放，任人自由参观。我发现人们都涌向一间大厅，也就跟着进去了。这里刚开始一个学术报告，主讲人是地理学教授迟新。他是一位四十五岁左右的男子，身材魁梧，五官端正。他讲得很吸引人，因为他既掌握了丰富的材料，语言又生动、幽默。另外，随着报告内容显现在电视屏幕上

的彩色插图是那么别致。我的邻座告诉我，插图是迟新教授自己画的。

打从迟新教授在讲台上露面，我心里便产生了一丝疑虑，时间越长、疑虑越深，我总觉得这位迟新教授和我从前认识的那个孩子二蛮有关，他，是否就是二蛮呢？我心里激动得厉害，我必须把这个向题弄清楚。

散会后我找到迟新教授，证实了我的猜测没有错。他紧紧地拉住我的手，一定要我到他的工作室去。他的工作室在绿区，房舍是淡绿的。他把我请进一间有淡绿墙壁、家具和窗帘的屋子，里面排着好几书架书，还有分类标本，墙上有许多风景画。他请我在宽大的写字台前坐下，给我斟上一杯茶。我注意到写字台左角立着一只雕着精致的唐草纹样的暗红色镜框，那里头镶着一张发黄的、折断过的照片，正是曾经放在凌老师书桌上的那张照片。

“……那是我在废墟里找出来的，”迟新教授沉缅在回忆中，“我一连找了好多天……这张照片伴着我三十一年了……”他对我笑笑，“您知道，一个恶习很深的孩子想改好并不容易，甚至很痛苦呢！但只要我看到这张照片，劲头就来了，因为我的老师临终时留下的话，立即在我耳边响起来：长大……为祖国……”

讲到这里，你们一定会提出疑问：“怎么？三十一年？还没到呢，你这个结束以后的故事是假的！”

的确，我也很快发现那不是真的——因为我翻了个身，就醒来了，我的枕头旁还放着那一厚叠关于二蛮故事的稿纸哩！

你们会觉得好笑：一个梦！原来是一个梦！

我也觉得好笑：一个梦。原来是一个梦。

我又很可惜，可惜得要命，梦中的一切，如果是真的，该有多好。你们大概也会跟我一样感到可惜吧？

但是，这个梦难道就没希望变成真的？难道我们的二蛮将来就不会成为一位杰出的学者？

能，一定能的！我想二蛮也会说：能，一定能！

不仅如此，连那彩虹般美丽的城市和那有着紫水晶圆顶的科学宫也是会有的。只是，能或不能，有或没有全决定于你们啦——亲爱的孩子们，美好的未来是由你们去创造的！

观者校对

2006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一 1 时 7 分 31 秒